

揭陽縣志卷之八上

藝文志

志邑者以邑志藝文非以藝文志邑無關邑之山川古蹟國之典禮大故雖佳弗載史遷傳屈賈相如之倫皆選錄其文賦而班掾志藝文乃有目而不具其書蓋史職所紀惟事與言他非所及也揭邑人文林立家有鴻篇翁襄敏薛行人郭詹事諸賢曠代逸才著作最盛而舊志所錄亦僅寥寥蓋猶蘭臺遺意也今重加蒐羅稍增一二俾政教已然之迹與古人未竟之心胥由以見亦考鏡得失之林非賣菜求益也志藝文

歲寒堂十二石記

宋蘇軾
眉山人也
贈太師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人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一

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島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芝草木皆奇偉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時解貳卿致政退居於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置南海者也

附與吳秀才二書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住佳勝感慰之至與子野先生遊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鍊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



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尙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楊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脩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芘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重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芘仲知僕迅掃身心澡瀹神氣兀然灰稿之大畧也有書與子野更督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二

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僕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又與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

食燕堂記

宋 陳

淳

號北溪龍溪人

按郭叔雲撫程子所取韋家宗會之說匾其樓曰宗會爲歲時會合宗人之所陳北溪記之歷叙古人宗法曲折以詔其宗人各盡其尊尊親親之誠文多不及錄又取禮經族食族燕之義匾其寢堂曰食燕北溪記之畧曰

是堂之建豈姑爲一燕之樂而已哉冠婚喪祭必相助貧窮患難必相恤推先祖所以芘覆之澤使宗人無或顛連之病然後爲尊尊親親恩義之至者不可以不知也然睦族者家道之一節如父子親夫婦別男女正長幼序實齊家之大經內治無本外何能睦而所以齊家者又在於脩身焉蓋身者家之則也改過遷善懲忿窒慾脩身之要務身有不脩家何能齊而所以修身者又在乎有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之學交盡其至而其所以爲學節目在孔孟周程之書者又有明法則宗人旣燕而歸也必當各正爾學各修爾身各齊爾家以無失爲人大體於父乾母坤之下是又同宗相率堯舜之域蓋有醉道飽德不窮之味在焉

明貺廟記

元 劉希孟 編脩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三

皇元統一四海懷柔百神累降德音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所在官司歲時致祭明有敬也故潮路三山之神之祀歷代不忒蓋以有功於國宏庇於民式克至於今日休潮於漢爲揭陽郡後改爲邑於西北里有獨山越四十里又有奇峰曰玉峯峰之右有亂石激湍東潮西惠以石爲界渡水爲明山西接梅州州以爲鎮越二十里有巾山地名霖田三山鼎峙其英靈之所鍾不生異人則爲明神理固有之世傳當隋時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於巾山之石穴自稱昆季受命於天鎮三山託靈於玉峯之界石廟食於此其地有古楓樹降神之日上生蓮花紺碧色大者盈尺咸以爲異鄉民陳其姓者白晝見三人乘馬而來招已爲從忽不見未幾陳遂與神俱化衆尤異之乃周爰咨謀率巾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楓後有石穴

昭其異也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旣而假人以神言封陳爲將軍赫聲濯靈日以益著人遂共尊爲化王以爲界石之神唐元和十四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衆禱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以少牢致祭祝以文曰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女耕男衍衍欣欣是神之休庇乎人敢不明受其賜宋藝祖開基劉鋹拒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愬乎神天果雷電以風鋹兵敗北南海以平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觀金甲神人操戈馳馬突陣師遂大捷劉繼元以降凱旋之夕見於城上雲中曰潮州三山神乃詔封明山爲清化盛德報國王巾山爲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爲惠威宏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貺勅本部增廣廟宇歲時合祭明道中復加封廣靈二字則神大有功於國也尙矣潮之二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歲時走集莫敢違寧自肇迹於隋顯

射圃記

明張

誦

番禺進士
通政參議

禮文之事輟而弗講則恭讓缺而爭訟興雖以才力者起而治之無補於尺寸也已射也者禮文之大而恭讓之飾也古之庠序絃誦之餘輒講射禮雖曰觀德而文事武備兼資焉異時出而爲世用者皆將相才也則作人之法具矣是故孔子觀於鄉射而知王道之易易而今之學校倣古制類有射圃之設有由然也潮爲海濱鄒魯揭陽學後地之有射圃舊矣南接明倫堂後地北抵北郭官溝東鄰民居西連古溝水廣四十餘步袤一百八十餘步歲久寢爲鄰居民豪猾者侵去蓋十有六七矣前吏於茲土者例視禮文之事爲迂濶而力

又不足以振之也往往置而弗問識者憾焉宏治庚申清流葉侯廷璽以戶部員外郎出守是郡一呼吸間善者彰而惡者瘳利者興而弊者革而於禮文之事尤所加意焉比以公事按行茲邑首謁廟視學欲率師生舉行古鄉射之禮諸生有以前弊告者侯奮然曰有是哉遂躬詣其地按圖考志執前之豪猾者示以法與義之所不容者不待威之以五木而悉歸所侵地蓋侯恩信之在人心者久矣於是數十年侵地復於一旦於戲厥功偉矣哉迺授邑令王君愷以規制俾之鳩工掄材填凹刻凸礮石爲階築土爲垣而剏亭其中榜曰觀德左右爲廂房而弓矢禮器悉備焉又以其餘力嗣剏尊經閣及成前人未成之緒者不一而足而揭陽學之廟貌宮牆遂巍然爲一郡甲矣亭成將責邑令率師徒以時習禮射其中使斯人復覩三代之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五

盛於數千載下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向道類非俗吏所能豈不信哉雖然禮必待人而後行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蓋必有和敬以爲志正之本審固以爲體直之用使器與人兩相濟而又有任表率勸賞之責者始見恭讓起而爭訟息風俗於是乎日厚矣出將入相之才駸駸乎拔茅連茹而起人材於是乎日盛矣則今日之舉不但寓存羊之意而卒收乎化民作人之實效焉耳特名禮文之事而已哉由茲邑以風一郡由一郡以風一省由一省以及天下德澤之被蓋有自矣落成之日王君走生員謝天璵林嵩來請記余因得論禮文之所關繫之大者如此侯名元玉成化辛丑進士曩余忝在寅末熟其爲人蓋博大而宏毅者故其宦轍所至輒著卓異之政云

尊經閣記

張詡再見

清流葉侯廷璽守潮之六年威德旁孚令行禁止風俗將丕變矣尋以直道忤當時解官去予方慨然爲世道惜之未幾揭陽邑令滇南董君琰邑博義烏虞君鈺緘書幣走生員徐衍林球不遠千里以侯在郡時所創邑學尊經閣記文見屬予憶往時嘗爲茲學射圃記矣拙技不欲多呈旣而念侯已去郡而區區慨然之意庶因之以少洩也亟爲二生諾焉先是邑學無有所謂尊經閣者也凡當代謨訓古聖賢之經傳百家子史咸儲之庫櫝中歲久蒸濕糜爛殆過半矣宏治甲子秋侯按部至邑始謀創閣將購四方遺書貯其中以便諸士子遊息藏脩之暇而繙閱焉於是乎畫爲規制授諸義官邢龍俾募工市材爲之時郡佐芮君鑑王君傑唐君儼梁君舉邑佐林君楷熊君致諒邑幕陳君世顯與今董君虞君莫不一唱十和從臾以贊厥美於戲懿哉閣經始於是歲之冬十一月至明年乙丑春二月乃告成焉高明軒豁雄蓋一邑過者靡不拭目誠偉觀也嗟夫經也者聖人載道之書也至於百家子史言雖各有所主未有不以經爲宗焉者也然則獨經云者正所以尊之之意而使學者知所宗也抑予聞之原於天命而具於我之方寸得之者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則文字之經第糟粕也固也但人生幼蒙旣長又爲物欲所斲喪雖以老師宿儒皓首窮經者猶有莫知其大義之所在而況於得胸中之全經乎則文字之經誠弗可以弗尊也所憂學者溺意筌蹄誦言忘味則不免玩物喪志如先正之所謂云爾夫大叩則大鳴予旣以是答二生使歸諸邑令博刻石以爲諸士子告矣而事不忘本則侯之

出處因併及之

先師廟記

黃壽編修

揭陽爲吾潮之屬邑其地濱海卑濕多蠹凡公署祠宇雖隆棟巨楹不過數十載必遭齧食之患治不以時未有不朽腐敗折者學之創不知始於何代年月日無碑文可考其蠹腐之狀則閱百載不異而大成殿尤甚幾於傾圮永樂壬寅夏知縣徐資用至官行謁廟禮見之深以爲慮適庶務倥傯而未及爲明年癸卯公務稍暇乃告邑丞沈君彥昇等曰學校風化之源而禮殿又爲師生之瞻仰吾徒所尊之地今朽弊若斯不卽葺理責將焉歸彥昇等深然其言謀以克合遂先捐俸資以集材木而判簿毛公進典幕魏公汝爲教諭饒任昌訓導黃宦亦各捐俸資以給所費而兩齋諸生暨一邑之士夫聞者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七

亦莫不捐資以伙助焉於是諏日鳩工衆作畢事棟樑之撓壞者更之榱桷之朽腐者易之丹青黝聖之剝蝕者則整而治之夫子四配十哲之像暗昧不蠲者則皆飾而新之廟貌尊嚴煥然改觀始事於其年六月庚申日落成於八月乙卯凡經費一出於令佐師生與士夫之所樂輸未嘗一毫匱官而勸民旣落成之三月行仲秋釋奠禮畢官僚師生莫不欣而相慶焉今年春資用以公事至京師予問所以治揭陽之政資用以是爲予告因請記焉予謂今有司簿書所不貴者率視爲泛常而不之恤資用之至揭陽能與僚佐以脩理禮殿爲務可謂知所本矣固不可不書而僚佐教官諸生又能一心以贊其成亦所宜書遂并書以歸之

平寇記

李

惠

海陽進士
松江知府

揭陽潮之鉅邑所轄三鄉十二都地沃民饒自韓公昌黎刺潮人知向學士篤文行至今稱爲海濱鄒魯慨夫夏嶺外薄洋海黃寨內通獠獠往往恃頑弗率旣歷宋元餘風未殄洪惟我朝奄有萬方海隅蒼生罔不臣服初年雖有草竊黃壽山曾必長等嘯聚於山海明致天罰誠可戒矣蠢茲頑民魏崇輝許萬七等仍蹈覆轍天順四年以來竊據夏嶺西隴赤窖烏合浮隴華塢月浦大家井等村大肆蜂螫蛇豕之毒繼而程鄉首惡羅劉寧等聲勢相倚僞稱頭目而藍霖等都罹其凶害黃寨等村被其逼脅歲歉民疲豈易爲哉大尹南靖陳侯爵下車之初憂民之憂乃備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明年夏四月蒙欽差巡撫兩廣都憲崑山葉公盛以左布政使漳浦陳公豐與陳侯爵撫之陳公忠厚君子也言無不信令無不行未踰月歸巨艦百

餘隻納凶械千餘具其良心發見勢可已矣陳公回省郡守龍溪周公宣復喻之唯唯聽命奈羅劉寧等狼子野心與許萬七等同惡相濟劫掠鄉村殺越人於貨愍不畏死罪豈可容乎蒙都帥鳳陽張公通憲副寧波陳公濂俱奉璽書巡督邊備謀猷許遠踐履諳練凡諸籌畫皆出萬全又明春偕都閩安公福亞叅郴陽朱公英發兵於程鄉二月九日遇敵於紫桑攻擊間渠魁授首脅從罔治而程鄉地方以寧矣許萬七等猶不知懼大率醜類攻圍縣治彌月不退陳侯爵與潮州衛指揮陸忠彭遠堅壁固守民賴以安是年秋奉命征夏嶺九月旣望出師海上時張公通奮其勇陳公濂發其略大叅慈谿劉公煒督其糧憲僉餘姚毛公吉都閩三湘胡公瑛統兵應之潮陽大尹眉山陳公瑄暨陳侯爵統民快助之濟濟師旅桓桓彪虎進退有

律攻擊有度既會而齊既合而舉山攻水戰勢如摧朽破其巢穴火其廬居斬首數千顆餘賊奔潰官軍追碣石等澳殺獲及溺水者不計其數脅從者二千餘悉遵詔命撫入腹裏良善鄉村居住欲其同歸於善而已賊巢自夏嶺至西隴赤窖俱革不與居住揭陽邊患自此無虞矣蓋人徒知平寇以安民而不知安民所以安國家之本也噫文武一途自古罕見諸公文武兼資德威並施上以忠輔國家下以愛澤生民皆分內事也荷蒙聖恩陞張通爲都督充參將陳濂爲布政使毛吉爲副使周宣爲太僕少卿陳瑄爲潮州知府陳爵爲韶州知府其餘有功官軍民快或陞品秩或賞寶鈔綵幣絹布有差盛事也陳侯爵徵文以紀其盛余謂古之名臣有功於國家有功於生民者丕著功績故太常之紀載於書甘棠之詠著於詩諸公之忠愛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九

如此宜勒之石以垂永久焉

遺愛祠記

黃仲昭

莆田人
編脩

侯之有祠從民欲也侯諱爵字良貴漳之南靖人登天順丁丑進士第拜揭陽知縣爲人深沉有智略歲庚辰嶺南山海之寇並起賊首魏崇輝羅劉寧等各據要害剽掠諸村落殺越人於貨侯旣請兵戍守復躬詣賊舸諭以禍福賊雖稍却然其勢尙熾未能遽殄民心惶惶將空邑而逸侯亟下令曰敢有棄鄉井而逃者死撤民廬舍而以其材木圍匝於外然後築城濬池爲守備計不旬日而成民遂有固志未幾海寇大至守禦者欲舍而避之侯奮然曰朝廷以百里之民付我不能守乃挈妻子以圖幸生不忠甚矣其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哉於是益募民兵備器械嚴號令約束誓死守之寇薄城侯躬

擐甲胄冒矢石爲士卒先相持彌月不少挫賊度不可犯遂遁去旣而朝廷勅藩閫督諸軍討賊復率民兵應之賊酋相繼授首餘黨悉平揭陽之民所以得保其父母妻子不魚肉者皆侯之力也寇亂甫平民疲歲荒侯乃勸富民出粟賑之而復發舒其隱詘疏理其蒙茸利無不興弊無不革復汲汲以勸農桑興學校爲首務跡其政事皆一念愛民之心所發故不特其民信之至於祝火而火止禱雨而雨應雖鬼神亦且相之於冥冥之中其視古之循吏何以加諸廣東守臣上侯之功朝廷特進一秩旌之尋擢韶州太守以憂制轉高州未及一載卒柩經潮邑民奔走號哭如哀考妣至於今猶思之不忘成化辛丑今潮郡守莆田吳公繹思行部至邑邑父老相與述侯之績請爲立祠吳公欣然曰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若侯之績揆於理祀之爲宜遂卜雙峯寺東偏隙地爲祠塑侯像其中而歲時饗祀邑民王廷烈復給田五十畝以供祀事旣訖工吳公乃遣邑庠生邢瑀洪恩奉書幣來莆屬予記余竊觀夫世之司民社者不啻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專務已肥遑恤民瘠而侯之治揭陽乃奮不顧身以全一邑之生聚迄今高城深池可以固守將千百載民受其庇則其祀之也固宜而吳公旣從民之欲爲侯立祠復徵文勒石以圖其永久匪特所以報侯也亦將使天下之凡爲民牧者知所勸也其用心遠矣哉予因不讓而記之重爲作迎送神辭俾其民歌以祀侯其辭曰昔侯之生兮父母我氓利爲我愛兮患爲我平侯今雖逝兮神得遊於太清曰閔吾民兮夫豈間於死生升侯堂兮儼儀容其若覩民心欣欣兮坎

其擊鼓羞文魚兮薦芳醕錫我民兮多祐祀事攸終兮侯不可留駕雲駢兮驂玉虬山有豺兮田有蟲侯如不顧兮我將焉求

城池記

陳

瑄

眉州進士
潮州知府

夫城池所以固國家安社稷資民居宅民心爲億萬斯年計先王之制重焉者豈細故哉圖經揭陽在漢隸南海至宋隸潮州始卜留黃村不果惟今之玉窖村食焉黃岐山鎮乎北筆架山聳乎南桑浦山屹乎東瘦牛嶺環乎西潮通南北二溪旦夕來朝三鄉十二都悉爲統會山川勝概道里適均民且富俗可厚紹興己未置縣於茲城未有也元至正壬辰達魯花赤答不歹因海寇作耗始砌內城二百丈築外城八百餘丈越丙申年土人陳遂復治如制逮入我朝混一區宇民享太平日久城壞濠塹高者平深者塞甚至侵爲園圃掘爲溝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十一

渠舊址十無一二罔有能復之者矣天順庚辰因地方山海弗靖朝廷深念斯民非賢不義大尹陳侯爵字良貴漳之南靖人登丁丑第奉天子命來任是邑重其選也自到任拳拳以興學校課農桑爲心不數月政通民和多可稱頌惟邊塵未息顧而嘆曰城池不脩何以禦外侮而固邦本邑中士庶僉曰此舉爲吾民造福也迺計畫於丁糧多者編爲總甲次者編爲小甲長其夫督其工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庶民子來不令而行何也蓋擇可勞而勞之所謂信而勞是已其內城之東北舊增脩一百丈通三百丈高一丈五尺濶一丈四尺砌之以石縣廨與嶺東道在內也嘉靖戊戌重建嶺東道道之周圍城石易以垣外城之西北舊增脩七百餘丈通一千六百丈高俱丈二尺濶一丈六尺城外有濠內有柵開四門曰南北東西濬三窖曰南

北馬山俱砌之以石蓋之以樓又架石梁於各門外以便人行環石柱於各窖口以備賊舸其工程浩大制度周密視前不啻百倍矣興事於天順辛巳正月望是年六月朔落其成也時海寇猖獗攻圍六七次而不能侵者以城之高池之深而守之固也天時地利人和兼得之矣茲惟艱哉予於是時亦宰潮陽同心協道以治平民及予陞郡守陳侯陞六品秩仍留治斯邑蒙欽差巡撫兩廣贊理軍務都御史崑山葉公盛布政使司左叅政慈谿劉公煒欽差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四明陳公濂咸遣綵幣羊酒獎諭至再可謂上不負所託下不負所望者也今耆老葉穆黃孔裕等乞文以記脩城顛末於戲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非德無以得民心非才無以建功業陳侯得民心建功業亦惟行其道也後之尹斯邑者尙鑒茲哉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十二

相石亭記

王

昂

邑進士太僕寺丞

宋氏之終也元兵南渡三宮震動下詔勤王時文山先生天祥守贛聞詔感泣誓以必死起兵入援既而出使皋亭被留不屈脫鎮江遵海道歸求二王開府南劍間關贛吉興國永豐間招集義士以圖興復元將李恆追於空坑先生與戰敗績當是時先生之兵方過李恆之兵垂及馬伏地不能起隘道之旁巨石墮地以故元兵不獲窮追先生得以南行人因名其石曰相石亦曰神石嗚呼石頑然一物豈有意脫先生阨耶蓋先生爲國之心萬死不移始終一致彌蹶彌奮彌敗彌張金百鍊而愈勁水萬折而必東至誠所格馬爲之伏石爲之墮是豈偶然之故哉先生之至誠動物非但此一事也聞諸潮陽父老言方先生敗空坑而南也趨惠州道海豐抵潮陽至張巡許遠

廟賦沁園春以弔之今集中所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者是也賦畢刑白馬以祭之奠之酒祝若曰二公忠義炯炯今日予蓋與公同心者公而許予忠義願飲吾杯酒已而酒自乾乃埋馬骨於廟側至今謂之曰馬墓誠之所感有如此

重修城池記

鄭一初

邑進士
御史

我揭有城舊矣夫惟厥土塗泥雙溪夾於南北城基環周表裏皆水風濤日齧於外水潦日淫於內加以時方有風癡海溢之異雙溪暴漲巨浸彌旬城不沒者數版以少腆之基負重石載高城宜其或裂或淪摩顛及址而未已也是故今歲脩之明歲則壞此處完之別處復隕一或有警有司思患預防之急徵發不恤於耕耘科斂概及於單困雖不時與義亦或有之其勢然也幸天眷祐我民正德二年我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十三

陳公諱琳以督學臺臣來丞我邑深覩其民害之大者獨在於此固其基址示以規模內外馬路各增二丈水之濱密楨以巨椿椿之內比砌以長石石之內則拌勻其土而杵堅之土之面復縱橫其石與椿內之所砌者俱灰其縫而密之以溜潦水而捍風濤然後城之裏層暨面悉甃以磚而障其中之土而走其上之雨潦厥土日堅而承載者日固且以吾民久困於此省其財而取之公帑紆其力而募之外境凡出於民一無所預土功之若此者古未有也

重建龍頭橋記

薛

侃

邑進士
行人

龍頭橋廢久矣宣德壬子嘗脩於僧惠慶宏治間僅存其半迨今舊石盡沒民弗便彭山季公自侍御簿吾邑百廢俱新中離子告之曰公宇之廢猶有新者若斯橋衝要匪官道非仁人其誰爲乃召匠計

費三百二十有奇肇功嘉靖六年秋期年告成數邑之民咸喜曰吾君之惠也公諱本字明德山陰人

修鷄籠徑記

薛侃再見

鷄籠徑乃一方要衢石地崎嶇傾狹步可通而擔負者病焉輿馬者病焉婚姻喪葬者尤病焉中離子遊山過而憫之詢諸父老父老曰斯可修第未有爲之倡耳曰修之何如曰力則附鄉之人鄉願赴功矣財取諸牧牧不足取諸約贖約贖不足取諸巨室之由斯徑者乃召匠修之民果樂助自是崎者平狹者寬傾者復涉者有輿梁矣落成勒其事與人以志弗忘

開溪記

薛侃三見

潮有二水自西北來東曰洲溪西曰西溪東南繞郡治之南二水迴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十四

流相錯弗通僅十里或爲渠爲池旱乾水溢農者弗便也其地出橘柚諸果販鬻以脚商者弗便也人家一瓦一木動費貲運居者弗便也舟楫轉海而後達風濤寇賊民之死者無虛歲行者弗便也嘉靖丁亥冬予過其處察其可濬而通也以告府主王公子章公命經衛涂子相之具以事復公曰事則爾矣地理若何曰其鄉之言云濬之風水且有益是故土水不產溪物是歲產焉地氣兆矣曰地兆則事基矣天時若何曰東南無經歲之旱自秋徂春溝渠皆涸工易爲力天時應矣曰天應則事協矣人力若何曰古之興事者必云從衆然亦有寡而弗願者矣今則異是是故人力齊矣曰人齊則事集矣遂依里甲分布東莆鑿田百四十丈濬渠百丈造橋四所上莆鑿田百廿丈濬渠二百五十丈水派百八十丈龍溪濬池百尺脩溪三百丈

修橋七所桃山濬渠二百六十丈修橋四所地美鑿田四十丈修溪百丈橋一所登雲修溪四百丈修橋三所布訖赴功如歸市梅岡以後至輸工直弗受以築修堤石亭計鑿田一十餘畝壓田二十餘畝應償時金百兩窪田受益者償之計田二頃餘畝出時金貳錢里之益尤者償之東莆五十里米千餘石出時金四分其新塞者弗償濬渠衡不畝者弗償出納有籍有稽噫是舉予與涂子泊林子孚中焦思涉泥肇功正月二十四日越三月哉生魄工畢放舟試之是夕乃雨民喜呼其溪曰中離溪呼其橋曰涂公橋又曰府主之惠也於是咸造其庭以謝民懷涂子之勞製軸屬予記之且以爲涂子贈是爲記

中離山記

黃

佐

香山進士
禮部侍郎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十五

中離山之名古未有也其得名於時則自中離先生始蓋天壤間物無常主時焉而已矣時至則名因主而始彰是故濂溪之得名以周濂溪主之象山之得名以陸象山主之倡明道學照映今古由今視昔離山之得名非以薛中離爲之主乎故曰天地間物無常主時焉而已矣時至則名因主而始彰且中離之說昉於誰乎余嘗讀易至離卦而知中離之義矣夫中離一中虛而外實體柔而用剛故易於離卦曰離利貞亨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乎四方而程傳以爲陰麗於上下之陽取其中虛則爲明義朱子本義曰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中離山之義蓋本諸此夫麗易至於不正麗而正焉則教澤之在離山見於當時垂於後世與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天下大人以繼明照乎四方者何異哉聚處四方生徒講明正學於時竹居子築東山之巖曰一真巖東泓子築石門之麓曰大中巖三山並聳中通外直有似於離遂名曰中離山迹其形勝登山則有迎仙橋步雲堦之異入門則有中離洞會講堂之奇以觀天文雲中屋偃月窩可觀也以察地理觀海亭望陸壇可賞也至於酌清泉以自潔則活水流觴之亭建焉茂對時以育物則蓮塘釣磯之臺築焉他如巖前巖後奇峰聳秀則有聯句十八景寓焉此蓋離山之宏觀也余叨年誼受中離先生教益不淺今中離往矣迺弟竹居命中離仲子宗釜來謁請記余嘗思之中離學有淵源師靖軒宗陽明以忠信不欺爲主本以良知良能爲實學其有得於孔孟正傳之深者乎蓋其學本至誠而不動者當時名宦若季彭山劉晴川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十六

諸君日詣離山互相講論鄉士大夫若黃子國卿成子子學郭子維藩林子光祖楊子曰贊楊子惟執處士若陳明德鄭萬化罔不離山是遊景行行止而士之以文學顯以德行稱者彬彬多出其門中離子孫亦皆心學相傳科第流芳方興而未艾也雖然方今道學大朗人心復古中離一倡羣和皆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獨能窮其秘此所以擢巍科擅芳譽而名重於天下回視濂溪象山至今耿耿不磨殆異世而同符矣余得離山形勢之奇而又感於一時相與倡明道學之盛故特詳爲之說以傳不朽焉

季雨南橋記

黃一道

邑進士興化知府

季雨橋西門橋於隍以達乎大道者也新之者吾邑判會稽季侯也名若者志侯德也曷爲志民之生生維稼穡維歲嘉靖戊子旱黎民

阻饑已丑春又旱百姓喁喁命繫旦夕吾侯憂之畢力賑救躬以爲禱既而二月晦乙未雨侯禱益虔三月戊戌大雨雨竟弗息民爰有生意稼事悉興命以迓續而橋成於時民因志之不忘也或者曰雨天也而曰季不亦虛乎余曰是未知天人之攸徵者也匹夫匹婦一念之善若影響然况吾侯爲百姓請命精誠而邈邇者明神可達矣反沴而和夫豈誣哉橋因故址以石梁者二廣踰尋而高僅丈道狹而潮激隍鼓爲淵城基胥淪而橋亦就圯侯患而拓之梁石增故之一高廣倍之用金爲兩者若干爲工若干日維侯自區畫費不妄而制有經由是水道寬平橋安而城孔固維以悠久役雖微而所關匪細有可書者侯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爲名進士御史改判揭陽因併書之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十七

釣鰲橋記

黃佐 再見

王制建國經野必有橋梁以濟人力之難通補神工之弗宰非直惠政攸存抑亦有相之道焉是故建置惟宜則天紀經地理正民志寧如非其道也逆民志盭地理紊陰陽之紀豈細故哉揭陽城西有溪通西北舊跨溪有橋曰釣鰲當閩廣通衢至洪武初而圯民病涉則以舟渡天順中有司築爲直道溪流兩遏舟楫奏艱道且直衝邑西堪輿家以爲咎亡何果罹寇變道亦胥淪正德時築新橋於道所議者屢欲復舊弗果會稽季公謫簿來邑乃鰲壘垣於城門之西闢石門於其外用障衝逼迄嘉靖乙未橋復圯大爲民疚今丁酉春潮郡丞晴川劉公以撫巡檄掌邑符學校城池羣廢旣樹士民以是告公慨然曰嘻是誠不可已也乃訪舊橋徙頽石鋪河土以壯橋址得古

橋樑木數十於塗泥於舊基無尺寸爽若神助焉益信物之興復固有定數也於是杼材結龔駢坐緻密虹舒玉豎累百象一雖役鵲架龜莫是過者眠龍伯一釣連六鰲而三山奠麗如故亦奚足擬哉橋凡爲門三爲梁十有二崇若干廣若干季春肇工仲夏畢役費出罪贖民罔知勞邑令滇南薛公炳繼至詢邑興廢以有功於揭不可無紀謀諸文學陳君鳳至黎君明之遣弟子員郭生維藩黃生懋修來速文以記其成嗟夫吾嘗觀人之情大抵好佚而惡煩趣欲而舍誼詳利害而畧猷爲重浮華而輕世務誠以其惡易其好則百事成以其趣易其舍則揆度修以其畧易其詳則不遐遺以其輕易其重則理道得然而終莫之或易也不習爲吏秦越其民亦何心哉是役也百年湮鬱民志恫切自茲寧矣襟腋衝虧地理章咎自茲正矣風雨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十八

早嘆天紀弗恆自茲經矣公於好惡趣舍詳畧輕重何如蓋其視民之顛實若毛髮在躬拔之痛罔不省良由心之不忍故也嘻仁矣哉故予大書以遺其邑之人體公之心億萬年俾勿壞公名魁吉之泰和人薦歷節判州牧所到皆有惠政嘗受學於陽明之門故在潮每崇名理以淑俊髦而清苦自厲興誦賢之厥考鳳巢公亦從吾黨白沙先生遊令永福擢守賓州祀於名宦蓋其家學有自云

濬儒學溪記

吳繼喬

邑舉人江華知縣

我揭學宮有溪環遶潮汐往來自古稱勝維時彭侯文質留心學校見殿廡亭舍多圯銳意重修知司訓雲漢鄭君賢屬以董事旣竣鄭君因曰類之東南復有外溪相距僅十餘丈盍濬而通之俾屈曲歸於學前乎彭侯曰然以嘉靖壬戌始事匝月而就凡前而扁牆左而

橋路內而階庭外而街道各次第告成因屬予爲記竊惟爲教之道育賢才而已賢才之育正風俗而已風俗之正一道德而已顧有事於溪何也蓋道之在人心本至一也自淆以私欲則二矣道二則風俗漓而真才隱矣任道者憂之率以身詔以言猶懼有所限也於是凡可疏吾道之湮塞回世變之江河以寓教思於無窮者皆將不容已不觀夫水乎其源竒以深其質澄以映其量汪以宏其流滔滔不息而放於海其具道之全體者乎我揭士思溪之成味水之趣於其渾涵者會吾之深於其澄澈者養吾之靜於其淵映者貞吾之明於其汪洋者擴吾之宏於其滔滔放海者敦吾之恆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至一者在我矣由是處而鄉閭爲孝爲弟可以正家可以範俗出而廟廊爲忠爲良可以佑辟可以康民而真才在我揭矣然則揭陽縣志

今日新濬之溪亦焉知異日不與舂陵之濂河南之洛並稱乎我揭士念之哉

天妃廟記

李義壯

番禺進士
貴州巡撫

桃山天妃廟大都督寶山郭公先生旣殲曾賊而作也先是桃山有廟自曾賊一本倡亂以來兵火摧剝神像僅存而漫漶弗虔則亦甚矣會皇上有二省會勦之命正長子以一身帥師之時曾賊惶懼竊卜祠下將以犯閩乎不可將以犯廣乎不可將以循海乎不可然則終斃於此乎不可曾賊憤慍欲裂祠而盡燬之旣踰月兩軍對壘元冥効靈但見大將樓船之上若有神人擁護其門三光景從五雲旋繞我師旣克罪人斯擒時己巳六月念六日也寶山凱旋而嘆曰爰自兵亂以迄於今時更十年代歷二聖國之氛霾於焉蕩滌國之疆

土於焉廓清國之忠良於焉保佑國之奸慝於焉殄摧是非人所能也誓師之初余嘗默禱於神若將有冥助焉今日其敢忘所自乎爰卜勝地桃山之陽聿脩厥廟用答神貺中爲正殿三楹東爲駐節亭西有元帝祠中有茶亭左右兩廡各五楹以祀義勇陣亡把總曾袍等於其間儀門三楹東西各二楹以爲祝祠棲止之所前設天妃宮牌坊一座計其木石瓦甃皆寶山先之勞之經費無與於官民卽其塑像髹聖亦恭人魯氏張氏之施舍以資於祈禱初以十月而興事旣而臘月以訖工仍買祭田一十二畝工祝司之用歲歲事噫何其備哉寶山一日來問記余嘗誦夫子鬼神之論而未徵其盛也乃今觀於天妃至有而無至費而隱誠靡幽而不應澤罔微而弗該其始無形而無聲其究若聞而若見然後知其爲德之盛弗誣也何者蓋

天地生成其法自然則謂之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則謂之神故神道冥冥昭格不爽而犯者必誅天威赫赫降監有嚴而逆者罔赦夫豈人之所能哉雖然子路問事鬼夫子告以事人意謂能盡心於民者備斯致力於神者詳或藻飾以爲名憑藉以爲用人事不脩而徒徼福於鬼神未有能濟者也寶山其知此道乎因作迎享送神詩遺三陽備歌以祀其詞曰神之來兮蒞三陽蜺爲旌兮電爲章南箕導兮西畢襄海若趨兮天吳翔祀事明兮齋以莊神肸鬻兮福穰穰禱以祈兮國祚昌亙萬邦兮天降康神之歸兮其醉止月沉沉兮江瀾瀾雲悠悠兮風靡靡鯨鯢竄兮蛟龍喜神連蜷兮夫何以衛我民兮賜元祉春無害災兮冬無札否千萬世兮祀攸始

維隆慶辛未我先皇誕膺天命撫有方夏以綏鴻業蓋五年所矣於時治教休明人文宣鬯迺遵成典開制科以網羅天下之士天下之士待次公車者凡若而人而鄉貢進士莆田林君大經始以文學專領揭陽教事其年秋八月至揭陽明年壬申遷彭山令會是時山寇爲亂大兵屯於揭嶺而君方以故令缺權行令事日調兵食以應之忽報至士人罔不失望者於是僉詣部使者請留使者嗟異因以其狀奏得報可迺更以彭令爲揭令又明年歲在癸酉卽今上龍飛改元之初載也其春正月林君始拜命焉初揭實先潮而得名而分邑則肇自有宋學校之設亦基於此後知潮州陳圭嘗修之矣迨我皇明二祖英孝之朝故令唐宗義徐資用錢貴春陳爵彭惟芳至世宗時季簿本彭令文質復先後重修之乃歲久物敝亡人政息亦其勢

然者蓋予嘗入其邑登彝倫之堂而觀孔子廟器於諸賢有厚望焉於是林君爲政迺喟然歎曰嗟乎予不德惟慈黎庶乃弗棄予予其敢弗事事惟若先聞是負顧予曩在學宮見植者蠹吾力弗能易也曠者塗吾力弗能節也卑者壅高者阨吾力弗能挽且闕也乃今其在予矣其在予矣其時適諸路解嚴催科令急君輒劑量其間以庶幾底於還集蓋至明年甲戌之冬始祭告於先聖先賢之廟而飭工焉其首脩者爲殿宇爲廟庭爲戟門爲廟門爲儒門以至堂廡齋廚之屬莫不次第舉矣其繼修者爲泮池爲石梁而泮池則廓而大之石梁則更而新之蜿乎若駕長虹而橫霄漢也其創造而改觀者爲華表爲明堂而華表則聳峙乎雙闕明堂則環拱乎聖宮儼乎若據岱宗而朝河瀆也若夫峻宮牆以肅仰瞻塞複渠以廣觀聽要皆有

助於學者且其費不窮乎物力而工興於農暇可謂逸而有成矣今歲之夏六月旣望役始告竣其邑之父兄縉紳先生之徒迺飲君於泮水之上而落之而以鍾生伯楨趙生熙前輩來請予記予聞之騏驥而千里者未必至也鯤鵬而九霄者未必近也何者勢之所爲滯也方君之睹黌宮而太息志非不銳然修也乃職在庠官徒寤言耳及蜀道之遷業已不可留矣假令士民有請而廟議不行君亦安得以成此工哉故吾以爲君之入揭也是興學之兆也其不果於去揭也是學之所以興也要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爲之銘曰維皇建極立我蒸民聲教覃敷至於海濱奄有揭陽絃歌縉紳赫赫黌宮百代維新列聖相承循良締造運值中微時悲茂草君子來斯中心是悼云胡驟遷於益之野士民叫閭言繫其馬棄彼蜀州就此舊遊民之揭陽縣志

卷之人

藝文上 記

二十二

瘼矣亦孔之憂學之圯矣是度是謀乃飭百工乃築聖宮如跂斯翼有峻且崇爰及堂廡門屏垣墉巍然煥然師儒是宗思樂泮水維水泱泱濬發其源孔曼且長鑿彼北山鞭石爲梁如虹斯直雲漢爲章奕奕周道展矣明堂雙闕並峙環拱翺翔如彼岱嶽河瀆輻輳園橋觀者咸稱傑構謂此兆矣賢哲將興風氣攸鍾山川效靈父兄耆舊並賀新成賢侯戾止色笑盈庭在泮飲酒旣安且寧蹈海逾河劬哉二生嗟予不佞勒此瓊英後賢有作請視斯銘

海揭四都渠隄濟美碑記

周光鎬

潮陽進士
大連寺卿

嘗讀河渠書言水之爲利害也信哉夫水德生天一材職地五兆類賴以脰阜壚壤資之生育利則有矣何言爲害蓋天實生之人實成之治之得其道則疏導灌注失其道則湍悍衝塞皆所不免故嘗行

役登積石蒞朔方閱唐漢二渠見夏后氏莫尙矣卽西蜀離碓神牛
恆嘆守冰之血食匪侈也亦何論纖鉅遠邇惟疏溝洫以利沃澤築
隄崖以防衝潰如我郡海揭二邑龍溪南桂上莆地美四都所誦述
林晉齋封公渠隄謂非一方血食之功哉蓋潮岸大海十封於邑惟
海陽水患最劇潯隴一派上受青溪二河之流爲韓江入海之衝四
都民戶多錯廬焉雨潦則陸沉苦浸間一旱乾則鹹鹵上湧禾稼咸
傷遑先輩悉心經理然渠隄善圯至萬歷壬午癸未頽甚歷廿年所
未有能肩其任者戊戌封公起而集父老諮詢利弊畫一具議命仲
公都諫君代聞當路爲元元請命而一時府道兩院咸報可封公直
首領其事先後捐橐貲百金以爲嚆矢續之官徵糧石諭立圩長鳩
工聚石刊木扞撻水道蓄洩有方也梁門廣狹有宜也上輸下注或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二十二

廡或合四都相距約一百若干里公以望耄之年往來跋涉靡倦於
勤朝而督役夕而稽工蒿目策腹一惟斯事孜孜是務今踰紀年四
都廬茨如鱗畦畛如注禾苗垂穎桑麻鋪莖居然一樂土也疇尸其
功一日諸章縫洪友游蔡友端陳友慧劉友德芳儼然造余山房屬
之記事且云兩邑四都靡封公民其魚矣孰不知之惟念公生之日
黃童白叟咸以口碑當石銘今公仙逝矣雖功附隄隆尤慮名隨身
往四都父老共捐資勒珉丐先生一言不朽余病憊頃方拭淚誅公
何能任是固辭不獲則締思封公典型床庇爲爾邦社閭里裨益事
非特都諫君暫輟掖扉委蛇家食惟疇咨海國生靈利賴謂非天庖
古西門豹爲鄴令鑿渠引漳漑鄴以富魏之河內史稱鄴令名聞天
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它如王尊建節金隄不溢王霸精誠漳沱不

圯孰非天人相資而人定勝天則謀之豫者其功大澤之深者其流
永封公今隄奚多讓焉余向曾爲潮諸縉紳委記鳳城東隄永賴碑
記其事亦都諫君首之利在海饒澄秋溪蘇灣四都今之海揭四都
亦猶是也則封公據其籌畫匪都諫達之當路亦未必成功若是之
鉅洵哉父子相濟謂之世美隄可乎衆喜曰然顧余復有說焉宏治
禩間白沙先生嘗記我潮三利溪津津贊美太守功已而詢其靡實
悔之占詩爲跋後唐仁卿選部談云此溪之利我郡十有八九何江
門夫子之悔之遽也乃知陵谷變遷人事靡常故揆事貴周於始克
紹尤望於後則目前之利利矣願告父老子弟囑之後來者培植防
護以紹封公世德庶知橋梓濟美粉榆永賴云

汪侯祠記

周光鎬

再見

古循良有傳今之宦其土有功德於民者倣之爲碑記以識遺愛然
民靡而少文不能自宣往往藉達人文士之筆以代其口然則攀援
號呼者氓隸之志頌功摹德者縉紳之職也愧余非其人也偃臥山
中揭陽父老及諸文學航海相訪以邑父老汪侯祠記見屬余謝不
敏而衆請愈迫感其語質而情真也迺覆歌謠而叙次之潮之屬邑
揭土沃而民醇最稱易治近權稅繁興民窘事紛吏茲土多有遺蹤
早爲仕宦者樂國今視爲畏途侯分符之日正邁其難至而詢民間
利病銳意興釐去其害馬者而已時邑久缺神君投牒者紛紛間設
爲陰鬼之事以嘗侯侯目覽耳聽口訊意諭手就爰書燦然成文倏
而空庭如風盪雲甫期月公廉仁敏之譽聞於監司以下舉外邑之
殫牘移檄以屬侯質成者靡不滿意挹氣而去值余邑有大獄讞者

多避怨謗得侯片言立剖此在時宰固詫爲卓異侯則游刃然其尤可紀者如禁輕生以嚴搶劫之條懲惡少以杜赤白之奸斗給不許僱募而累賂之弊清貧戶准改兌糧而追呼之困釋若舉鄉約以重月旦廣積儲以備賑貸種種科條務爲可久非徒事文具也揭號澤國玉窖清流環遶縣治望之如帶民居半臨水際近取而足且便舟楫不知有負戴之勞年久湮淤兼侵於豪有力者而榕江幾局爲汙瀆彤家謂水脈通塞大關氣運與文運侯徵志浚復之波澄流駛似咽噎之乍開昔子瞻刺杭奏開西湖辟杭有湖水如人之有眉目力陳不可廢者五侯此舉良得其遺意歟磐溪古橋當藍霽二都孔道往來肩摩趾錯鄉蠹射利穴而圯之私易以渡日靡錢千計且湍悍難渡多有覆溺謀舉輒爲忌者所撼侯廉其狀毅然捐俸僱工施助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二十五

響應工畢出其塗者謳頌歌舞無不指磐水爲峴山也五載間政簡刑措日進弟子員於泮宮考德問業而殿廡講舍靡不修飭謁奠文會靡不備具絃歌雅韻盡還古風向所云邁其難者在侯直易耳然今所紀者一官之職一邑之事也入而司詮掌憲出而建牙持斧則天下事也以不足以盡侯揭人所以知侯頌侯者止此而已侯誠不忘牛刀之試時以揭爲并州則宇下之庇寧有旣哉祠卜於縣治之西相距數武政令之所宣布謠頌之所騰播於是焉在匪徒志思亦以儼高山之仰云余於侯爲屬治壤錯之地卵翼之餘非敢自附於通人文士猶然揭之輿頌而已謹書以應其請侯諱起鳳號來虞姑蘇吳縣人辛丑進士

鄉會條約記

吳繼喬

再見

我朝稽古制禮凡冠婚喪祭服食器用各有等級永示遵守揭雖領海遐陬禮教風行舊稱海濱鄒魯歷歲久遠世變風移漸有不可長者至今極矣識者憂之迺於鄉約之會共議先其甚者革之其餘以漸刪條務盡黜去浮靡以還淳古之俗同約君子尙同心協德期在必行焉

東郊勸農亭記

黃仕鳳

邑舉人
長史

考之揭乘舊無勸農亭斯亭之作由郡別駕劉使君始也余聞之孔子論政先曰足食孟子告君民事不可緩也輒近興道致治之主勸農之詔無歲不下誠以穀爲民天而農所以生穀者也揭地饒沃一易之田可收數鍾二易之田倍之然地卑濕穀易紅朽歲耕而歲食之值狼戾之時漳泉人率爲汎舟之役轉輸而去矣所謂一年三年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二十六

之餘無有也且他邑四民並作資用甚廣惟揭民鮮技藝憚服賈僅取給田中之有以待公私之用故一歲歉揭難乎其爲揭矣農固無邑不重而揭之重農尤甚此使君作亭之意也然而農之勸也有文有實當東作之興操豚肩壺酒召農人而飲食之雖曰行古之道猶文耳必如召伯巡行阡陌憩乎甘棠古之省耕而補省斂而助與夫後世脩渠築堤給民牛種者皆勸之之實也實之感人捷於桴鼓上勸之而農有不自勸者乎揭民之風將爲涵民之風矣由是年之順也穀不勝食歲之稔也饑不爲害民富而知禮節親親長長比屋之俗可封矣此使君作亭所以有裨於揭人也亭作於署篆之日若有數存焉有民社之責者尙有感於斯文使君名昭號介彌四川富順人

環揭皆水也三窖之水爲經週城之水爲緯百折千派旋繞流通然地泥淤不堪鑿井居民羣飲於河流惡揚清亦惟河是賴然則水利之興揭視他邑尤宜亟然故吏茲土者往往以導河爲己功府主葉公縣主王公主簿侍御季公縣主侍御登南潘公宏嘉萬歷間相繼疏濬不遺餘力豈好勞也哉值河流湮塞之日不得不通其變也由潘迄今又三十年所傍河之民倣倣填占日寸尺而歲尋丈亦漸積之勢然也致令河流不潔而民飲艱河身塞澀而舟楫阻地脉不宣而人文鬱此之爲害豈曰淺鮮父母汪侯憫焉乃討邑乘稽往牒博詢父老之言與民約法開復舊址百姓懽欣鼓舞趨事赴工不日告成書云以丕從厥志侯有之於是父老等徵不佞記之不佞樂觀厥

成者敢以不文辭願記諸今將以垂諸後者也不諧不公何以爲記謹按誌南北二窖河面寬四丈兩旁路各一丈今旣開復他日河路不足此數占也其橫亘四橋誌載各三間見存中一間獨東橋二間念歷年滋多不欲以利民者勞民也今橋仍舊馬山窖誌載馬山橋寬二丈五尺河面寬窄不等誌亦不載豈水勢滙則廣且深水勢峻則窄且淺與今旣開復窄處二丈許寬處四丈許他日寬窄不足此數占也馬山橋上爲田尾橋亦窖水經流但離窖漸遠河面漸窄不在此限週遭城濠誌載河面寬二丈城脚地一丈今旣開復他日河地不足此數占也間河地各有甚寬處不在此限猛水橋誌載三間中間寬二丈河面寬窄不載今旣開復河面寬二丈兩旁小屋亦已拆卸他日河不足此數及臨水蓋屋者占也橋仍一間儒學後水由

西徂東學盡水止相傳迤東十數武水溝一條今居民呈願糧地開溝引水遶東城濠溝面准照原蓋鋪然旣開溝則屬之官矣他日溝路塞而河流不通者占也宋處溪一派水遶西城濠往時居民填塞今旣開復他日溪路塞而河流不通者占也凡折派之水或開之使寬或濬之使深皆功之所被民之所利也揭之地形增秀景象重新不惟民飲資舟楫便人文之興實今伊始覩河流而思功侯之明德遠矣

重修儒學碑記

黃仕鳳 二見

孔子廟祀萬世卽天子且臨雍焉故非壯麗無以肅觀瞻妥聖靈時葺而更新之有司事也宋紹興中揭陽始置儒學廢興之跡可攷而知也迨我朝益崇先師夫子之教德藝之彥羣聚於學宮俾之藏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二十八

修游息以作其景行効法之思未有學宮興人文不盛者未有學宮廢人文不衰者是人文盛衰係於學宮之興廢關於有司之賢否歷稽前哲唐陳季彭諸公殫力創造士類藉以顯榮皆大有裨於名教者也萬歷乙巳又值蠱而當剔之會邑侯汪公修敬一亭儒學前溝洫乎廡門諸處咸漸次疏濬而加飾焉未幾聖廟傾頽譚經修文之士愾焉寤歎汪侯業已覲行矣普寧沈侯牒署邑篆一日謁廟覩廢狀乃捐俸貲暨朱駱二宗師贖鍰市材鳩工經始於丁未春正月閱月大役告竣諸士樂觀厥成頌德頌功夫由前而觀亭修聖訓昭矣溝濬地脉宣矣廡門飾氣象翬飛矣汪侯之功也由後而觀廟貌巍煥聖靈孔安奠獻有所趨蹌有地沈侯之功也昔人治爭訟之郡一旦新泰伯廟而衆著於讓茲者二侯相繼新聖廟諸士有不敦行誼

篤文學非夫也於是知學宮修斯士心奮士心奮斯俊髦升以翊聖道以恢皇猷恆必賴之前後薰陶成就之勳偉矣哉汪公讀禮里居覩其功者思其人沈侯方懋政績作興學校未有底止此諸士之望侯者甚殷宜勒之貞珉俟後之觀風者採焉汪侯名起鳳姑蘇吳縣人沈侯諱如霖吳興歸安人

新建鄉約所記

黃仕鳳

四見

有世道之寄者欲移風易俗措之上理要在舉行鄉約夫約之說何昉乎上人之於民也操切不用而惟話言是曉布之象魏徇於道路皆約之謂也然王言委於草莽豈稱大觀此約必有所如鄭之鄉校魯之黌圃云揭陽舊有約所宣讀明太祖高皇帝教民六諭歷年滋多所亦圯懷主者每假之雙峯禪寺寺偏於邑東道里弗均觀聽難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二十九

遍韓雲潘侯甫下車崇重鄉約聖諭雖炳如日星侯猶廣演其義旁引曲喻示民易曉朔望講畢旌別之政行焉善者知勸惡者知艾駸乎親長化成而俗長厚也侯觀風而喜曰於是知教民莫若約如無其所以容衆何北觀回適政通民和之日官捐俸民助金建所於宣化街西地在邑中旣均且遍矣於十月之朔侯肅諸僚屬暨士夫耆約峨冠博帶講於新所進一百歲而粟帛之以老老也進一行誼而冠裳之以賢賢也雍容揖讓鞭朴不施此固侯善善之長亦漸摩之久不戢不軌者潛消而默改矣是日百姓扶老携幼環所門而觀聽者以千計曰今而後見我侯德化之成也是一所建其有大造於揭人者哉或曰約之不能行也民之不必從也輒近皆然噫一何言之膚耶昔人表正之範月旦之評皆得乎鄉約之遺意彼以鄉人化鄉

人猶然速肖如此矧侯身爲民牧轉旋在手譬一挾拾衆爭射之有不若于訓導于教者誰也故謂約之不行者誣世以亂民之不從者誣人以惡孰知亂使之治惡使之善其權則自我操之也今我揭民生當盛世得賢父母以躬率之以言誨之將見太平有象比屋可封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余於是有厚望焉是爲記

鼎建遵經閣記

黃仕鳳

五見

六經載道之文也洎乎刪述之後遂爲孔氏傳心之典矣學者誦法於孔亦尊崇於經自國都郡邑之學莫不有高閣巍樓爲藏經之所暨古今籍諸子百家之書有以羽翼傳說者亦咸貯於中與天祿石渠相輝映然獨云尊經者示學者知所重而有所宗也揭庠向無尊經閣者也宏治十四年郡守葉公以行部至創建之隆慶元年郡李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三十

鄭公以代庖至重建之邇歲戊午八月四日颶風大作閣就圯壞龍圖曾侯蒞任覩厥狀慨然以興復爲己任己未冬度材鳩工而營治焉庚申春告成所費帑羨之錙輕贖之鍰不傷財也所役計日受直不勞民也師生燕侯閣中趨蹌者章縫加爵者縉紳歌而落之者鹿鳴湛露之章邑人環橋門觀之詫爲盛事也庠博江公諗於衆曰魯修泮宮春秋書之茲役也容可弗記乃遣弟子員丐余言記之且靳有以告諸生余謂揭鄒魯之舊也矧有賢師程督之誰不顧化予又何言雖然嘗聞之王新建曰六經皆心學也知經之爲心學知尊經者亦尊之以心而已矣宋儒曰經術所以經世務知經世之本于經術知尊經者不在誦其空文而在闡其實用也故以異端曲學之私入焉而溺者謂之叛經而非謂之尊經也夫尊經者莫如孔子也孔

子用舍行藏皆易也猶曰五十以學易蓋深見易道之無窮累世未能究其蘊也學者果有志于尊經乎天地鬼神探其秘也典謨訓誥觀其世也性情心術叅其變也或以正其始或以明其微也由是存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何施之非經亦何經之不尊也方今聖世加意育才雖疆宇弗靖百度節縮之日惟師生之廩祿常繼意諸生敦詩書說禮樂一秉武節如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也是厚以養之者將大以用之也真能以致用者乃真能以窮經者也豈必兢兢楮墨然後謂之尊經也哉茲揭之閣高明軒敞大觀樹矣諸生曰有閣而經未備所從來矣侯曰不然不可當吾世而仍其闕于是廣購博採非直經已也列國之史也漢之選也唐之苑也濂雒諸君子之著作也置度充棟洋洋纚纚士之登斯閣閱斯經尙勉乎哉庶孔氏聖憲之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三十一

功衍之勿墜且也不失朝家教學之意無負侯作興締造之盛心也已侯諱應瑞號龍圖江西臨川縣人丙辰進士

五賢祠記

知縣 馮元颺 嘉善人

粵稽潮臨標赤海環其封界復摩霄閩當其湊地大防略物久妖興旅苦萑苻負憑阻峻聚因挺險輒肆螫於深箐闔或技窮率儻頑於浪艦坐致青連溟漲賈舶不行尋復剽遍郊墟金粟俱盡屬當歲惡蹶起民蠹倡號澤之白徒擁摩杆之亡命鬼燐夜燦倂虎晝嗥五嶺爲之戒嚴九重至於旰食繫在榕邑殆甚毒荼於時擊楫登舟誓澄清於祖逖裹氈繼嶺驚神鬼於棘陽會天時明同仇偕作則有巡海叅岳次泉楊公郡守青湖侯公郡丞斗南姚公揭令少德李公總戎山寶郭公或輯柔於民社志憤張弧或附注於戎行氣吞驕豕具徵

勞蹟並載警宗迅掃欃槍永昭勦伐謹乘父老之悵慕蠲築畝宮用
寧婦穉之惓惓增羞牢醴歲月其除志列不刊爰述鳩工麗彼牲石
糸之贊曰咄咄潮萌海沸煽狂歲罹其殃軌循敝襲羣虎入邑擇肉
維急居如轉丸危不得安淵涸龍出東西嗥突雀行求粒終不得獲
伯彪仲熊德義淵閑四出征凶顧兔失麋翹我弓車擁鋒弊旗振轡
躍怒帶劍過午亦越耀武角犄毒逐允利孔福神所子畜疇若五侯
執義討尤惟敵是求荔丹蕉黃祠事孔明以告厥章

靈雨亭記

黃

錦

錦平進士
禮部尚書

揭農國也夫藉畝耜家藉畝鍾邑之下治合河而注海旱則海潮高
激澦水不可資漑上治分河而邊山旱則山溪限斷平原不能駕潤
墳則窪衍則澮不雨則饑力田者難爲力將治水庸而預其涸匪獨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三十二

虞潦而汜且無廣澤沔池以瀦雨稍愆海漲不到與溪澗相迫之井
僅僅可支桔槔然事倍功半食力者苦矣况兩無所藉徒瞻仰旱天
以惠其寧者乎侯自蒞揭以來甘雨隨車丁卯春莫忽旱侯閔焉憂
之業已改袍履屏干旄禁屠沽廢笞杖有事郊廟而雩乃詔博士諸
生誓諸父老日祈於上下神祇越五日無窪又五日無澮侯憂心如
薰愈益皇皇深念無雨無苗無苗無歲無歲無民罪令之由無相及
也躬帥官師士庶奉風雲雷雨以城隍山川社稷之神爲奧主徇於
有衆廣謀夫禦民大蓄載諸祀典今秩祀百神業在尸祝凡諸境內
方祀望祀祠祀壇祀血食之祀土木之祀故有靈者悉舉以聞遠則
郊迎近則躬逆洋洋具在肸蠁乃通有衆曰善於是清衢道貯極水
薦珪璧藪蕭薌日至西南兩壇稽首累百仰面載陽擎拳鞠踞嬰不

御蓋不張四顧踟躕抑或雲油油出遠岫徒跣而從方向望之小兒誦祈歌先驅周行環治里方擬徐拜十步而一疾拜五步而一卽面黧黑汗沾衣不自知其胼胝也旣返則鬻餅餌饗羣兒時而授餐雖脫粟不飽家人茹淡而苦不許破戒及旬日而陽益亢赤地若焦有衆皆解侯踏地若無所措踟天若無所容俯而思仰而嘆曰夫神民之主也神寧棄吾民長民者無良而嫁之禍耳乃復籲告岐山之靈岐去治二十里山巘有塔塔下有怪石焉狀若露孟中凹可受天水旱甚水竭傳主者仍注水其中親挹乾之輒雨遂更設壇齋灋而直陟其巔崎嶇仄險躬修祀事申云令有燬政神當降割於下令毋久結狼暑令百姓焦愁也日中始戾同步蹇辛半憇於麓之崇光巖藿食休衆犒僧助閔出望驕陽塞空赫炎如故田中水車粼粼雜聞痛

念五湖七澤水不貧何老龍一憚屈伸至此哉燥不爲陰歸不成寐忽初更油然作雲喜報雨徵子夜雷雨大作大衆歡流猶虞破塊不終日噴洒顛狂竟爾優渥霑足慰滿三農望所爲祥霖甘澍者是已墳者有獲衍者畢登乃聚萬衆歸恩於侯侯避席曰上之澤也百神之靈也君子之格也巫祝之所有事諸父老之勤也職何有哉夫天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侯之積念精忠其昭假有日矣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古有三解侯其應之侯之賢聲卓有政譜入人者多近無滯獄之冤邇有衛城之勩故折獄而雨安之所以相楚也興師而雨衛之所以討邢也政豈偶然哉不然亦有虛修禱事所祈如饗者猥云天道邇哉代謝相乘亢極則反會逢

其適惡用貪天之功惟侯抗志回天曠日持久卽羣心解體神益王禮益虔卒之興槁沃饒嘉生蕃殖高而卑邇而遠於是乎有天侯在官美政不容諛辭是舉也法得直書乃內父老之言以鑄不朽侯舉壬戌進士諱元颺淵之慈谿人

馮侯祠記

黃錦再見

歲戊辰不佞錦奉節爲祀海使者歸次博羅韓夫子載酒江門言曰子北來亦聞東南有健令乎錦曰是非榕侯馮爾穀耶爾穀五兄弟也生平恂恂文弱遇大事則堅毅不讓黃育至於與人披膽瀝肝絕去刑迹目中不見有一人不肖也爲政無類是歟曰子歸而循聲四茂耳不勝側矣不佞抵郡則有爲侯頌飭典張令者則有爲侯頌震敝疏淹者則有爲侯頌條征輸覈由籍克庭質訟誦摘伏匿者則有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三十四

爲侯頌閉閣之思柱後之斷犯嬰之愛拔薤之威經術之理者而侯神勇下車破僞贊明王五百人節次設奇燬賊艦收甲仗俘馘生縛功已歷歷紀錄御史大夫御史矣居亡何揭人擬祀侯侯人恐謂父老子弟不知予不肖竊竊行苟安陽狄彭澤故事是不急當務且令我有杓人之名可乎議稍寢不佞聞而益信侯也嘗與郭仲常先生西郊咏矚忽有報敵薄京師且亟侯與仲常投袂起草檄募嶺海壯士約身赴之上書當事刻期欲往會山海寇並發爲當事者阻旣而海寇就殲而山寇連江閩之衆數千人掠境上人心岌岌侯又與仲常率所募壯士聯騎西行向賊賊聞風披靡遁一夜一日奪賊三大營平賊數百日始沒而走已百五十里入長樂界矣凱旋毗又苦旱魃有言海上妖神爲祟須刲牲媚之者侯立下檄曰無功德於民而

南面設伏如王者儀法當斬厝薪桀之竟得雨揭於是祀侯之心益不能已矣先是侯見唐昌黎公德教在潮州邑郡治悉皆立廟而我揭獨缺申請 上憲爲祠以祀兼擬當代名宦爲之配士民遂噂沓相慰意乘此廣焉而預爲侯所侯能我拒乎侯酌廣文先生暨紳衿得地於學序之背廣若干縱若干前築射宮顏以觀德中爲堂祀韓顏以執神之機後一堂絃敝如中堂尤加丹牖顏以文起書院實儲以尸侯迨侯以績最聽計於冢宰揭人始得蠲吉迎侯祀焉撤書院之額易爲馮侯生祠走書萬里外曰今可以爲吾揭紳衿父老子弟志報侯事矣黃子曰揭人亦知侯家法乎昔者大咸先生守襄陽時稅璫陳鳳以韋緹騎坐邑作爪牙用大腹長蠶衣綠拖緋鼓威勢割剝人物卽監司臺使者第相顧太息莫可誰何而已先生密授方略

縛韋緹騎置之法勅市人家投束薪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賄一空衢路歡嘩如雷先生緩緩乘肩輿還署課侯輩讀書不輟聲鳳憤百計竭先生不遷者至九年所先生竟血食襄陽襄陽人歲時伏臘奉之不啻親盜賊水火禱之不啻神此非垂德之鏡而儲宦之譜耶故侯向自述亦謂太僕食不過一鰲鷄衣對客與物無競竊効之則得之太僕公也夫侯治狀襃積不勝泐蹟其禦災捍患鋤奸抑豪正與襄陽先勳不少異於尸祝一方也何有哉然其不肯祀之心令揭人迫欲祀而不可得是惟大咸先生大德足以當斯而荀狄亦爲杓人也君歸幸謁吾韓夫子云慈谿弟子馮爾哉今已血食揭陽萬世矣

重開進賢門記

宋兆禴

邑進士仁和知縣

縣南數十武迤而東揭庠在焉庠之左爲進賢門進賢門古門也其

道環學而西通甲卯乙之氣爲生爲旺爲光爲明往日奕盛則可得而指也爲豪所不便門遂堙底滯屯鬱所由來矣獨不知圯自何年乘亦逸之豈當時亦有所避耶而門跡故存卽今所仍者是也門面卯坐酉以內界河爲民祠故經是門入者盡其墀稍折而南木橋渡之乃得衢先是改闢之日欲稍下以就衢驗之城砌有方而徑尋者知舊爲塞處壘石也登城而望外有通巷一條今拓爲街東去可就中道中道者何漁湖都入府之官道有南有北而此其中也城河兩岸潮退見有泥中粼粼而石者年久地頽且散且次於陲墮下則當日之橋趾門所由受途於巷者也詢之耆獻能一一言之仍其處遂闢焉鳩工於天啟之二年十一月落成於三年之六月如四門之式樓一座高一丈四尺衍三丈一尺從二丈爲橋二外以石而內以木

石者不易而木者猶議更未遂定也故木之爲費貲五百有奇門以外爲侯生祠取其衝使奕世而後出入是門者覽誦遺碑知侯之遺愛無窮而茲門尤挽運興衰之遠績也計揭東西朔南爲門四凡得此而五而三審不與焉此門居東北二門之中央突起遂甲諸門寧惟侈壯麗哉遠山東列供我媚明乃薦雙尖門納其髻登斯樓也極目漁湖連城而東環都皆水界兩河而盡頭如島在海如舟在江而我時從樓船一指顧之也南眎茂林蔚蔚葱葱如屏如雲如巖如滴者非鳳圍之喬柯積翠龍從而迴抱者乎圍外青山塔岡大尖重重可數轉而東南則有龜山孤峙葵塢福堂邇者議大興浮屠於門爲選又與茲添一形勝焉大都地氣欲回美事類聚門開其先則後來者皆爲門獻采也北循郊垞人烟匝之繞城而盡微見江端澄練一

足岐山當戶水不能流爾乃盱衡城市瞻眺宮牆與侯所重建東壁垣及魁星閣者相望揖讓而立互爲主賓外引闐闐稠煙次鱗極目坤隅籌縹際之蒼茫斷處略獻碧波一抹如掌啣天而西遠浦孤舟反在城末此則之門之樓之大致也若夫青帝震出祥靄東來春何氣而不達氣何春而不開惟虞門之旣闢况潘縣之親栽肆伊滅而惟匹爰定中以成材攬黃岐之秀麗掣紫峯而崔嵬鬱地運其久塞知哲人所由回憩甘棠而思召瞻俎豆以徘徊淑斗山乎東壁頌德位於三台

侶雲菴記

郭之奇 邑進士
詹事

天地之情不可見其迴薄於人間者氣而已氣之所凝不得一物焉以上下其間則天地亦枯槁孤危而莫與爲侶故凡風雨露雷霜雪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三十人

霞霧霰雹雰霓之類罔非氣之所呵然而晝夜或遞司其權寒暑或錯行其候其事或關於常變其徵或繫於咎休要莫能自見其情以見天地之情如是故終無以爲天地之侶求夫能自見其情以見天地之情者必歸諸雲雲也者紘也雯也地日散其精而搏搏以貢于上故紘乎其靡息也天日下其彩而容容以施於下故雯乎其有章也於是扶朝暾以陸離迴夕照而晚晚淡綴月仙之飾輕組帝子之幃綃而騰封姨以驂騁乎四空倏而從神女以窈深乎一室由斯而談則天地之氣通而天地之情見矣天地之情見而天地之侶立矣侶乎天地者人又安得而侶之雖然人之不可以爲侶者大抵神闔意昏資頑質鄙之倫沒沒塵土生而顛倒無知死則與草木同朽腐耳有能自見其情於天地之間則雖一人情緣皆上下氣機所綢繆

呵護而終古不可磨滅者也嶺南濱海絕少情事獨是鶴峯芳塚無論識與不識咸皆咨嗟弔慕悽惋慙傷此可不謂千載一大情譜乎
邑令馮侯及姬月容聿來茲土南四週而姬已覓朝雲之遊維時侯
愴甚莫能爲情爰卜地於岐山之陰坏土殘香莫能已也而菴以龕
之榜之曰侶雲未已也而祀大士其中俾之爲佛弟子捐資置租歲
時供薦未已也而命余言以記之余嘗與侯祈禱午憩此菴侯悵然
有懷作感舊二律曰春山去去遠如眉鄣水同歸已負期雲鬣數峰
迷白鶴越欄三尺冷烏絲祇將淚碧留芳草誰伴魂香有荔枝歲月
泉鳴幽澗外可堪長作玉琴疑羅裙漸褪舊時香不盡春流似客腸
官閣梅殘愁水部江南楓落倩巫陽玉牀空使驚蝴蝶金轄誰當網
鳳凰塚色青青方未了長憑白雪慰燐光余亦步韻而成曰空有青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三十九

山守恨眉泉幽澗冷若相期一盃香散新殘粉百丈愁牽不斷絲須
信魂迷江北水可堪淚染嶺南枝飜憐官閣舊芳塚同向春風起怨
疑嬌魂此地落餘香一度愁吟一斷腸分鈿誰人傳海上留裙何處
覓昭陽祇憐人去空悲燕長恨簫吹莫引凰爲問使君仙帳裏姍姍
可識舊容光噫嘻凡此皆侯之情也而余以爲皆姬之能自見其情
而令侯終不忍忘情也余無以知姬也但聞宋朝雲生平事佛甚謹
臨終念佛而逝姬之終始大抵髣髴故侯以侶雲名菴復使之朝夕
大士之右其庶幾慧性日聰夙靈益悟以脫形四大之外以棲神八
垓之表安在乎雲之不可以侶也或曰子之所言情耳佛則忘情而
爲佛弟子且若何余謂天地間有情者惟佛佛之最多情者惟慈悲
大士大士惟日見其情普度一世而人不見所爲情故作佛弟子者

亦惟自見其情而使人終不忍忘情凡此政所謂一日情緣卽上下氣機綢繆阿護終古不可磨滅事也因爲之類推其說而廣及之俾俗人毋徒謂情緣僅兒女子譜也崇正三年中秋日記

通學碑記

陳鼎新 再見

郭太史以英年穎發驟釋褐而陟大廷列玉堂之選讀書中秘其廩於邑黌宮不啻蘧廬一宿耳卽以視諸生亦似神驥未離皁櫪偶與凡馬伍非盡有結社和箴硯席晤對嚶鳴久而締洽深也乃念邑庠奮蟄之自羣子弟曾爲同列執經者思有加惠以寓分甘之誼而邑前令屢有學田之設乃捐俸積八十餘金置西關外糧舖屋九間每年稅租十兩合三年可得三十金通計科舉八十餘名每名可得送卷資三錢其餘截長補短或佃有出入或舖費修整或完納米麥或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四十

科舉增額等項以是推補有餘則積聚買租續增學博彭先生文來欲垂貞珉以示永久夫古之身都通顯樂施予而示豪舉者非乏也然不過簞食贍貧與釜宣惠耳卽如兩宮賞賜並與親族爲漢竇大將軍者亦一時施舍耳非能計其後也卽如義田之制爲宋范文正者能計其後矣而近之宗姓耳卽遠之亦僅如麥舟爲贈非有廣賚於不替者也則孰如太史卷資概及於邑庠士而且與國家賓興之典並永哉太史公忠愛國時邊需告竭與其尊大人並輸粟以佐縣官而此又推類以及邑庠子弟並學宮徑術竭資葺之樹德務滋立朝大業當有不盡於是者鼎新叨符揭邑例有文移籍案之責是用誌之豐碑以昭後年而且欲效太史所爲以踵前邑令設學田之躅也太史諱之奇字仲常卯辰聯捷爲邑之東門達道里人

重建揭陽縣官署記

羅萬傑

邑進士吏部員外郎

國家設官分職綏乂兆人畿郡州邑星羅碁布莫不有崇墉邃宇宅中饗明以敷政治所以示有尊也而傳舍其官者輒視其地爲蘧廬高者託言鎮靜循茅土之舊安坐待遷卑卑者流且借營繕名目克彼私囊政日靡而俗日弊故觀治署之修廢而政事之得失可知已我揭邑僻處海濱昔稱樂國際鼎革後屢罹寇變乙未秋賊艘壓城大肆焚劫延及縣署悉爲煨燼嗣是邑長皆僦屋以棲庖陋湫隘無以表壯麗而肅瞻聽十餘年間令數更甚者獲重譴以去青烏家咸追咎於中宮邱墟致蹈斯患或倡改圖輒復苦於物力蕭索以爲時絀舉羸獨奈何以此而累我黔首爲則又缺然中止迨我晉水張侯以仁心敏才來蒞茲土提孱植仆百廢具舉念治所之荒榛慨然以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四十一

興復爲己任進諸縉紳父老相與策畫其事衆聞歡應如同一口爰請當道而報可焉乃於康熙癸丑四月鳩工庀材諏日經始不動公帑不責贖鍰而庶民子來爭輸恐後木石土甓無脛而馳騫集於堦下閱數月而前堂後寢以洎廊廡門譙庖湍之屬次第落成予於是益信王道之可爲而至誠者之動物速也方事之始基也不以爲道旁之築則以爲無米之炊議不必行行不必成成不必亟乃竟從劫灰秦火之餘頓覩鳥革翬飛之盛都人士嘖嘖歎異以爲天造地設神輸鬼運而然豈非張侯恩德入人之深故無煩智籠術馭而上作下應捷如桴鼓者乎矧由此而氣運休明士習振興民風丕變張侯之功尤有大於是者耶予鏟跡巖谷世事俱廢樂聞張侯之能以王道牖我民也遂不辭固陋而爲之記

重修尊經閣碑記

國朝知縣

鄭

濂

餘姚人舉人

邑尊經閣前此未有也有之自明正德丙寅始郡侯葉公按部至縣始創建云厥後郡四府湖林鄭公重修其歲亦在丙寅邑紳鄭公旻爲之記蓋嘖嘖嘆異焉自是不知幾何年署揭事潮陽簿鄭公諱惟恕又重修焉余於甲子冬甫蒞茲土時軍務倥傯又簿書錢穀日不暇給修舉廢墜之事未遑及也丙寅春朔謁文廟而學博偶言尊經閣爲海寇所殘敗壞已極春雨將至其勢必傾議葺乎民力竭矣不則且將與草莽同棄可若何予曰葺之亟矣何以葺之其說有二一議蠲余與同城諸君任之一議助邑鄉大夫洎諸文學之士任之廣推而木石可也工力可也擇吉它材次第舉焉爰揖耆碩之老而進之曰事既有條理矣董率不可以無人二君慨然朝夕惟勤由是去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四十二

荒穢闢荆榛三碑者巍然出焉取而讀之始知創於丙寅修於丙寅今日不知何緣復以丙寅從事此皆非意計所及者誠如鄭公序云有曠世而相感者斯不亦奇矣乎夫人文蔚興下合地紀上應天文其爲丙也宜矣獨是前後二三百年董其事者皆一姓之人豈亦有說存於中乎不可解也予因之而益有感也八元之數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爲天地出符爲七精反初十九而衰六八而謀相應之數有固然者天道有小變有大變至六十年則其變周矣廢興之數由今遡昔若合符節豈非天哉雖然人事者天事之應也揭邑人文舊甲海內重古學敦禮讓家詩書戶絃誦雲蒸豹變蔚爲國華於以經綸大業黼黻鴻猷亦咸奉此尊經之學而已况丙與丁皆文明象也是必有偉人碩士應運而起者挺出於中予於揭多

士有厚望焉亦於後之宰是邑者有厚望焉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春三月記

雷神廟碑記

知縣 胡鶴翥 山陰舉人
工部主事

余受事揭陽之一年甲辰秋八月將軍率師勦蘇逆道境上余奔走行間募丁壯給輸輓踉蹌于役甚矣其憊三之夕止宿桃山有盜乘暮夜倉猝中竊余篆去余自揣寡怨於揭當非探丸者流爲挾讐家所使殆眚篋輩妄意橐金誤出於此猶冀其如裴晉公事復還故處也旣而廉訪無跡惴惴以失厥官守是懼乃邦人告余某所有雷神焉叩輒如響因昇致虔禱且祝曰惟神鑒善殲慝洞矚幽隱今某自浹歲以來愛此一方民保乂噢咻慮殞厥職訟不能息期清刑不能措期省賦不能減期紓役不能免期節而且民之饑則哺之民之病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四十三

則療之民之死則棺之民之遷地則長跼而泣請安居之茲盜竊某篆是某無負揭揭實負某某則奚堪某不敢以是誦惠于人而但以是懣過于神夫固謂神之監善殲慝洞矚幽隱冀有以禡盜之魄而悔其衷繫於神乎是賴乃三閱月適余內擢水部而篆亦旋獲謂非人失之而神得之不可神舊祠於海陽縣之彩塘今以海壩遷地失厥故址夫以神之庇余若是而余不能爲神謀所依是又神無負余余實負神矣神其恫諸爰急鳩工它材築宮于揭以無忘神德且使揭之冥頑藐王鈇者猶知懼天譴化鷹眼而草鴞音未必不以芹霏爲禹鼎也因記諸貞珉以庶幾於聖人神道設教之意云

函元塔記

黃奇遇

邑進士翰
林院編修

揭於嶺東爲澤國山川盤拱佳氣鬱葱獨是震巽之方地勢曠衍南

溪莽莽滔滔望洋東瀉有阜名龜山實當其衝猶大河之有碣石也
形家謂宜增建浮圖以壯一方之勝于是父老紳衿詢謀僉同請之
邑侯馮公報曰可愛募貲卜吉鳩工而庀事焉是爲疆圉單闕歲也
無何而侯以最滿入覲擢爲諫議嗣是代者乍蒞乍遷不能久於其
官迄無成緒歲丁丑張侯以名進士捧檄而來興革利病心力交殫
慨勝舉之未終毅然以爲己任閱一朞而頂尖以合標曰函元一方
之勝壯于斯矣于是父老紳衿聞之邑侯集而落之爰循其趾而仰
眺焉則見隆隆乎孤峯之插碧漢也爰陟其顛而俯瞰焉則見泱泱
乎靜影之界中流也侯起而致辭曰於都哉金輪着地玉柱擎天千
秋萬禩揭嶺鍾祥風俗人文以淳以昌俾吏茲土者如入鳴珂之里
而遊擊壤之鄉父老扶杖而進曰吾儕小人何知明德瞻茲勝概願

長子孫孝弟耕讀以世承君子之澤子衿輩咸章甫逢掖前颺言曰
邑有大夫繫惟我師邑有先達繫惟我儀敢不顧函元之名而思厥
義勉服先王之道教而無貽盜虛之譏奇遇顧茲盛舉樂有成績低
徊者久之因爲摹畫形勝繫之祝頌曰黃岐北峙紫陌南轟雙溪環
帶邑治攸域惟下流之尙夷恐元氣之不續函元旣建屹如補天鍊
五色之石而維地奠六鰲之足應集三靈永適百祿將繇是五門闢
俊三窖崇儒磐石爲溪地美且都溪現金沙于官玉種藍田而瑜山
有桃兮燦河陽之株梅之岡兮傳剡春之臚獲尙父兮於漁之湖田
爲霖兮入賚予之圖豈不巍然嶺海一鉅觀也哉是舉也爲貲計四
千餘緡出自募助者十之七出自贖鍰編賦者十之三以及物料工
匠之數與夫倡義董役經理諸則具載碑陰經始於天啓七年月日

落成於崇正十三年月日是爲記

謝義士救瓊記

茹

鉉 山陰進士
瓊山知縣

義士謝行一諱謙者粵東揭陽人也喬遷五羊城西少慷慨負奇志喜排解倣仲連之爲人遇不平則按劍如易水軹里歲己未奉檄密探海氛領艚艘過瓊爾時適巨魁楊二洗九李積鳳等聚船百號飄突儋耳一帶盤踞於臨之石牌澄之馬袅者幾五月義士氣憤不平遂密言於余以爲此賊出其不意一鼓可破余迺同往文武各官義士侃侃陳攻擊之策主以神速乃佯若回舟星夜疾趨焚其巨艦者二擊碎拖風者五餘舟乘風潰散賊黨赴水者不計燒其水寨活擒長髮二十七名救回被擄男婦一百餘丁口是舉也以數月在逞之寇而倏蕩平於夜半則義士之有功於瓊者何異入蔡之捷也庚申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四十五

冬楊二積憤圖報復乃遍結游魂謝昌洗九葉橄欖等聚艚數百聚衆萬餘大舉突犯分擾東西兩路我瓊文武從海中間道叠叠密請舟師省憲會題以順德鎮蔡公璋爲總統虎門協張公爲副領水兵萬人至瓊勦蕩蔡公素知義士名延訊海南情形義士畫箸定謀願以身先率七船前導斯時也自冬而春飄犯者復五月按珠崖一郡四圍環海古稱浮圖三千里疆界沿邊者屬牧令聚腹者皆黎岐鎮營六千人馬每苦汎廣兵單更撫寇內叛韓有獻等招黎勾海復爲腹心患汎守之兵分防不及賊勢日張更文昌海口內有附賊之人遂於辛酉年二月二十七日海口被陷連及澄定東西路皆風鶴震驚賊愈肆志屯扎龍岐大坡逼犯郡城城居民無固志適三月初九昧爽義士七船從七星嶺直下炮若轟雷賊外顧不暇乃拔寨下海

口併力與義士攻擊一晝夜可悵者大師後舟不繼七船士卒豈能與賊艘數百更番迭戰乎義士遂被執爾時賊魁有聞名而啖以富貴者有忌名而仇其先聲者義士總慷慨不顧罵不絕口遂以身殉嗚呼出師未捷身先死睢陽城下血猶丹此千古英雄所以淚下然究竟賊從此膽寒不敢遠剽不敢近犯三月十五日蔡公舟師到瓊望海上煙火統六營精銳士卒身先各將內外夾擊先復海口十六夜復澄邁十八復定安餘孽散竄儋臨澄深黎者又率先合大師環剿陣斬者萬餘受降者千人漸次平定迄於今已一載矣當事以蔡公之功入告將領以下皆議叙獨義士一人兩救瓊南功甚大而死甚慘置之不議不論沉沒於荒土青燐悲號於酸風楚月此南溟士民所扼腕太息者也余也待罪瓊山身處目擊稔悉其狀能不歷叙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四十六

表彰以慰義士於泉臺以補見聞於郡誌使後人聞之曰是人也雖不及顯膺贈恤而猶有記功記言之人垂不朽於千秋則義士直與奇甸爭光矣

重建韓侯祠記

知縣

蔡

端

江夏人貢生

唐有天下二百八十載名公卿賢相載諸史冊者何可勝數若以道德氣節事業文章著之當代傳之後世所稱無異詞者惟昌黎文公一人而已蓋公於時唐祚寢衰佛教紛熾至令迎入宮禁無有起而非之者獨公奮不顧身面折廷諍朝上封事夕遭遠竄而不悔此其梗直之概浩然之氣直感風雷泣鬼神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磨滅者也端少就傳授書識公名輒欣慕久之及誦藍關詩驅鱷禱雨之文與子瞻敘公之廟碑心益嚮往之竊幸得至其處縱覩舊蹟以償

其素至歲辛未剖符榕江所歷之區皆公治境山川江城悉以韓名
州邑郡治窮陬海澨皆爲立廟壯偉可觀揭獨闕焉因訪故老稽邑
乘舊無公祠至明季崇正二年前令馮君元颺乃作新廟於學宮射
圃之後以公排斥異端倡興聖學地與聖相近而神可與聖相接也
未幾運際滄桑罹兵燹棟宇灰燬瓦石碎裂而祠蕩然無存焉端愴
然悲思所以倡之而履任伊始簿牒糾集百廢待興未能卒舉也幸
今秋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爰臨其地按其故址筮日飭材鳩工凡茲
棟櫟楹桷板檻瓦甍之具捐俸以爲之倡於是榛莽剪而平壤見棟
宇立而堂廡開工善吏勸並手交作不數月而祠之三棟屹然告竣
矣考諸縣志同之前爲射圃名曰觀德中置公像後爲文起書院雖
排立三座而實各自爲門戶今棟宇雖於舊制中置公主顏曰廟食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四十七

百世前棟顏曰大觀後棟顏曰鶴舞風清故門首統以文公書院稱
之蓋取其名德弼教之餘澤也由是而祠之翼然而高者公之道德
氣節也其煥然而新者公之事業文章也雖窮天地亘萬古而廟祀
不替也其誰曰不宜端旣喜其事之成又樂償吾之素志聊擲管序
以記之亦以修廢舉墜表章前賢爲宰之責也若曰祠自我建而功
自我立也則吾豈敢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秋九月

重建明倫堂碑記

蔡

端

再見

昔先王教天下京師首建國學詩曰鎬京辟離是也下迨侯邦州邑
各設鄉學若校若序若庠使天下咸尊聖教焉後世因之學必有堂
名曰明倫取孟氏倫明民親之意也堂之上博士先生日督弟子員
講學角藝於其間曉暢六經恆於斯懋正六德恆於斯崇修六行恆

于斯由是五典明則士習端士習端則民風古斯堂也顧不重哉揭
邑學宮暨明倫堂尊經閣昔稱巨觀邇來數遭兵燹禮樂之區變爲
牧馬之所風雨遞摧倒塌日甚雖前令次第修葺而明倫故趾猶嗟
茂草辛未予奉

天子命來宰是邦下車之始瞻拜黌宮延眺心惻卽隱然矢構復念
無如甫校簿書繁劇鞅掌雖有志而未逮閱數月政務漸理民情相
浹爰進司鐸梁黃兩君謀之茲堂爲日起化之原令廢者不興圯者
如故謂儲賢育才何嘗觀舞榭歌臺鷄園鹿苑何關名教然喜捨者
尙揮布地之金增華者且著纏頭之錦豈萬民觀化所繫多士絃誦
攸關而漫不爲之所乎二君忻然可予議用屬諸生共勸厥美仍舊
址而更新焉遂涓吉于辛未歲冬十一月戊子壬申三月落成諸凡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四十八

攻木攻金之資予勉捐薄俸計三百金有奇不敢少問民間今登斯
堂鳥革翬飛陸離丹雘申孝弟之教鐘鼓逢逢執詩書之濡思皇濟
濟覺令茲土者亦庶幾可告無罪矧南康夙號才藪前輩縉紳先生
科第蟬聯文章經濟輝映史乘茲者發迹之地重新本源之氣愈厚
不更有度越前徽爲軼先哲者乎是則余所跂而望之者也

聖廟長明燈碑記

知縣 魏國需 南昌人

蓋聞天不生夫子萬古如長夜是夫子者與日月合明者也人日熙
熙於照臨之下又奚事區區一燈以輝映於殿廷爲哉亦聊以抒一
隙之誠云耳茲有藍田都湯坑大坪埔先年建有七賢祠旁帶山埔
二十畝向係僧人照納適康熙甲寅兵燹僧散埔荒經數十餘載祠
祀交廢至康熙乙酉李公應鳳來蒞茲土諭各都里民給示開墾於

是附近大坪埔力能墾者闢之每畝循照潮例輸納租銀二錢供聖廟長明之燈以垂永久時儒學李君歲領租銀四金躬事朝夕乾惕惟勤而其燈至今一息猶存誠二李之盛心也後之登斯堂者望斯燈也酌流毋忘其源登枝毋捐其本務宜守畝計租遵奉前例公爾一點靈明昭茲萬年香火凡遊於聖人之門者尤當剔起斯燈俾吾子之日月燦爛於天高地厚之間豈猶有味昧長夜而不望投於容光者哉余謬承乏茲邑憶昔見夫子於篝火之前傳堯傳舜今幸望廟貌於榕城之上懷魯懷鄒况素切瞻韓故雖媿傳燈一派而情殷御李猶冀焰燭千家李君曰必永傳之於石可乎予因如其請而陳顛末以傳之萬禩云是爲記

義學碑記

知縣

孫公瑜

山陰人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四十九

余綰揭篆者三年和風協律年穀屢登士讀農耕各適其業時國家休養生息八十年矣邑紳士咸歸余績擬卜地築廬以貯書筍余瞿然曰今公卿勵精佐治群百官恪恭奉職菁莪樂育戶被詩書蔀屋窮簷悉聞廟算山陬海澨咸致清和余何人斯其敢攘天之功辭愈數請愈力雖然其終無可遷就其間耶揭之爲邑山峙海環鍾靈毓秀緬維前哲爲理學爲節義爲文章爲勳伐炳炳朗朗皎若日星載在邑乘指不勝屈以今衡昔儀型漸遠典籍風微披簡懷芳興人盛衰之感者不少豈鍾毓之果有異耶抑亦董率之未先也夫黌序之設以迪成材而黨庠遂術闕焉弗講蓬戶單寒欲奮末由此是守土之恥余自蒞揭延師有年顧肄業苦無定所恐不可以垂久意欲創構數楹並立田產圖膏火饗殮計而力固未逮今荷諸君子請盍

移彼就此而且以余爲乘韋之先可乎僉曰諾遂於三月念八日趨事閏六月十七日竣工顏其額曰義學中設子朱子與孫燭湖公位以爲多士楷模燭湖公者余遠祖也諱應時字李和登淳熙進士其身心性命之學與朱子印契嘗稱公爲東南道學之宗昔陸象山宗指程門而朱子相與往復辨質毫釐千里後世不無擬議之端然迄今建水鵝湖兩賢並祀矧公者庸何愧是舉也事集而志成澤遠而利溥將見揭之人文前者珠輝後者璧映余亦藉是以播 朝廷之德化於萬一此真諸君子相與有成者矣爰述顛末勒之貞珉其捐置田畝數目具鐫於後以誌不朽吾知繼今以來者其有同志也夫

重建尊經閣碑記

許登庸

邑進士太原知縣

夫經者孔子之書實二帝三王之書雖帝王之書而實天下後世修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五十

齊治平之書也夫經者理也常也日月麗於上江河行於下天地之經也五常五典人之經也故五經四書之於人猶五行四序之運而不息體而不遺焉昔人有謂五經如五星五嶽四書如四時四瀆其尊之也何其至哉我揭自韓昌黎起衰八代風之所播泉流波委千百年於茲凡成人小子咸思經明行修以應朝廷作人至意揭之尊經閣創自前明郡守葉公嗣後迭興迭廢賴邑賢侯爲之修理客秋颺威一振蕩析無餘我邑侯孫公世服儒書本乃祖燭湖先生家訓來宰是邦廉而不激敏而能靜介而能容數年勞瘁凡爲揭邑釐弊剔奸重農息訟與夫救荒防患者亦旣百廢具舉無美不備矣今乃慨然以重新尊經閣爲已任會合邑紳士詣閣經營捐俸四百餘金同廣文黃君進任君廷瑄孝廉黃利來明經李岳英州佐羅元輯庠

生黃元長鄭邦勤及吾兒之翰鳩工庀材另捐銀五十兩修葺宣聖大殿東西兩廡經始於辛丑年季冬落成於壬寅年仲春予揖羣生而言曰吾儕識閣之所以建乎學之藏書不獨五經閣以尊經名重本也乃我公建茲閣之意或又不盡於是矣教民成俗莫善於經爲懸其的而誘之趨使夫童而習之舉凡君父兄友之道仁義禮智之旨無不日誦於口而涵泳於心將見秀者書升以應右文之治愚者樸處以從遍德之風推之天下而人文彬彬本教旣端古治可復則茲役也豈徒潤色太平已哉

重建崇聖祠碑記

許登庸 再見

從來水源木本仁人孝子罔弗追念故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凡以敬己親未有不敬人之親者矧先師之祖篤生至聖普天尊奉歷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五十一

代帝王推崇有加無已今國家以孝治天下追封先師五代徧令創建崇聖之祠我榕邑學宮久已頽圯湘潭陳侯蒞作慨然以修復爲己任舉聖殿兩廡各處鳩工庀材煥然一新緣請假歸塋故崇聖一祠未及修葺繼得淮山吳侯視篆吾邑期望謁聖睹崇聖祠宇龕座崩陁朽壤愁然興嘆遂商之學博黎君司訓陳君共襄厥事爰捐廉橐興修不數日而輪奐倍昔則陳吳二侯重葺之功豈不後先輝映並垂不朽於千載耶是舉也洵仁人孝子之用心將以起士風興文教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棉湖社學碑記

王秀 無錫人
巡簡

棉湖距縣治六十里爲霖田一都巨鎮土田肥美民物殷饒衣冠之族絃誦之家甲於通邑余奉檄巡簡一方慨然有美乎其俗思進其

鄉人子弟共相摩礪于仁義道德之中以樂觀其禮讓之成也然予末吏也非有督民之端而宣揚國家之德化以佐大令出治或亦與有責焉于是集諸縉紳茂才謀立社學以答朝廷勸諭之至意而下大里鄒肆習之良規爰卜吉于安定門外之左購地九丈合棉人士醵金二百有餘兩以勦盛舉良材堅壁堊丹漆黝之用適盈所得勾會計庸任出孝廉陳君元才庠士王君略之手鳩工于雍正八年九月二日越明年五月六日而學成學有前後堂舍凡幾楹內祀戴匡星君中爲名師講筵之位峻其簷使明虛其疏使達旣成而鄉人子弟後先踴躍以就學予聞古之立學也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諸侯歲貢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今竊取其義名堂曰造士堂是堂也貧富貴賤知能賢否無所擇於其人咸使登焉庶幾磨揉遷革沐浴歌頌者日以美美者日以才道德明秀可爲公卿未始不於茲學卜之也矧地當恢廓之區群峰拱峙一水迴環山川清淑之氣鬱積磅礴當有異人產於其間覽彼風物亦可以奮焉興起矣予旣樂諸君子之力贊予成而猶歲分薄俸以助脯脩庶幾有望於後因刻辭於石以爲彼鄉人士勸

棉湖社學碑記

楊世達

邑貢生
知縣

國家學校之設自王畿以至郡縣咸立學宮而備員以掌之爲典鉅矣惟鄉社之學不列于官必待風俗之善而自興亦在有司之力爲勸勵而後行故遑遑多廢焉不舉雍正八年國家思廣勵天下之人才乃下令于政事之臣飭縣長以下勸立鄉社小學以爲風俗養正之地于是遐方僻壤莫不蒸蒸向風惟時無錫王君秀方以才能

巡簡吾鄉有志教化絃歌輔治一邑嘗於讀法之日揖諸紳士而言曰風俗之善不善存乎人人之賢不賢存乎教教必有其具禮樂詩書教必有其地黨庠術序古者大學小學之名立而後教之法行正其所從入而區其所由升大學者今之監胄郡縣學也小學者今之鄉社學也小學不先則教之序紊矣是宜亟置社學遂傾俸橐以爲吾棉人士倡相地于安定門外購地九丈格勢方正取材運甓筮日而興事吾鄉人士多稱力爲之助學之成也不必皆君之資而謀始圖成厥功偉哉吾聞君之治職敏而有方當造學之日值小民雀角之爭量究其曲直者而使之醵石畚土以受罰民皆悉心而知所革是學雖未成而君之教已行矣辛亥春工旣竣鄉諸君子郵書屬記于予予曰某以材樗謬宰中州未能通達治體以宣 朝廷之盛意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五十二

而竊吾鄉先見風俗之醇皆吾父兄之有以爲教而王君又能殫其心以相磨濯嗚呼可謂盛矣將見春絃夏誦族皆秀民嗣是而啓鑰金闥探花上苑福澤功名後先輝映不於吾鄉有厚望歟即使予他日得歸老故鄉與吾父老子弟講讓敦仁見夫秀者讀朴者耕歲時伏臘相與飲酒賦詩以歌咏太平之功德而思王君之績不衰俾吾鄉風俗得久安其教也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因書以應鄉諸君子之請

重脩學宮記

知縣

顧

彝

錢塘人隱
泉州知府

揭陽始置自漢其境括海陽程鄉饒平三縣地自隋置潮州乃爲潮屬邑邑雖僻在嶺海然自漢以來隸中土者久禮教信義之化文物聲名之盛得之耳濡目染者非一朝夕之故至唐韓文公爲刺史延

進士趙德爲之師而士益勵於學嗣是績學敦行之儒代不乏人宋時以清介著者曰張夔以高隱聞者曰吳復古舉賢良第一者曰許申投匭論事退歸讀易者曰林巽明時講學篤志稱餘姚高弟者又得二人焉曰薛侃楊士德夫賢才之生雖不擇地然或隔數千里或閱數百年乃一有之今獨接跡於揭陽一邑豈東南靈秀之氣薈萃揭嶺者尤盛歟抑亦學校之教有以漸積使然也今國家棧樸作人邁於前古而督撫大吏仰承所以興賢育材者至周且渥阻深吻昧咸耀以光明凡前代聲教未通之地罔不建學尊師喁喁然向風慕義况揭陽久隸中土漸摩有素爲人文接跡之地哉乾隆十四年春予由高要來令茲邑循例首謁先師廟見殿堂門廡傾圯不治頽垣茂草無絃誦地詢自康熙二十年重建後迄今七十餘載歷經颶風震蕩日就朽壞民居之侵故址者且徧東西南三面因喟然嘆曰有其地無其教地不足重也有其教無其地教不能久也余吏爾邑事孰有先于此者願捐余俸爲倡邑人士遂樂輸恐後費旣集中之上憲俱蒙報可先清釐三面之被佔者若干戶代覓官地給費令徙爰鳩工庀材公舉邑進上許君登庸黃君世傑貢生孫受光生員施大綸鄭廷捷陳大成黃欽明林梅理黃天培孫宗錫林楚聲黃六象何占奎施大澤司其出入經始于乾隆十六年仲春迄乾隆十八年仲春落成凡工木金石磚埴黝堊丹雘之工約以數萬計用白金七千二百兩有奇大成殿及兩廡則功擴于前門堂祠齋亦規敞于舊繚以周垣疏其泮水蓋秩如也煥如也淵如也蠲吉釋奠隨進諸生而命之曰余向者嘗言有其教無其地教不能久今而後可無慮此

有其地無其教地不足重諸生當思所以重茲地者毋習于佻達毋專于詞章毋誘于勢利而有苟且詭遇之思毋囿于小成而失古聖賢持躬經世之大果謹余言而爭自濯磨必有行修名立之士聯翩傑出其間出備國家楨幹之用處則繼濂洛關閩之傳豈不休哉

梅岡書院記

鄭大進

邑進士直隸總督

揭陽處五嶺之一名縣自秦始漢末孫氏兼有交廣邑人吳叔山以孝廉爲漢吏抗不受命江東義之歷齊及唐區南貴世授節鉞陳昭烈爵列通侯讀史至建元永隆間茂節豐功嶺海都爲增色自後運會遞開賢才輩出揭於義安爲名郡縣梅岡隨亦號聲名文物之都按通志縣治東北梅岡山上鐫梅岡第一峯五字其山挺拔秀異余往家食時相距不數百武以乏濟勝具曾未一躋其顛而形家謂象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五十五

主文明數爲余言及余未深信然以所聞郭璞靈洲佳氣夙益衣冠之說則夫王國之生鍾靈川岳以赴風雲於理得毋有然歟乾隆丁亥都人士議於梅岡山之西南創建書院令尹賀劉二公籌給廩餼得官田若干頃爲置籍尹誠識大體我都人襄斯義舉尤深有見夫先王淑世寧人之原余聞之喜爲不寐蓋古者王道之行成於教化而風俗之厚肇自師儒周之盛也閭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其時率教興行非惟足備公卿大夫之選而耳目所濡其功實原於鄉校是役也課德藝之成用導嫺睦任卹之化余於都人士有厚望矣抑聞彤家又云彌勒古剎列岫環流縣境黃岐桑浦二山稱邑重鎮而或前或後都任馳驅其梅岡一峯近取爲左文筆相傳前明翁襄敏公讀書發跡深得此地江山之助今立學是其遺趾孕精毓秀別顯菁華

行見彬彬郁郁並起而先梅嶺之春當以此日之言券之是爲記

榕江書院記

鄭大進

再見

書院萌於唐啓於宋若麗正白鹿嵩陽諸構尙矣自後締造日繁求雅意作人彷彿其遺則者史冊中亦不多見豈非徒艷其名罔旣其實與我揭瀕海玉窖紫峯蒸爲靈異士含文抱質陶鑄焉胥可歸諸大道而摻轉移之柄往往難得其人乾隆丁亥桂平劉侯甫下車卽以教誨爲首務越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乃卽書院創築奎光一樓旋以憂去丙申復來令茲土於是聚材鳩工大啓爾宇軒豁閑邃言言閑閑并割俸鎌爲膏火延名師爲啓迪顏其堂曰樹人公餘卽至院引生童研論經義勲勲懇懇不啻家人子弟聞風向慕來鼓篋者徧隣封焉西偏立新院以儲武備亦如之是侯之有造於揭豈淺尠也哉予宦跡半天下每嘸黨塾之設大都沿襲視爲懸疣不則以邀以嬉哲侈山谷未有仿四院之規育一時之秀藝擅六材化周千里如侯者嗚呼厥本不旣端與余雖未獲悉侯才心已儀侯治不虞以父母而兼師傅之責若此今之書院古鄉學也我國家文教誕敷無間海溼余嘉侯之能仰承

天子德意助田育士紹嫩前休因作此郵歸用紀侯甘棠之樹若夫修橋梁除道路葺祠觀瘞朽骼特其緒餘焉耳昔張岳陽先後三泣揭至今稱良吏侯一至再至不續將或過之信夫爲治當識所先矣使爲治而盡識所先寧第令君之獨詫吾邑也哉是爲記

藍田書院記

凌

魚

番禺進士
桂陽知縣

粵稽成周建官三百六十以紀衆民無一事無法而獨無建學之制

無一民無養而獨無廩士之條然上下顧交趨之如飲食葛裘之不可緩漢唐以來學校寢盛歷代相沿不廢但博士有專員生徒有定數窮鄉晚進苦無明師往往有欲從末由之歎於是賢士大夫思以廣之爰有書院之建其始則濫觴宋太平興國時廬山白鹿洞學子常數千人賜以九經肄習又賜石鼓應天嶽麓諸書院敕額自是踵相慕倣前規後隨下至市廛村落間所在多有凡以植人材興道藝意至遠也藍田在揭北境風俗素稱淳朴地有新亨爲邑重鎮國初寇氛未靖山海交訐琅山之巔職爲戰壘當是時風聲鶴唳家罔攸寧人士蹌踉逃竄固不暇言學今承平日久民生不見外事四方商賈爭出其塗絃誦之聲亦洋溢乎四野爰是紳耆子弟僉謀創書院於其中乾隆癸未請於前侯休寧王公倡其事而命倪明經健行

庠士蔡若海徐源長等任斂財不匝月得白金千有餘兩墮卜地於琅山下繚以垣墉闔以堂構甃以階阼正宇三旁舍二十有四庖廚游息所復數楹環植李桃竹木以資勝概院外園租歲可得七千餘文王公復撥磐溪大嶺官荒埔地一百二十餘畝爲師生薪水經始於仲夏越八月而告成尙未有記戊戌春余承邑大夫桂平劉公聘主榕城講席倪生謙受以老明經來學因請文余惟天下事百凡皆可馴致有效惟學問則毋望其速成韓子謂用功深者收名也遠願人見其難成輒諉爲降才弗若不知士患無志耳希驥亦驥之乘希顏亦顏之徒故晉虞溥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其效也雖然此第言文也有質存焉學以明倫亦以飭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敦孝弟斯根本立求忠恕則

終身可行此又爲師若弟者所當知勿徒以漁獵辭華畢厥業庶書院之建設不虛矣是爲記

鴻溪書院記

陳子承

邑舉人永年知縣

霖田之棉湖有義學雍正八年邑侯湘潭陳公樹芝暨巡宰無錫王公秀始之屬予先君歲厥事嗣是土氣蒸蒸日有起色顧其地鄰於市肆臺司或假道申宿遂成傳舍先君屢思別覓僻陬爲多士習靜驟不可得後覽勝至鴻溪見三山排青一水澄碧頓有終焉之志而藏修游息心跡雙清於書院爲尤宜爰庀材揆日築精舍於江潁顏臺曰文光照其文也計三棟夾室二十廣袤各十二丈庖湢悉備規制雖未闕頗喜不蹈場塋夙願藉此稍償肇工於乾隆壬戌計費銀約六百有奇不假醵於人悉自倒篋而出越癸亥而竣尙未爲記意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五十八

蓋有待也歲庚辰予獲雋於鄉卽欲記其事旋以備員邑宰鹿鹿靡暇迨假歸又復延擱今不幸先君逝矣尙更因循不終於湮沒弗彰乎迺紀之曰古者鄉學與國學相埒弗圖厥基將子矜是懼而何司馬三升之爲是構弗敢侈丹雘若治輿樸屬微至於以致遠而無難記曰數學半又曰蛾子時術之其諸爲我都人導先路乎夫教之弗刑施之也悖則求之也佛茲地旣幽深督程課者復歷延宿士屏其燕僻茹以菁華鴻之渚安其所而弗遷棉之社遷其地而爲良他日因始基而式廓以廣召生徒使四方來學咸望此爲歸墟安知河汾蘇湖之澤不再觀於今哉是先君之大有造於桑梓也予小子譾陋無文不足揚推聊述其顛末使後人得瀏覽云

重修學宮碑記

知縣

劉業勤

廣西桂平校貢

國家誕敷文德崇儒重道自闕里孔林以暨黨庠術序罔不畫一禮
日隆制日備所在穹然高敞然邃爽然緻者無間於遐陬蓋儒道明
斯倫紀正術若迂疎實與王政相表裏古者致太平熙鴻號化民成
俗恆必由之典至渥也揭自宣和設治而後學校之建前規後隨中
間廢而興興而廢者屢詳志乘康熙丙寅前令鄭公濂肇修之乾隆
辛未顧公彝再修之距今己亥歷年未久俗吏簿書填委日昃弗遑
此卽緩圖未致以原伯魯不悅學爲誚旣而思之夫子之墻數仞美
富具存體弗鉅弗稱也製弗華弗麗也况邑環玉窖水濶濶穿城入
地滲漬多蛄蚰又常有風癡海溢之患治不以時其不至外強中乾
貌完質腐者幾何今學舍雖未宅草乎然越二十有八載其間颶而
摧電而剝腹而塗素而黥向之凸者凹植者仆整者傾矣若稍事因

循倘棟隆下撓不更難爲力耶四月哉生魄予謁廟因謂學博鄧陳
二君曰教化不行師儒之過也廢墜不舉有司之責也茲宇黹黹無
光矣余欲作而新之顧將取道京洛恐力綿不克歲事謀諸逢掖可
乎二君曰公第始之勿慮無合尖者議旣定乃斥鏹爲之倡未幾聞
風者各以緡至于是揆程度務計日鳩工匠兩月而齋廡堂序錦濯
星明宋廡檐檻流丹飛翠諸生忻然願有記余曰昔魯僖公修類宮
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今奚記雖然二三子晨夕於斯不可不爲
言之夫仁義性也忠孝學也親生之君治之匪師教之則析義弗精
經權常變之間輕重緩急之際一有差謬人倫因之以不明矣吾與
二三子坐此堂仰瞻考亭書扁豈但美輪奐侈觀聽已哉必謹其儒
名而墨行者然後大本立士品端循序漸進以求至乎道不然佛氏

之徒如達摩者且謂修寺造像無功德也吾與二三子其敢以此自爲功乎二君曰善請遂書之且以諗後之人

關帝廟重建碑記

劉業勤

古今萬物皆有息惟至誠則無息鍾星嶽之精矢靖獻之義浩然正氣歎薄雲霄生爲人傑沒爲明神英魂毅魄耿耿不磨用能以一身化億萬身而廣被天壤譬之水源於星宿衍而川瀆放而滄溟卽斷港絕潢無所往而不注懿惟聖帝之神殆天下之至誠乎考神生長解州樹勳荆蜀自漢距今千有餘年宜若與天下後世不相涉而天下後世所在尸祝之雖孺童走隸亦知神爲忠義皆瓣香搏頤不懈益虔蓋神生平志在春秋君臣之分講之最熟故邂逅桃園定一尊於成旅莫卜之地後卽東西奔竄萬死一生而擁戴之誠曾不少挫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六十

卒能掃黃巾刺良醜縛禁梟德淹覆七軍折權操之逆萌延卯金之燼緒使爲人臣者共識綱常名教之重不敢棄主以便身圖此其功雖在當時而其義則炳於奕禩也歷代錫謚褒封有加無已至我國朝顯靈助順丕績尤彰以故堂構之崇隆犧粢之豐潔幾與孔林相埒所謂至誠無息久而愈徵其盛者不信然與揭城向故有廟在北關外明嘉靖間爲邑推官林維翰創建萬歷辛丑署縣何景忠重修雍正乙巳邑令李景運奉文於廟左蓋宇祀神三代其後兩次重修皆因仍舊址爲屋僅二楹唐陳叢陋不足昭假明威乾隆乙未予再來揭仰邀神貺年穀順成物無疾癘迺諏吉捐廉銳意改爲爰購附近居民鋪店一十八間闢其基恢其制前後凡三進中祀神後祀三公崇櫟棟壯垣棖深邃喬皇軒豁呈露外築戲臺爲坊民報賽旁

置精舍爲緇侶住持計費銀二千兩有奇擇紳士數人庀其務以戊戌正月聚工落成於五月因爲叙神出處大節勒於碑陰夫神之英爽在天下勇烈在簡篇可無俟予瑣述而予顧爲此喋喋者蓋欲邑人入廟告虔者觀之肅然凜名義之防而悠然動思誠之志將聖人以神道設教之旨庶其在此也夫

天后廟重建碑記

劉業勤

考神世居莆陽湄州嶼自宋元祐發祥雍熙昇化而後祛陽侯斂河伯爲功於海濫者最多列代褒崇或封聖母或封天妃禮文稠洽迨我 國朝康熙庚子復改封天后 詔直省郡縣祇肅明禋春秋以時載在祀典揭地瀕海其土沮洳近達漳泉遠通吳越商艫販舶出入於稽天巨浸中每遇鐵颺銀濤鯨喙鰲擲時則有顛覆之患榜人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十一 記

六十一

睹帆檣歆仄魂驚魄悸輒呼號籲求於神神必示靈夜則火光燭天冉冉而至晝則江鷗先集異香徐來卽安瀾有慶舟保無恙此慈母之應啼兒乳媪之卹飢嬰殆不是過故揭人家尸里祝祠貌徧紅塵綠畝間縣治舊有廟在城外坐南面北不知創始於何時雍正戊申前令陳公樹芝曾事重修見於志乘顧其爲制規模淺狹且歲久風雨摧剝勢漸頽唐無以棲神明而將肸鬯乾隆丙戌余旣受事政務稍通乃捐俸爲之倡首建後樓次中座次拜亭餘前閤未建已無遺地旋以艱去耿然於懷越九載余幸再來爰買民舍五間蓋造頭座前後共四棟以畢其局材購於山工僱於肆旣成翬飛鳥革湜湜閑閑今而後肅衣冠展歲祀庶幾陳牲薦盎神具醉止乎夫人受庇於神而神實依於人人不明信則居歆無本不儼恪則對越貽羞尙願

我邑人瞻堂宇之深嚴懷題之輪奐各致敬盡禮以仰迓神庥將見海不揚波慈航普渡不惟浮海獲衽席之安卽陸海泯衣袂之戒余有事神治人之責亦荷靈貺於無涯矣豈不休與

創建風伯廟碑記

劉業勤

風箕星也於卦爲巽開甲破萌歛暄解慍施功於人甚鉅周禮大宗伯以禋燎與司中司命雨師同祀月令則立春後丑日祭於國城東北漢儒以爲卽尙書所稱六宗因廟靈星而時及雷公風伯厥後議者紛如聚訟於是風雷之時或興或替迭爲乘除迨明洪武初則合風雲雷雨爲一壇春秋致祭日以上戊我國家懷柔百神釐正祀典凡山林川谷邱陵與一切有功德於民者咸飭有司備肥腍潔醴齊寅清將事壇壝廟額亦較昭代有加猶以風伯之靈眎他神爲倍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六十二

烈凡厥下民被其休和以時耕鑿毋或逆親悖長作爲不順以干譴於神否則大塊噫陰陽怒雲醕不得升氣塞不得化時則有六沴如周之偃禾宋之退鵠隋之跋扈蜀之貪狼歲曷用乂旋於雍正十三年奉文令天下郡縣各立祠專祀以祇迓神釐維時官斯土者前或詘於物力弗克舉贏後或急於簿書未遑數典虛神居曠磔祭自乙卯以迄今茲蓋四十有一載矣夫揭地濱海颶作不常蘊隆屢見則斯廟之建也尤亟余再至幸四序嘉祥雨暘時若鬼罔打節煇弗中人神不尸功澤於何有迺召林衡迺招陶旌杏梁桂栒度協攬捫榮循楹稜雕幾髹鑑爲宇二側天后宮之東經始於乾隆丙申七月越丁酉四月而葺事是日也天朗氣清和颺四布奉牲以告人悅神安繼自今勃鬱銷歐溫去汜蘭轉蕙永無終暴之虞乎更爲之歌以祀

神歌曰神在天兮箕爲星神在地兮莫朕其形刁調吹萬誰能寧休
祥之世條不鳴土囊息嗥恬滄溟旱魃匿影颺颺停鞭雷駕電雲屏
屏雨膏霖霈黍稷馨歲登僉曰神之靈閔宮新構摩空青銀燈樺燭
光熒熒豆掩肩兮樽盈醺願神醉飽垂千齡

創建火神廟碑記

劉業勤

火蒼龍之中星厥德炎上厥宿朱鳥厥神祝融然祝融實司水次最
貴在東北西三河伯之上蓋天地之道水足而後火生故易稱水火
不相射迺人知其相尅不知其相生往往疑祝融以火司水爲不可
曉而郊墟塵聚所在崇垣偉貌皆祀華光之神神號帝莫識冊封昉
何代世俗所傳涉恠迂儒者弗道大抵華光火神也粵南陲火所宅
諄諄出出校易見於宋都神秉火德司火功爲民禦大菑捍大患於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六十三

禮可祀在潁壤國爲尤宜夫知幾者神也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各以
類應人固有性谿刻巧居奇求壘而登飾羊以飲心蒲志得程鄭自
多一旦焰起崑岑焦成赤壁向之持牙鑽李厚殖多藏不足供楚人
一炬倘非冥漠中默尸其柄昭報何渠若是耶雖然弗戢自焚者細
民辜也修德以禳者王政仁也設官字人而任閭閻日聞不戒守土
譽也古者燥熯之禍莫著於春秋聖王成民致神理不偏廢反風而
滅何如未雨而繆故事恆豫於徙薪功毋取乎爛額稽古五行無專
祀乾隆丁丑 特勅有司立廟祀火神蓋回祿不安燎原最酷爲民
請命祭緣義起所謂禮以時爲大也余蒞揭有年矣丙戌間旣創天
后宮於北關丙申秋復作二廟於其左右風伯處東以箕固東星也
火神處西以火漸西流也其材木甃礧之用登馮丹堊之需先割俸

廉後資衆力前座棲神後寓緇侶地敞而深宇華而固皆以丁酉首夏落成觀者如堵耄叟童孫迨逕而至鷄豚蟹稻荔枝盧橘之物充牣於庭魚龍曼衍報賽無虛日咸歸績於余余不敢有爰歌以祀神歌曰金城屹屹開神宮玉墀丹城森且崇重黎燬燒琉璃花紅翔以朱鳥驂紫虹靈旗爽颭來雲中盪敲洒燄祛蟲蟲考鐘伐鼓薦攝楓德被士女光瞳矐四時和煦嘯祥風吁嗟神之福兮無期窮

重建雷神廟碑記

劉業勤

雷之靈昭昭也奮於地行於天其神爲黔羸爲豐隆乘雲將雨居乾坤六子之首而稽古典禮祀顧闕然迨唐天寶五載迺下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永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太常惟此震雷未登群望厥後祀雨宜以雷師同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六十四

壇并置祭品此後世肸蠁所由昉也揭向有廟在城之解元坊爲前令胡公鶴翥所創先是康熙甲辰碣鎮蘇利叛擾惠潮大兵來討集境上胡公以供輸輓宿桃山縣符爲尤來竊去隨赴彩塘籲告神未幾遂弋獲已而彩塘以瀕海被遷神失故宇因徙建今址酬神功更紀其顛末麗諸石神旣來揭日益靈鄉民事之亦益謹水旱必祈吉凶必報歲時伏臘必虔薦椒漿走巫覡者趾相錯余兩膺榕篆凡遇雨澤愆期則禱神神不以下吏治無狀叩輒應今年首夏雨復失候民恟恟望霓興歎余瓣香致祝亦不一日甘澍胥均是神之惠我父老子弟而降之福者校他神爲最捷于是民詣余請曰斯廟之建也百有餘歲矣材質幾何其圯頽墮者蠹蝨者頽唐而漫漶者不可更僕數區區修補物換星移□且壞公又以卓薦赴都門失今弗圖誰

其拳拳似公者有幾衆欲設薄醪金與神□爲幸假若公以導□
毋庸神之降福於爾衆卽錫禍於我躬□□□□春秋所書豈
惟四境之憂抑亦有爲之疚耶爰捐俸廉諏吉日□□人卅人各呈
其材昆吾般倕各騁其技仍前制易新模閔則室之垣則幃之甃
薨如階戶研如肇工乾隆己亥維夏兩越月而落成因諭於衆曰神
靈昭昭應如抱鼓然人必自惠而後神惠之自惠無他樸者力田孝
弟秀者說禮敦詩處鄉尙和爲下不倍聽山陽之殷殷則思殲乎前
非聞巖窔之隆隆則莫尋於覆轍此易所謂震雷洊至君子以恐懼
修省之義也吾行有日矣爾父老子弟尙其體斯言爲對越毋曰粢
潔脂肥神必據我而徒史巫紛若之是爲

重修城隍廟碑記

劉業勤

城隍之義見易象周禮八蜡之祭有水庸庸城也水隍也其神肇於
西漢祠則昉於東吳厥後自北魏高齊以迄唐宋祀漸薰灼明洪武
二年申之制詞錫以徽號爵爲顯佑伯其禮寢隆至十四年合祭於
山川之壇而專祀遂廢我 國家修釐典禮令海宇郡縣各立廟宇
如守令公廨若有司蒞政然又俾諸司初任必齋席盟神然後得治
事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神之聖不可知彰往察來使人剷垢塞違
用佐諸司政教所弗逮揭故有廟在邑之東址深二十六丈廣八丈
崇門鬱鬱華構沉沉麗廡檐阿歸然轟峙有亭翼如有廡位如鐘鼓
樓其前榕松屏其後地最勝神且益靈里媪都孃杖孫襁子筐菰荔
俎雞豚長跪獻楮者膝相接予每遇疑難獄亦有質成於神其黠者
悍者初甚倔強及睹庭階爽颯心駭目愕輒輸服恍有默禱其魄者

予以是愈嘉神績芘神庥匪第禱雨祈晴如響斯應已也乾隆戊戌予既改建神之後座矣已復念數年來凡境內祠宇墁墁皆聿新締造惟前堂尙仍其舊非所以嚴對越而肅觀瞻隨於今年初夏斥鏹修之蠱者剔漫者丹泐者廉儻者豎閱兩月煥然一新因與衆落之而語之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幽明並治淑慝攸分予忝守土其曷敢惰慢然人罔勸貴賤均有陰陽協厥居黍稷非馨明德維馨不式古訓于何其訓今而後尙蠲爾心帶爾鑿迪彝教以薦芬芳毋或訾紀越律致撓神怒將歲時和沴厲絕民登仁壽戶有蓋藏無遐邇咸徹天緯則予之新斯廟爲不虛而神之福爾民者靡所屆豈不媿哉衆唯唯遂次其語於貞珉爲觀者勸

榕江書院記

劉業勤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記

六十六

稽古庠序而外無別學自漢楊仁拜什邡令勸課掾吏子弟令就學由是義學萌芽唐宋時或名書院其造就人材之盛往往埒於司成若白鹿嵩陽應天石鼓其最著也我朝文教覃敷度越隆古列憲承流布化復多方作人以故大邑通都所在書院相望惟揭陽未之有聞乾隆八年前令張公薰始購地城西築精舍爲榕江書院顧形制卑陋且檐阿朶稅陲落日甚歲丁亥余於公暇愛其地之勝思無廢前人因重修而式廓之迺甫建一樓旋值外艱去乙未再臨竊喜得酬前志爰諏日鳩工先繚之周垣表之綽楔繼而伉其門殖其庭門凡三左右夾室六進爲奎壁聯輝門再進爲人文宣朗堂又進爲樹人堂前後屏以罽毼中間幪以甬道雕欄綵楹繡錯綺交兩廡爲居業所各十七楹內建遊息亭二側蒔荔奴木筆數株最後爲奎光

樓卽予前丁亥時所構也樓上北牖洞開近而玉窖風帆遠而黃岐雲樹若接几席樓之東舊有古坎拓而濬之爲池暗穿城濠以通潮汐中植芙蕖花時清芬徹四座山闌睥睨送青入碧巨石玲峴如呀如嘔如蹲如舞不一狀池前築方臺盈丈凹小沼蓄文魚稍上爲漱芳亭迴廊環繞邈迤紆餘以夷猶散履轉而南爲蓬島觀瀾廳下爲樂此亭亭前鑿鑑塘半畝外羅海石爲假山峯嶺玲瓏有老杜三峯出群之概下窪爲飲虹澗活水瀲灩循其隙迺渡以略約蔭以茂林遊其間者如入洞天然院四隅輪奐交繆薈雀瓦鴛矯首比翼都成罨畫視昔日規模奕然改觀是足爲敬業樂羣之地堪助明心養性之功矣復念國家揆文奮武並重偕偕士子均隸膠庠欲更設新院招諸生以時習射旣又得許氏地於是除荆莽展其狹走畚鍤起

其卑經之營之一如前堂仍二敞邃殺四之一東西舍各十五楹堂後爲園建停雲亭樹石交映頗幽勝外爲月門門外匝以巡簷下鑿方池數畝亦呼喻導潮水四圍栽花卉暨桃柳中爲飛躍靈機亭前爲平臺畫闌鬆檻文螯縝緻俯察魴鯉以時出沒令人輒起莊惠濠梁想西爲射圃建觀德亭兩行簷簷玉立千箇風月無盡藏焉統計兩院周遭直三十七丈七尺衡二十八丈六尺爲舍一百五十五間庖廡都養所皆備費銀一萬三千兩有奇初則余割俸廉爲之後則邑人士咸思絃誦於此爭趨以贊其成前院起乙未十月訖明年七月新院起丙申十月訖丁酉正月旣落成考取肄業生童百十人附課二百餘人肄業者資以膏火課則拔其尤概予獎賞武院亦如之皆延名師主教事復捐廉二千兩交商生息爲永遠師生薪水費間

有迂余者余曰孔子云子產衆人之母也謂其能養而不能教也今余幸得藉手蒧事數年中心力雖瘁然用以體列憲樂育之盛心宏聖天子菁莪之雅化意誠有樂於此弗爲疲也因紀其顛末劖諸石俾來者有考維時董其役者則邑紳鄭君大達鄭君新喬劉君慶傳也例得附書

遠遊菴銘并序

宋 蘇軾尚書郎贈太師

軾嘗爲遠遊菴銘并序曰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悲哉世俗之逼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然不自知歷九嶷而過崇邱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爲吾一笑而少留乎

羅一峯集序

明 王昂邑進士太僕寺丞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序

予自少年卽聞一峯先生時方在庠序中每切自恨不得握衣其門接其容貌而聆其警效也今者來令其邑而先生已物故矣於是過其故居謁其墳墓尋訪其讀書之處其跡在其人亡而前日之恨轉而爲悲謂其冢嗣梁曰先生往矣其文當錄也道以言傳言以文著先生之文厥稿何居梁曰亡父平生作文多不存稿故文多散逸建昌雖板行而眞贋相半梁竊病焉屢欲証定而力未能及子欲錄其文一何幸歟遂出其遺稿送予乃命庠生劉義重加考訂凡建昌所刊不眞者悉刪去之其所遺者則補入焉教諭范冕復類聚而編次之以成是集於戲先生之文匪徒文也以明道也先生之文自其所有道發諸言而爲文純然無疵凜然正色讀之使人心動神馳髮悚汗顏藥籠中不可一日無者後世之論當何如也願以予之愚陋

雖弗獲識先生之面幸而因宦先生之鄉以得先生之文因覩先生之文以聞先生之道始焉以悲終焉以喜雖然與其私是喜於一身孰若公是喜於天下於是梓以行之且以見道蘊於身者自能發諸言以爲文而爲文者不可不根本於道也

鄉約序

薛侃邑進士
行人

古之盛時化行俗美仁人君子無所事於約矣自世之降欲爲善者而寡其與則就其類互相規勸是故約斯立矣迨世又降欲爲約者而寡其應則必有在位之人倡率綱維是故約斯行矣故自上行之之謂政自下行之之謂約其實一也吾潮古稱鄒魯然地遠而政易弛淳風日革寇淫訟侈民之散也久矣侍御彭山季公來簿吾邑首以化民爲任鋤奸伐梗行之一年始就規束乃召父老而告之曰有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序

二

善無惡人之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情也人孰不欲爲君子而甘爲小人耶顧治之者弗教教之者弗周耳今欲家喻戶曉其維鄉約乎於是酌爲條規鄉立約長以總其教約副以總其決約正司訓誨約史主勸懲知約掌約事約贊修約儀月朔會民讀約講義開其良心又彰其善糾其惡以振勸之數約復爲一總約以察諸約之邪正月終輪二人至縣傳訓誨之語行之二年風移俗革境內以寧慕義之民至越封來請故愚以爲行約之便有十官弗約則事繁農弗約則力分善者弗約則勢孤惡者弗約則禍延富弗約則難守貴弗約則難靖貧者弗約則易凌賤者弗約則易虐老者弗約無以明其養子孫弗約無以習成其德若夫不便則亦有之吏之墨者不便民之奸者不便約長之不得其人者不便是故凡稱其便者則其爲人可知矣

陽明先生則言序

薛侃

再見

先生之言始鋟自贛曰傳習錄紀其答問語也鋟于廣德曰文錄紀其文辭者也鋟于姑蘇益之曰別錄紀其政畧者也錄旣備行者不易挾遠者不易得侃與汝中萃其簡切爲二帙曰則言蓋先生之教貴知本也大本立而達道行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乃天則也學者患無志焉爾能志乎此則戒慎恐懼而致其中和自不容已矣孰戒慎孰恐懼此良知也孰云爲中良知廓然而弗倚者也孰云爲和良知順應而無滯者也是故天曰大虛聖曰通明虛明者良知之謂也致也者去其蔽全其本體之謂也去其蔽者非謂有減也蔽去則知行一人已一本體復矣本體復非有增也吾之性本無方體無窮盡者也能復其性則可以撫世可以酬物矣夫是謂之學然胡爲而証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序

三

其至也考之書焉已矣質諸聖焉已矣資諸師友焉已矣夫是之謂問學問之道無他致其良知而已矣此則言之意也或曰先生之學不厭不倦其道蕩蕩其思淵淵士羹墻而民尸祝矣誦其遺言皆可則也譬之樹然芽甲花實皆生意也子獨摘其實而遺餘焉無乃不可乎曰道之在吾人也孰彼此焉而其見于言也孰衆寡焉惟其切于吾之用也則一言一藥矣而况于全乎如其弗用也則六籍亦粕燼耳而况于一言乎且夫樹之生也居者玩焉繪者象焉有國有家者梁焉棟焉今子之愛樹也則將若是焉已乎抑亦摘而藝之俾復生生已乎或質諸周子文規曰然遂命鋟之

圖書質疑序

薛侃

三見

有氣斯有象有象斯有數皆理也數以盡象象以盡理理以盡物者

圖書也予少閱弗領考觀衆說祇見蕪蔓竟莫釋然頃忽開悟似甚昭晰人皆可知可由而非元且遠也蓋道本一不可二也本完成不可拆也本具足不可補也二則雜拆則離補則贅後儒動裂而二之拆而補之道喪其真學失其樞紐矣故圖書者心性之源文字之祖政治之基本一差則百差不可以弗明者也乃卽數爲圖卽圖成卦皆造化自然無俟拆補訓釋而天地易簡之理聖人精一之義彰矣諸生聞之恍然有省請次圖解并錄問答用質君子然與未然必有以教吾者

題白沙遺筆跋

薛侃四見

君子貴言乎言浮而行衰矣君子不貴言乎言隱而道晦矣是故言非君子之得已也味泉李子得白沙先生片言隻字珍襲之以爲世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序

四

寶出示予曰爲吾跋之使知所重矣夫白沙先生之言曰道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然則先生不求于言李子豈以言求先生乎予過會城寓龜峯李子旣頻訪矣又率其子姓之良者以見又拉其鄉之賢有志者以見則李子之爲人可知矣世之君子歿而全集者多矣李子不以之寶而寶于白沙之片言隻字是非有見于言語之外者乎爲李子之子若孫必有因其可傳而得其不可以言傳者如以言焉字焉而已則李子之志荒矣

光裕錄序

海瑞瓊山舉人
應天巡撫

嘉靖乙未歲汪鋐掌吏部事黜陟選授中外病之時有忤天子不可忤權臣之說故魏曾二疏外不多見吾鄉東泓薛先生獨挺身論彼罔上徇私所以之故值先皇震怒下詔廷杖賦詩賚志以歿隆慶二

年冬其子洪應錄廕歸自國學集前後疏奏并行狀墓誌諸祭奠文
上及先今封誥取光前裕後之義名曰光裕錄執之揖予而言曰願
借一言用稽先行且得時時諷誦目在吾先人不忘也昔伯夷諫武
王伐紂非道恥食周粟孟子特以清聖許焉夫古之仁聖賢人德當
時潤後代亦云衆矣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獨伯夷氏爲風何故蓋伯
夷特立獨行君臣之義有大焉聖人萬世之標準也吾不知也其心
事與日月爲輝其氣節與風雷爲運及時而見與不及時而聞蓋未
有不憫然憤悱不已渣滓消融義氣完聚浩浩然於天地之間者譬
之奄奄垂斃之夫一旦遇盧扁挾參苓上品之劑啖之內外完好元
氣如故人不復以前日之夫呼之矣伯夷盧扁也伯夷氣節參苓之
劑也持揭綱常奠安宇宙天下後世賴之而爲生天下不可一日少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序

五

也賈山謂人主之盛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東泓一疏上忤天子
下觸權臣亦旣兼而有之心事氣節是爲何如孟子所謂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非東泓其人哉夫人生而有是浩浩之氣天
地賦予途人之於伯夷一也東泓旣以先天下而作之標矣伯夷在
我天下有不以我同然之氣應東泓先得之氣者乎伯夷百世之師
東泓伯夷之徒也矧其子念念不忘孝思惟篤禮稱致愛則存致慤
則著者在是矣東泓氣節足以生天下正直之氣乃子孝思足以敦
人子愛慕之思豈曰小補之哉用是因薛生請序遂不辭而爲之若
夫東泓縣政平生鄉行則陳益撫湛甘泉狀誌及諸祭文備見茲不
復及云

送陳思謙尹浦城序

翁萬達

邑進士兵部尙書

碧洋陳子受命往尹浦城行之日同志諸君相率餞之郊僉謂宜有以贈顧東涯生東涯生曰某於陳子少壯共起居肩乃心矢勿數胥惠告者惟舊矣茲何言哉僉曰固也願終聞之乃起而鵬言曰昔嘗問履官之道于陳子陳子以易對曰剛柔立本者也變通趣時者也天下之動貞于一者也余究其說陳子曰剛柔定體也而時出之一焉止矣余曰亶若茲斯不亦履官之所難矣乎陳子曰然吾病夫徼名者激挾才者擾負氣者傲立威者苛時惟剛惡吾又病夫狷中者隘曲謹者勞足恭者蕙怠事者廢時惟柔惡剛惡柔惡二之也二之者執之也君子惡乎執是故悉有衆善焉屈而伸張而弛嚴而愛和而毅知進而能退有大而勿居夫屈而伸不可揜也張而弛不可長也嚴而愛則不猛和而毅則不惓進而能退所以利往有而勿居所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序

六

以長裕知剛知柔厥德允修不偏不易協于克一仕惟是是謂大業余曰亶若茲斯不亦吾子之所由矣乎陳子曰余惟癖弗克柔以順物余曰弗克順物剛而正也執此也不反用氣成性則偏而固矣奚其可迺惟內剛明以自照外委曲以和人則衆善用集茲惟崇學哉崇學以持志持志以養氣養氣以宏量癖者化執者通貞一立而大業定矣陳子苟無忘斯言雖之於天下可也而況於浦乎于是陳子辟席而起再拜書紳僉爲之歌振鷺之詩而別

劍州守楊一溪考蹟序

羅洪先

吉水狀元
左贊善

有欲爲良吏者矣吏之所以爲良未必知也有稱吏之良者矣至其所以爲良未必知也夫吏不自知人亦莫或知之何也矯飾之節易侈而徵隱之情難測揣摩之智易中而諏咨之見難周操切之令易

行而悃悃之聲難著游曼之交易親而忱恂之愛難篤惟夫取足於心而不取於人之耳目如良玉不自衒以求售非夫遺耳目之好而又知所以自學固莫知其然矣余弟居先判劍劍太守一溪楊君有歛財之役幾半載始歸余弟一見書報曰吾太守古之良吏也廉於己敏於政愛民而和僚友吾何幸乎劍固僻遠上之人不盡聞其所爲若下之人又不能遠爲之譽然終始不少搖動損益嗚呼非所謂取足於心不以人之耳目而亦豈知有矯飾揣摩操切而游曼者誦於世以爲良耶君出潮之揭陽揭有薛中離氏聞陽明先生學常持其說以淑鄉人君豈以爲友耶余旣私喜余弟有遭又因君而知今世固多良吏尤恐誦君者不本其所學而徒以見聞已也迺序其事張之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序

七

送邢秀才歸揭陽序

陳琛

晉江進士
考功郎中

東廣揭陽秀才邢生照之千里裹糧來余館中問余詩余不能詩問余文余不能文問余疑義余不能章句講義歲莫告歸以遠來未有所聞爲歎余告之曰吾饑焉當食卽食渴焉當飲卽飲困倦焉當睡卽撫枕而睡睡足焉當起卽整衣而起徐徐焉而行安安焉而坐不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平淡邵堯夫之閒適而時歌咏之而不暇及於李杜之高吟絕唱不能文亦取古人之文如周濂溪之太極張橫渠之西銘而時讀誦之而不暇及於韓柳歐蘇之雄文大筆不能章句講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疏而時覽觀之以會聖賢之大經大意所在而不及陳北溪饒雙峯之疊牀架屋至簡至易自暇自逸值風則與之俱清值月則與之俱明值菊花之黃梅花之

白則餐英索笑而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田父野老亦或有時焉相值則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則欣然而笑談及衰否則戚然以吁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之叱咤馳騁則感慨發憤踴躍若狂直欲吸盡西江之水而時吐之於壁立萬仞之崖初不知其愚訥迂拙而不適於時之取用也吾之所以爲我者如此吾告吾子亦止於此書此贈歸藏之篋中三年然後出而觀之又三年覺其言之太繁然後卷而棄之

鄭旻
州邑左進士貴

楊椒山忠愍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挫不回後以疏論
豪宰中蜚語被禍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亦知

人

以死生□□動慮所謂浩然大丈夫□□我夫子論鄙夫不可事
君而多殺身以成仁□□成仁其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彼鄙
夫陰賊持詭辨以中傷善類徼固一時權寵終於伏誅遺臭豈非臣
道之永鑒哉聖主嗣承丕服遵先皇遺詔錄公之忠賜諡忠愍廕加
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洲王公持節鎮魏冀出是集
授旻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諡命也
嗚呼忠義之心秉懿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
致忠嘉雅抱經濟甫下車而威稜靡澤固已風馳雲靡矣其惓惓是
集也崇正敦教之盛心魏士尤知向往云

國朝
劉錫珽
知揚州人

余性好奇書嗜異味一年避暑中條觀釋氏藏嗜河津瓜獨喜楞嚴

與瓜同甘一年在大行養病得元門藏做藥品療疾且嗜鄭州梨謂清淨經爽過莊子與梨並一年招隱泛舟過泖濱閱三式書嗜上海桃到口卽化津生咽之不及嫌太乙壬甲不如桃甚有時看竹余山就竹下撷笋而食讀董解元西廂知王實甫倚人數演浪得美名不似笋之天然具蘭花氣味一年訪西子於湖嗜白楊梅讀來瞿塘易識程朱有不到處覺瞿塘言象精白如楊梅色象興盡歸廣陵濤無異味矣杜門讀杜詩疑無食無兒一婦人起居入座太夫人等句類門詞唱語雖蠡測管窺畢竟是玉有瑕天然逸秀不如夫李迥後家道式微奔走不遑所集書卷除進部外盡爲有力者得去亦自爲柴米而然與書之交道又絕矣一肩來揭忙忙二載每於齋期或封策時或因公於途舟中輿中思與古睽違不敢作奇書想卽求近代一

卷新鮮語以洗俗吏心目何可得耶思古仙佛古賢才其意尙未盡合余今者大概東施較王實甫之演試更有未若求其如瓜之甘梨之爽桃之化笋之天然香氣與楊梅之色象精明者眞緣木求魚也故任睡魔引入黑甜同酒鬼坐盡黃昏耳自簡民洪都督來及從武庫借書送日計閱寧都三魏集廣南三大家俱自學問中來求杜家堂宇能具浣花一體較李氏門庭甚少青蓮氣味今夏得始興香荔枝客曰子自歸廣陵濤後坎軻十載聞在內城食阿密瓜安肅食黃芽菜涿鹿食穀雨魚金陵食芹今又食香荔枝非異味耶何不及也余曰雖異味口腹事耳所記在書而不在味有異味不得奇書並值故不及也今香荔枝又虛食矣客因出蜀絃集以贈乃揭人明許班王先生所作詩也玩其味其中作喻有楞嚴味奇怪有老莊味預料

時勢如卜三式行路難等篇如董解元邸報諸篇憂國憂民逼近老杜且通卷天然真趣不倚于人渾然太白豈今世之九轉丹成必前生坐破蒲團而來耶語客曰奇書也不意此地竟生此人而有此詩也香荔枝不虛食矣此書味與荔枝味並因序

題建雙峯寺序

知縣

陳樹芝

湘潭廩生
平越知府

余治揭之二年戊申六月颶風夜作毀城東之雙峯寺棟樑榱桷蓋瓦圯墻一時俱盡蓋三百年來之鸞嶺瞿曇已化爲荆榛瓦礫矣寺僧維新亟請於余欲復而新之余惟是寺也若徒爲彼都人士奉佛祈福之場則邑中之樂善好施必有慨然而思起者其廢其興長吏可勿問焉而是寺也創自昭代之初巍然一邑之勝凡月吉始和瞻天威而行典禮竦觀聽而彰風化胥於是乎在則茲寺之重不啻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上

序

十

與學校壇壝屹然並峙而不可任其一日飄搖零落者也余旣慚德薄不足以弭茲寺之災而又自度其力之難以獨支大廈也爰是亟允維新之請爲之序以告於邑之紳士大夫與夫豐財而好義者俾知涓滴之流匯爲巨壑纖埃之壤積致崇岡則茲寺之廢而復興可立覩已寧待寺僧沿門之鉢也哉

登岡修路碑

署縣

黃大鶴

如皋附貢
惠州通判

揭邑環山瀕海爲東南要區登岡則閩粵孔道也乃荒塗迤邐內連畎澮外濱河干潮汐刷嚙益低窪險隘其行旅病涉者非一日矣辛巳秋余以惠州監郡來攝茲邑道由是出竊目覩而心慮之於時黃雲遍野未易以修築之工役民力也旣而田功告畢歲稔時和正星見除道之候爰度土功迺倡蠲俸金謀諸紳士黃嘉修等咸踴躍而

前醵金錢八百緡度其長計一千三百丈有奇于是登登馮馮險者夷之凹者培之不數旬而竣事視向之褰裳躑躅靡不穩步載途矣昔范文正公築隄于海陵捍海豐功于今爲烈余不敏奚敢竊取虛名媲美前徽以矜一隅保障哉爰記所作勒諸貞珉樹之道左並列好施者姓氏于碑陰庶幾履道者咸知吾揭士民樂勦厥事且以望繼此加修永遠勿替云

揭陽縣志卷之八 下

上毛東塘

伯溫

尚書書

明 翁萬達

邑進士兵部尚書

頃謁軍門洊承鈞諭意慮周密敢不仰承今時已交秋計當早定顧惟事體重大喫緊一着全在檄文然必先得其情庶幾發可中的而用人行間察變觀形實有非旬日之間所能立辦者某以多方圖之候有成驗方敢馳聞大較不震之以兵則彼或無畏雖以計行之終亦猥委無力驟則易入數則不尊非所以威賊而謀成也欲震之以兵又恐大衆未集徒以虛聲彼疑不宥輕棄國人萬一計出無聊何以待之夫獸窮則鬪蠱蠱有毒急示之形非計之得况兵家之法不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以不用者邪莫登庸梟雄狙詐熟於兵事時未至而張皇彼或得以窺測我矣故兵不揚則威褻揚兵而不適其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書

一

可非太逼則啓侮矣謀者報云莫登庸近持精兵五六萬人往來於山海之間又云莫登庸甚驚懼有以天朝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繫之且曰第觀他日言可據者生不可據者死又云莫登庸國中多言天朝前後檄諭皆所以懈其備也登庸且信且疑此數人雖未必可據然我所以處莫賊者不可以不審也誘之以可生彼亦必不肯出無聊之計劫之以必討又安敢挾隱節之情某惟登庸固亦有心計者使知中國正大之體明白如日月機權之妙變化如鬼神則必趨其所可免而避其所必不可免賊知趨避而後我之計可行卽藏形密聲示以不用可也舉兵臨境示以必用亦可也顧先後緩急幾微之間某誠慮有所弗及第當慎之若因彼之隙而成我之謀則又意外奇舉間不容髮未敢取必於今日者參將余恩欲

詣各土官地方整擄兵馬某移書止之彼以爲奉有軍門明文不敢稽且誤也然某思登庸方得檄而間者方啓行姑宜靜觀勿逼俟有回文亟議進止未爲遲也且土官衙門甚畏委官相臨余參將縱賢且廉然跟隨部下未必不因緣擾害况整擄兵馬大要在某等潔己自防以服其心陳綱紀示威信辯臧否明賞罰先其肯綮使知嚮方他日徵發自當得其死力若數數往彼查點無益於事土人之情又大不堪某先稟提督公欲借兵權爲重者蓋以太平去梧往返當三十餘日萬一機或可乘權不在手臨期稟請不無後時故預請謀書備之而已若必揚兵威須待時至另當關白不敢輕也

又

某也淺不足以測深愚不足以謀智竭忠盡力祇有此心茲登庸之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書

二

惡稔矣大將之駐節久矣檄告已迅發矣偵諜已繼遣矣先聲載馳而時日久矣欲得其情非用間不可古人所以舉而成功動而勝人者以是道也然間必有所參而後能知敵之情非一人所能成也有所待而後能審敵之變非一時所可必也大抵今日之事不震之以兵則彼無畏志而我謀無所施欲震之以兵而大衆未集虛聲而已彼或計出無聊何以待之夫有毒者螫有齒者噬物皆然矣而况於人乎登庸固有心者與其急示之形孰若善藏其用法曰不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不用斯得其旨矣或曰登庸斧鑕遊魂不足深慮然用兵之道先其在我緩急趨舍須當其時苟或不然則徒以啓侮而褻威非計之得也近聞登庸以銳卒五六萬人自將往來於山海之間其臣下有以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繫之云第觀

之他日言驗者生否則死彼國人又言天朝前後檄諭皆所以懈其備耳非實欲降也登庸疑信半之而懼有加焉夫知彼知己兵法之常登庸雖鄙竊嘗料之誘之以可生則彼必趨其生而不肯出無聊之計劫之以必討則彼必避其討而不敢挾隱詐之情詩云綿蠻黃鳥止于邱隅蓋言知所擇矣彼豈覩然人而禽獸哉賊知所擇然後用兵之權自我執之而所以處彼者恢恢乎有餘刃矣至於余參將集兵之行似爲太蚤計姑宜已之而鎮之以靜俟彼國有回文徐議進止未爲晚也且土人素習不便相臨余參將雖賢其下焉可保乎在今日所以處此輩者宜潔己自防以服其心而又陳紀律示威信別臧否明賞罰先其大要使知向方他日調發自當得其死力數數點集以簿書約束爲事無益也

又

至誠之道可行於蠻貊用兵之法須達乎機權所謂機者如弩之機也其發也至速而所以發之也者我也所謂權者如物之權也其用也至平而所以用之也者我也故進退遲速在我如機如權而始可以言兵矣夫兵者聖王所不能免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蓋有道存焉耳今日所以處莫賊者其策有三以天朝威德之盛布之文告之辭震如洊雷掃如欃槍使千里之國折於咫尺書萬人之命全於一檄登庸皦然獻誠頓首待命以全我聖天子大造之仁而二三執事可以垂橐端委揖讓而告成功焉此上策也若彼以奸宄之心逆我大信猶豫之狀撓我寬仁必將提兵百萬大震天威譬之泰山臨於累卵洪濤沃於一爝而攝之以不敢不從則猶幸兵不血刃以

戢烈焰於崑崙此中策也倘彼以義問爲要刼以至誠爲可紿迷復
怙終奸我皇命則徒繁辯駁之書反傷尊大之體於是乎三略訓兵
五申誓衆靈旗直指雲騎長驅取鯨鯢以爲大戮雖僵屍蔽野腥血
灑途芟夷絕滅所不惜也執事者將馳露布以告捷繫俘酋而獻廟
皇靈燁赫震於九埏威則威矣而聖天子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
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集兵糧倡勇敢俾機
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而可得其中必不得已就其下亦將
舉之裕如不至於從事失時也若徒煒燿以馳聲眩驚以騰說夷情
狡譎豈謂無知惟臺下其圖之

寄鄒一山

守愚

侍郎書

翁萬達

再見

近得平山使者傳知我公北上之期在於秋仲欲遣价來候適遇部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書

四

使至又遇發背瘡痛苦不可忍遂稽數日敬吾兄亦不獲遄歸窮忙
可想見矣奪情起復出自廷推我朝前此未有諸老不生於空桑乃
忍爲之是豈人心者哉父死未葬邊事又已稍緩決不可忍心遺親
得罪名教將來卽有不測身還朝廷魂依先子亦所甘心疏草奉覽
中所云云似亦委曲更煩裁削方可封上也祭葬卹恩藩司公移始
行到郡葬期擬在明春第恐小疏一上官校索我當在仲冬則安葬
之期尙不可泥今已逼迫擇日舉事非得已者所幸公方北行京中
事情有所仗賴望兼程赴彼庶不失援手機會得免繫吏則百口之
幸也他尙奚恤哉公卿台諫若只用疏中語意似不足以發明人子
之心須別作議論使讀者流涕乃見君子不可以功名利害動者此
非大筆不能發揮千萬構思卽不肖不病瘡能操柔翰亦當假重況

痛苦呻吟若此乎惓惓之意敬吾能悉之背疽狼狽今稍就愈勿憂也大臣起復極非美事孤寧一疏就獄決不忍忘親背義爲天下後世所詬詈但百口之計或軫公懷爲孤遄行無待再四臨楮涕下萬達稽顙言

與鄉父老子弟書

翁萬達 三見

某一介寒儒爾少讀父書長叨仕籍稍知檢押而寡過未能恆自省觀而庇惡豈敢一二弟姪慙未有知烏鈔之徒從而翼之動或枉謬獲戾鄉邦不必有侵凌損人益己一言一行非禮相譏亦足以重不肖之愆喪靡訾之德貽斯文之辱縱我鄉之父老子弟亮而宥我不忍鄙夷猶當鯁鯁然沒齒媿也口談仁義敢昧責躬乃若捕捉儒言彊自文飾則背心欺人非所以自列於君子之林也念自始舉於鄉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書

五

及嗣登進士吾鄉人卽悚悚耀以爲美矚望而委心焉經今十八九年之間一轉遷輒相報告喜動心顏聞一善能輒相獎延驛聲而誦愛則靡極情實由衷不肖未酬仁里之恩徒抱咫尺之誼設不幸而導養弟姪容縱童僕銷損天日唐突桑梓則我鄉人之所以喜躍而樂誦之者何異於指妖獸爲淑麟目鴟梟爲祥鳳相歡相愛不亦左耶昔人有言士修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乃今則不然修之於官而壞之於鄉鄉人不敢言而敢怨某甚懼焉故寧死不爲也盜跖剗人心肝橫行天下至過井閭族里輒相戒勿犯士夫而不如盜跖吾忍居之耶弟姪僕僮間弗率教曩昔家省亦曾垂涕道之流血撻之家君梅齋敦諭切責良由苦心固吾鄉之父老子弟所共照察也茲惟家君年老精神疲於話言不肖宦居訓革限於聞見用是敢披情

慄仰瀆鏡觀所願亮予父子終始欲善人弟姪僕僮倘有不才生事者輕則戒飭之重則撻辱之聞諸官而理之宵人假借名色尤願以法相稽使有所嚴憚不復繁逞愛人以德斯其大端不肖雖有百心且難爲報况敢陽示直而陰庇惡哀非鞠怨盜跖同歸頃又自惟年幾五旬未有子嗣拜官逾分當知王室之恩樹德務滋可無鄉里之行正恐獲戾者雖出卑幼及他爲之根極其所由來身教不行厥咎在我怵怵惕惕如臨深谷欲剷惡業經紀平生微惡天人如何能已父老子弟幸勿以吾言爲土苴

與黃芹岡

光昇

按察書

翁萬達

四見

牢籠塞下寤寐如常五羊旌幢動搖心目執事曩見兩閣翁爲僕求息肩至以峻辭相激若有所爭然蓋發於道情其以燠咻小子者至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書

六

矣盡矣華顛紛白舊植荒蕪得歸敝廬必有事焉或又以爲不必爾爾獨念老親衰病萬里相懸時事反覆險危驚骨昔人所謂以日爲年者殆又過之築垣守要之役頗有徵應今秋諜報大敵聚十餘萬人欲有加於大同山西然每洶洶言墻高兵多仰攻爲難異於往昔倘過此月或無他也孫松山以多言殺身於人何預有罪我者竟不深察君子貴定心觀理察惡強善皆取之於我豈敢從人向背反鑑面墻執事亮之法星照曜我東粵土當得見昭明之治甚盛其可與宣揚大道光益時化若何古林

繼柏

黃泰泉

佐

王青蘿

斯達

二三子

者想已鑒別敝郡蕭鐵峰內翰陳石塘道長超然有忘世之志然觀風者能獨遺之萬達近來懷况執事所知也潮海可漁倘未速死來春當長嘯磯上戀戀簑衣卽故人當道不敢往見也所願崇德無勞

簿書

復行人薛中離書

林大欽

海陽狀元
翰林修撰

僕聞改過在於自修止謗在於無辨蓋自治重而毀譽輕是以兢業於內不暇於外故善我者從而善之其思也勃焉不善我者從而不善之其省也俛焉蓋善惡在我毀譽在彼省念克察莫非我師顏子卓爾三月不違曾參宏毅死而後已奚暇顧人言之是非哉近蒙寄惠聲入問錄雖辨問周明莫非實事然覺毀譽之心未忘而精察之功少慢若顧形迹聲色之末非若廓然無情之體勢將治己約而望人周矣夫人各有見是非豈能同君子尊德性道問學非必人人之信己也同我者欣異我者矜故曰以善養人伊尹以天下爲己任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古人至誠懇怛以萬物爲一體如此此乃生人之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書

七

根從此養習充達方爲上實際故不見人非不見己是物我無間廓然同春此吾儕平昔講究之旨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夫匡章孟氏與遊而通國以爲不孝尹伯奇至順而其父以爲不義人心不同至親尙隔况人人乎夫子溫良和易至爲無忤而之陳之楚每至不容或謂德修謗興名高毀來此猶常談夫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聖人之忘於內外如此故樂天而無憂聖人之事也希聖而敦仁學者之職也今不孜孜於道之所當務而徇衆人之所知見則慢易鄙吝之心易生而精微神化之體難入此吾與丈之所共憂也幸相與戮力勉之同心肝膈之言萬毋以爲狂躁

復翁東涯書

時爲陝西
右布政

林大欽

再見

征軍未息聞又入陝遠道奔馳饑飭辛楚兼聞渝水覆舟之險雖壯

志不驚賴有天幸於心憫然度棧入潼眺秦漢之故墟察山川之險
阨智慮起於形勢權謀生於故蹤行望三秦思淮陰之奇勳西懷劍
關想諸葛之遺略班超負封侯之思傅子懷斬敵之勇古今豪傑安
知其不同揆也北方瞋目聞望素重專閫之托恐在眼前智者不避
勞以立勳勇者不愛身而辭難自古未有借才於異代者蓋國家之
法久廢而司閫之恩甚薄恩威失宜邊政弛慢殺官削國有所由來
李牧治邊使士醉飽吳起吮卒甘苦同等所謂我愛其生故人得與
之同死我憂其患故人得與之同難穰苴斬莊賈於軍中遂霸齊國
孫子斬美人於堂上用振吳兵所謂政弛則慢威之而後知懲兵惰
則廢震之而後趨敵故曰死威死愛晁錯有言兵不用命與無兵同
此今日之大患也夫兵由中制者敗令無定謀者危今承平之餘法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書

八

令相沿雖有逸驥未能展足若當專城之寄則必上充國之請回宣
帝之聽任專而事便宜信重而令必趨然後徐察地利迅用不測古
畧新謀參伍以變必獲機宜而邀奇勳走狂敵而封燕然果信致命
効籌爲國樹功不在甲冑而在我儒生也慎好爲之母讓

請立親藩疏

嘉靖十年
閏六月

薛

侃

邑進士行
人司正

奏爲請復舊典以光聖德事臣聞聖帝明王之道必有遠猷陛下踐
祚以來明大禮以事親舉大禘以事祖皆品節古今以垂萬世而惟
舊典一事係關宗社未及舉行者臣仰稽祖宗分封宗室猶留最親
殿下一人在京原落爲宗人令四字俗呼爲守城王有事或爲居守
或代行禮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列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三年逆
瑾懷異遂并出封瑾敗廷臣但俟宗嗣繁衍因循未之議復今者陛

下入繼十年于茲矣未有以爲陛下告者臣知陛下之心天下之至公也於事未嘗有所諱避惟其是而已伏願查復舊典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掄選端人正士爲之輔導他日東宮生長其爲輔王亦非可缺焉者也如有次皇子則仍出封大國彼得以自郡王而爲親王亦足以展其親矣萬一不然則係陛下躬親誨育自於太后有恩世廟有恩其與倉卒之間濶然無情者不侔矣陛下聰明首出庶物弗慮及此乎帝王圖事動出萬全譬之奕棋由前以俟時一着耳由今以處是有二三着四五着矣多算者勝少算者負此防微慮遠之道當如是也矧此處人之所難處行人之所難行誠帝王之所盛節也陛下何憚而弗爲乎且陛下出而臨朝有君臣之樂入而在宮有母子之樂有夫婦之樂獨自藩邸及今未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書

九

嘗有兄弟叔姪之樂也聖衷淵曲機事邃密有臣下不得聞而可與議者有宮闈不得預而可以言者時節高會優游德義亦人間之至情天倫之真樂也陛下亦何憚而弗爲乎其視深居孤立上無以繫九廟之安下無以慰四方之望相去一何遠哉臣備員下僚區區憂愛敢爲陛下陳者知陛下有純孝之心有忘我之仁有天下無疆之圖也伏惟陛下深思遠顧憫臣之愚留臣之奏特降手勅下廷臣會議施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無任懇悃隕越之至

疏入奉旨廷鞫

上藩台書

鄭育漸

邑舉人進授部事

伏承台下旬宣以來休澤翔洽郡邑之長奉將德意潮卽僻遠並荷再造黃童白叟聞一令下欣欣願少緩須臾何者惻怛之愛易於入人塾隘之餘速於感通也頃蒙明文追徵鹽鈔有司供命惟謹百姓

相戒曰此國家之大計天下之通例宜殫爾力以畢爾賦第自寇亂之後流離雖復室如懸磬民日羸餒道殣相望而無所施即欲完此非典妻鬻子莫之得焉道路之言曰潮有故上人特未之知知必軫恤何使我至此極耶漸豎儒耳義切桑梓不能默默又辱通家子仰窺台下惠養盛心可以情謁拜手陳言伏惟垂察夫鹽鈔之立本爲竈戶納鹽於官民食官鹽則計口徵鈔所以抵課額也然非所以論敝潮也潮自洪武間竈不輸鹽而課自辦矣官不給鹽而鈔遂罷矣間遭猾胥罔民以通行事例藉解納之名肆侵牟之私故鄉先生鄭侍御安言之於憲宗之朝吳廷尉一貫陳之於孝宗之世世廟時左史林銘又爲論列制皆免之是以百餘年來民不知有所謂鹽鈔者近年屢有追徵之令府縣稽往牒爲民請命盡蒙報罷至若萬歷六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書論

十

年所徵亦以督責之切各縣有司官因情之未見信也一時權宜實非徵之百姓厥後議申尋得院批准蠲蓋遵恩旨蘇民困也今侍御廷尉之本歲久莫考而左史奏稿尙有存焉奈本府兵房被風破毀案卷堙沒但此乃舊少叅王公祖着落抄案時嘉靖七年三月十八日也則台史之牘猶有可稽者伏望台下詳查施行以幸百姓以規萬代慚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按潮屬鹽鈔當路謂非再蠲請不敢免後巡按汪言臣行部至潮同知王撫中建議即廢濟橋立鈔

商十人輸銀抵鈔上給公賦下蘇民生誰兩利之道也後依議遂爲定規今人皆知王公之議而不知出自鄭公也

上巡台論鹽鈔

鄭育漸

再見

爲懇定鈔商以垂永澤平鹽價以濟近患事緣潮故事竈戶輸鹽又得賣鹽並無戶口鹽鈔歷於宋元我朝高皇帝至仁免鈔如故至成宏間有徵鈔之令鄉御史鄭安吳一貫前後疏請遵照洪武恩例蠲

罷及嘉靖初乃復行徵又經鄉長史林銘奏罷以故潮之童叟耳不聞戶鈔之說身不嘗納鈔之苦厥後竈鹽遭商奪賣鈔遂蕩懸隆萬以來通行事例不稽故牒吏急於趨承惟嚴徵比民駭於聽聞亟逃公命脅納者詐分爲錢爲兩淹禁者積日成月成年窮民究莫能完下吏終坐訶譴不得已權宜措辦苦無善策府縣之勞瘁甚於小民之怨咨此前太守郭公子章所爲太息撫惠之意至今猶在人想念間也幸而天憫下民因廣濟橋商九十名此外忽有赴院告再充商十名者當是時按院汪公言臣行部駐潮署篆同知王公懋中咨訪疾苦召諭告商抵納全潮鹽鈔告商叩首稱便遂以狀申院准定立鈔商十名由是商輸鈔以市鹽民賴商以抵鈔吏得恤民而避責蓋上下並利也夫何奸商玩法自害以致鹽壅失利邇因有恤商之議

輒造詭詞圖將鹽鈔還十縣之民殊不知上人所以恤商者非苟爲惠而已爲其捐銀充餉充鈔惟國與民資之利耳據商之說以抵鈔有虧假使不輸鈔則不得補商矣鈔餉原別混而弊之則商之詭也且夫奇贏之數商賈常事時而折閱時而博利旋轉自濟曾是貧難單弱坐以待斃者况今民窮財盡惟正之供尙不能應而此額外之賦反使商得擅利益者百商損者十縣本末多寡不相償上人特未之察耳育漸等誼切體國情關桑梓不識忌諱敢爲請命伏惟台下秉節持憲文揆武衛惠德流洽莫不仰戴幸垂仁矜憫齊其政不易其宜著令如舊此潮之永利也猶有眼前困急更望台下之拯救者先是商納菜餉於各埠發賣鹽利甚通自恤商之議起免其菜餉一委於經紀之投納窺矚其利十倍其餉壟斷高抬牙爪復衆甚有豪

強據埠助其聲勢相約比周定索昂價託言官禁恣意把持大姓之家卽爲貴買猶有升合之需近市之人雖無多蓄尙繼旦夕之用若乃窮僻小鄉山谷貧農離城邑去埠頭或十里或二三十里往反一日乃抵家又須經旬或數日始入市負擔以易升斗食鹽甲處買乙處盤一觸其網羣起兇毆得銀始釋苟幸脫去棄鹽空歸夫鹽日用之不可缺者也潮固產鹽之地也自立郡以來未有告急如今日者也牟利之商舳艫相銜抽餉之徒旗幟相望食鹽之民憔悴淒涼非仗台下洞察嚴懲加惠酌處民不聊生矣引領以望願少須臾

知縣論

時爲俸安令

海

瑞

瓊山舉人應天巡撫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而見馴雉之休則知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論

十二

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減膳撤樂譴告上則蠲租求言凡膺斯民之責者體上天之意而噢咻之熒獨必哀饑寒必恤不軌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梧邱鬼覆盆中鮮鵠亭冤爲民開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雁聲不哀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物一體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縮半通得一邑遂沾沾然色喜埋沒真心不惜廉耻多方培克以充囊橐腴生民之膏填谿壑之欲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縣則有矣官能清乎槐根瘠矣馬骨高乎貧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所行不可認真認

眞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原之道待其身以鄉原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據守行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徵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鬪趨利未有息訟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弊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深愧焉俗吏非所以語我若曰稱知縣職則全未也

教官論

海瑞再見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臃腫薄質俱賴其陶成況門下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卽淳邑簪纓濟濟不爲少矣掌學教者謂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論

十三

可安閒以自曠乎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羣弟子朝夕講習月日會課切磋琢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國家有濟於生民亦以見學優則仕之明驗也瑞仕淳邑一載有奇矣見諸生唱飲呼盧逐麇蠅營則有之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懵然罔聞也是誰之過與若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典籍無傳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爲身謀爲家計初入學則索其贄見之儀旣入學則需其送節之禮於諸士子無毫末補焉亦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非教官也

典史論

海瑞三見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鬪微事盡屬之所當小心翼翼晝夜維勤棲僅一枝飲惟滿腹而已若位卑而言高祿微而謀大黑白出於脣

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爲盜爲己毆利欺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哭置
不恤焉何以爲民長上哉况屈一夫冤一婦天之霜旱隨之爲民上
者何不緣此爲兢兢與且又偏聽衙蠹相助腹削盜賊分其贓爭鬪
罰之紙不幾乎祥符之五鬼乎非典史也

恤刑論

知縣 吳煌甲 進士

一曰莫濫用打板刑以懲惡無罪而可枉刑乎曾子曰如得其情則
哀矜而勿喜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所以古人詳審明辨若濫
法冤枉刑及無辜不惟失聽斷明允之公抑亦有乖上帝好生之德
矣謹按箠仕要訣載刑戒八章因書座右以自警省一曰五不打老
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足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五莫輕打宗
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監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女莫輕打三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論

十四

曰五莫就打人急莫就打人忿莫就打人醉莫就打人隨行遠路莫
就打人跑來喘息莫就打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
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
已糝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盛寒炎暑憐
不打佳晨令節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該
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
爲修私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板打禁脚灣打禁
非刑打此刑戒八章乃呂簡叔所著後因刻石於南刑部以廣欽恤
之仁者也洞晰隱微諄切懇苦此仁人君子千古未經道及之言自
初官而歷久任由一命以至三公皆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於懷也何
則箠仕之始刑人未慣也乍而臨之必有傷慘之情也久久習之撻

人如擊土石矣又習慣之殺人如割草菅矣嗟乎一芒觸而膚粟一髮拔而色變己之身人之身疾痛疴癢寧有二乎而昏昧殘毒一至於是人有恆言刑官無後誠守是我知其必昌厥後也嗚呼天道好生神明臨汝一念慘酷流毒後裔可不戒哉 一曰莫輕用夾棍夾棍者所以警奸戢暴要亦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所以當事者須別有辨冤察理之方使無遁情決不可徒恃此慘酷之具以爲快心遂計夫人當被夾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逼勒之下何不招認之有然亦止可嚇村愚之民耳每見巨奸大猾心膽既粗智謀又狡自知情真罪當莫敢保救到底必死私心計較不如乘此衆人屬目之地狼耐不受捱此數刻痛苦官府可欺以其方誤謂冤枉忽轉矜憐便可倖漏法網生死關頭在此一着蓋死中偷生也至於愚樸小民心膽怯弱既無忠肝俠骨一落夾棍任加以滔天大罪無不招認身非鐵石又冀倖後來保救或可解脫所謂以賒死權代現死也當事者少用一番夾棍便積一番陰德多用一番夾棍便造一番業障慎勿別無辨察之方而區區恃此無情棍以爲照膽鏡也古聖有言痼癥乃身嗚呼可不慎哉

貪吏論

督轅車 份會稽進士本府同知

余讀漢酷吏傳首載郅都言其爲人公廉不私問遺無所受請託無所聽次爲甯成其治效郅都二人相繼爲中尉皆使豪貴斂跡其所短者好作威勢立名行法少恕耳而卒受惡名未嘗不掩卷嘆曰世變日下今之時求一酷吏如二人何可得哉窺作史者之微意蓋漢懲秦政代虐以寬文帝繼之躬行元默故當時論議皆務仁厚禁網

疎濶有刑措之風景帝雖刻薄少恩亦屢詔疑獄以讞令治獄以寬此二人者獨以嚴急作俑漢家仁厚之澤自此衰矣其受惡名也固宜余向作潮志而傳黃圯謝光泰全三人直曰貪吏者蓋深文以致人罪法吏也重刑以威人酷吏也法吏酷吏未必皆貪惟貪則必兼斯二者誠以法不峻刑不酷則民不畏遂無以逞其貪故凡吏之貪者必先驅脅以刑法使人畏之如雷霆鬼神然後任意攫取民敢怨而不敢言而吾之貪得以遂雖然彼欲爲一身謀耶則固不能死後懷金抑且難逃國法欲爲子孫謀耶則多藏厚亡世之父子相殘兄弟相殺類皆多財所致興言及此能無通身汗下耶噫觀予言而不知所儆非人者也

情法論

翁萬達 五見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論

十六

人皆曰居官之道惟情與法而不知情與法不可分爲二也且如某事當行也我從而立法甚嚴然稽之人情或未得通融之說則入於苛又如某事使民也我從而惟情是通然律之法守或未得中正之防則入於流苛與流二者皆過也是故用情通之以就規也用法約之以就矩也規主圓矩主方方圓二字卽仁義而已矣仁義之道互爲其根故曰情與法不可分爲二也

祭國子博士薛俊文

明 王守仁 餘姚進士 封翁建伯

嗚乎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不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于本源者則又群相詆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

年來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尙謙始從予于留都朝夕相與者二年歸以所聞於余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遠近所宗依尙謙自幼習業焉至是聞尙謙之論遂不知己之爲兄尙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尙謙師而尙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弟子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往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自能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鄉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從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者則皆君之昆季爲之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憑藉毗倚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可勝道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吾之所以爲痛傷涕泣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

祭揭陽黃處士天保文

王守仁

再見

潮有處士黃翁天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未二三月輒又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性質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旣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夢星跪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旣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

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則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苦耳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者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爲賢士大夫者乃始有以之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篤期望揭陽縣志

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我傷悼之懷而敘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厲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也

祭御史鄭一初文

王守仁

三見

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朝命實爲之可如何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予留銓司君因世傑繆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可學至予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詞奧義相與剖析探本窮源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

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於茲孰沿孰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愧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搆忍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且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告疾予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益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須親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輿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顓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莫作生又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

祭給事薛宗鎧文

翁萬達

六見

嗟呼東泓余與汝同年而生同井邑而處又同學古人溯泣麟而上不欲落莫人世與草木共盡乃今遽忍哭君耶君之鄉行我廣人慕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論

十九

之宦蹟貴溪涓閩人思之夙著風裁卓有令譽朝士又類能誦之史冊且將書之乃受命於君溘焉物化真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攬觀宇內罔生者何限方且唾去之不暇而自諒其死之爲安也予於君夫復何悲獨慨邦人河岳不能庇才賢國家元氣不能壽忠直天亦弗佑斯文俾將蔑所憑麗而宣朗也此所以恨耳思揮戈碎賊臣之首而不可得君其知之否邪昔予來蒼梧踰年以觀事北上得復俱君信次京師相勞苦慰藉更僕談夙昔爲歡至語及時事則咄咄不能平思共抑情辭魏闕結社宗山爲安身養命之計乃今遽捐棄良友其能不悲耶賊臣誤國畏莫敢言君一疏從容累數百語蓋深得納約之義記意和者過激賊臣流訾聖主不憐遂使下詔獄廷杖以死此豈智士所能料者耶相傳君始被繫而終易簣志定神寧不

震不懾語後事朗朗真所謂有道者死之日京師內外無問識不識咸爲憤惋歔歔至愿以其身贖卽支藩遐壤武夫悍卒觀余道君亦潛然淚下况朋誼姻好以骨肉通家爲期者痛又何如耶承諱迄今寢不安枕食不下咽累歔重息未始一日而置欲一旦歸來哭君於柩次而一官匏繫奮飛未能時常夢與君促膝劇談眷眷不忍別去覺寤輒冷冷自失而欣然之容鏗然之音猶恍恍在耳目也豈意氣相感抑幽明生死固亦有相通之理耶比聞賊臣與其子鬪竟疽背而殞柩不宿廬負而走虞鄉人之怨者之欲鞭其屍也豈惡極天厭使假手於其子抑君英爽不散之氣猶能驅使造物顛弄若人爲天下後世殷鑒耶皆未可知也我所可知者君生平耳俾余卽不死當爲君操觚作實錄以垂不朽今尙未能也生芻蕘頸山川迴紆哭不揭陽縣志

卷之六

藝文下 論

二十

盡意哀豈達辭悠悠君子孰知我思

祭行人薛侃文

夏

言

貴溪進士少師大學士

嗚呼粵山之英南海之靈萃生我公握奇抱貞鸞儀鵠峙翔於天路蹇蹇懷忠稜稜抗疏權奸構機罟弄讐如繫公爲罔意實坎予公有俞言蠶粉叵測公攫五毒筮詞不易予在朝堂切齒鴟奸憤聲大罵聞者股寒天子神明伏慝立辨予弗受緇公亦未譴惟時嘆旱氣霾蔽天公精上通靈雨滌冤唐人有言萬代瞻仰賴公一柱意沮奸黨解獄而歸身名俱完薛衣荷裳翛然林巒予叨宸眷久膺密勿長憶丰神澄江孤月聖主天度思起沉淪如公遺直將有異恩天不憖遺奄聞公訃掩袂汪然涕淚如雨百年之死旦暮之常瓌器偉節不朽不忘觸刑就斃尙復何畏矧茲考終公復何媿公昔傳經陽明之門

毅然有志銳領斯文世學卑陋來耳去口盡會傾危或隳厥守繫公之操百鍊愈剛不難刀鋸不竦鑊湯平生學力今始大驗齷齪脂韋視公覲面公登科甲予實同年跡疏心親千里晤言人孰無情日有公是公則何薄於彼彭氏粵山歛雲南海回波公在宇宙耿耿不磨公弟告哀授予公狀展讀傷神欷歔怆怳願秉直筆樹表墓間千秋昭揭庶幾永觀緘辭逆風預陳遙奠公其有知鑒茲不腆

祭韓文公文

知縣 馮元颺 慈谿進士 兵部尙書

古來文人奕奕數輩漢陸唐韓宋蘇蓋代九州之遠豈能盡芟胡此嶺表接翼而徠若器有型何錐不淬於鑠韓公特爲潮賚尸而祝之千秋弗忘所以然者公道如春人心如萊日夜息然自然夢對某童而習維公之愛步公趨公有志未逮嗟我先人髣髴入寐公之傳衣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論

二十一

未知何在顧予小子窅焉興慨三百年來冠裳車載其或繼公寧遂不再爰有季簿又有高尉氣節文章奉爲公配嗚呼陸在公前潮耳猶曠蘇來公後潮魄已眇焉得我公曩茲莫對挹江之水彩山之艾聊奠公居歆斯一酹願言佑啟鳳飛翩翩

宋鄉賢郭叔雲贊

明車 份 會稽進士 本府同知

雲谷遺響師友淵源曰在於潮有的其傳微言具存知德者鮮久晦而彰天高地遠

行人司正薛侃贊

何維柏 南海進士 兵部尙書

昔者孔子嘗以學不講爲憂今之論說辨難能臻要妙至省其微類多不掩少臨利害則舉生平而棄之豈所謂講而不學者耶君崛起海濱蚤承師益席珍衡門則潛德日彰委質朝廷則貞固遂至語曰

非徒言之實允蹈之之謂矣

贈寺卿吳冑墓銘

明李東陽茶陵進士少師大學士

去險就夷正不復馳是謂知幾闡幽爲耀以成子孝是謂善教生有封秩歿有贈卹以光於家室元局永閔永保貞吉其孰我敢軼

太僕寺卿吳裕墓銘

吳寬長洲會狀禮部尙書

太僕古官見周罔命后聖攸資曰僕臣正厥後失職惟以馬政漢興設官修馬復令循至於唐閑廐益盛惟公早歲出由科甲南北郎署歲月久磨論其勤勞銓曹爲多和而不隨平而不阿冢宰倚之黜陟無頗翔集銀臺起領太僕北徼戒嚴裁及馬畜選閱日勞罄彼監牧師出雲中萬騎馳逐邊功則成公病不祿惟帝至仁軫念僕臣錫以卹典光賁其塋公則亡矣厚德未淪衰復在喪幼稚詵詵祿位有餘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論

二十二

尙遺後人

廣信同知林昕墓銘

盛端明海陽進士禮部尙書

守之正而用之稱進之難而守之定道之大行公曰有命嗚呼公之後人其將食公之慶

太僕寺丞王昂墓銘

蘇葵順德進士福建布政

大家之裔科甲之豪學充文瞻德崇譽高初拜郎官上應列宿政行教舉靡不翕受入爲太僕道不停車雲錦成羣民困以紓天不佑德旅櫬南還靈原磐固於萬斯年

行人司正薛侃墓銘

王漸逵番禺進士光祿少卿

嶺南山川間出秀氣午運肇紀文明方寄唐有曲江宋有清獻勲業雖敷道源未衍赫赫白沙起於江門一脉是浚流派斯湍惟公之生

屹于海濱陽明宗旨獨得其真名光宇內德啓後人維彼桃源公永藏神

戶部主事陳思謙銘

林大欽

海陽狀元翰林修撰

矯矯陳子維勢不倚亦既有位不究其施歿壽不貳銘以永之

臨安知府郭維藩墓銘

劉子興

海陽進士廣西布政

嗟嗟郡伯萬夫之望惟忠與孝聲著巖廊令德不爽後裔其昌西山鬱鬱赤石堂堂我銘公墓百世之藏

吏部員外羅萬傑墓銘

并序

王宗昌

邑舉人天津道參議

先生遭明季鼎革棄家爲僧自卜壽藏於岐山之龍湫潭題其碑曰明龍山樵夫羅公之墓先生不但隱其身而且晦其名殆雪菴靖節之流亞歟僅述其概以銘諸石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論

二十三

岐山之陽榕水之傍瘞玉佳域遺蛻仙藏高節峰峙貞名流長樵夫姓字千載有光

侶雲菴鐘銘

知縣

馮元颺

慈谿進士兵部尙書

揚州黃氏名曰月容度嶺相隨四歲而歿自生及死方十八年此十八年如夢如影無男可婚無女可嫁無善可讚無惡可讖生天入地兩俱茫茫葬於黃岐竺岡之麓有菴一楹題以侶雲有田一區歲供丹荔任滿將去爲鑄斯鐘紀其姓名及其歲月生死南北嗚呼已矣情與鐵堅緣從響斷千春萬禩覩視鐘者知有馮生尙其勿毀并作感舊詩二首春山去去遠如眉鄣水同歸已負期雲鬣數峯迷白鶴越欄三尺冷烏絲祇將淚碧留芳草誰伴魂香有荔枝歲月泉鳴幽澗外可堪長作玉琴疑 羅裙漸褪舊時香不盡春流似客腸官

閣梅殘愁水部江南楓落倩巫陽玉牀空使驚蝴蝶金轄誰當網鳳
凰塚色青青猶未了長憑白雪慰燐光 澄海謝解元宗鎰和之曰
黛螺銷盡殞蛾眉油壁青驄豈再期只道千金人似玉翻憐一縷命
如絲王家無復迎桃葉白傳真成別柳枝應憶巫峯何處是春燈夜
雨夢還疑 返魂無計覓殘香泉路人間總斷腸夜月珠歸迷合浦
春風花落惱河陽王釵化後空留燕瑤瑟無聲冷泣凰去住因緣俱
莫問空花看換眼前光

贈布政鄭養性墓銘

國朝

秦蕙田

無錫探花
刑部尚書

惟公篤學質厚材良明經修行繼世恩光岐山之北赤嶺之陽營高
敞地水深山蒼形者曰吉神其永藏

封知縣陳元才墓銘

凌 魚

番禺進士
桂陽知縣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論

二十四

我來榕公已逝聞公德無邊際午未間歲嘆癘庚癸呼誦誰繼公曰
嗟我其濟作鱣糜日千計病予醺殭予榼龔嶮窪趨厲揭義則爲囊
任匱舉其大畧其細儻易名可證惠表公藏用永世

月容傳 附

明郭之奇 再見

月容姓黃氏江南揚州人年十四爲慈谿進士馮元颯側室殊姿窈窕秉性幽閒馮甚寵之嫡妻蘇性妬悍容奉侍惟謹蘇忌益熾常思謀害崇正戊辰秋馮受揭陽令容頗諳刀筆與叅案牘多合律一日語馮曰妾荷君寵過濃主母在堂須加恩遇以其餘逮妾可矣若一意於妾將弗堪往常見主母怒妾輒長跪終日仍不憐恤妾思命實不猶故降心相就終恐主母無繆木小星之德慮人薨之及於妾也馮曰有我在何患容泣曰君主外嫡主內君倘覲天子之光揖上臺之座妾時伶仃誰侶主母不我愛實竊自危馮曰俟予作區處使爾遠害全身慎勿憂心如惓言未畢忽報提學臨潮馮往參謁容泣送之曰嗟乎君見妾送君之出也未必見妾迎君之入也馮私謂之曰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傳

二十五

昨日密遣堂吏築小室於衙舍之傍爲子之居已命翠英小娥二婢子小武一蒼童奉侍庶得避妬忌之難余亦得稠密周旋也適僕從簇至促裝上道私語之言婢聞已鳴之主母矣主母曰噫男子變心已成夫有所甚愛者必有所甚憎將置予何地於是置藥於酒邀容觴之曰主君已往鳳城惟我與爾寂守深閨淒涼之况倍傷人也今夜明月如晝已准備蔬芹與子共樂亦曰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耳容思主母素狼悍茲乃如此或者悔心之萌不作亡秦之續歟徐對曰妾荷四年愛育自揣譬尤山積今蒙覆載爲量使妾得奉侍終身妾之幸也旣承寵召敢不拜嘉遂暢懷對飲未幾藥從中發容疾呼曰河東獅子不意妾罹其凶豈真妒己之苗裔歟何罪惡之盈也越日疾甚仰天嘆曰妾今殂矣悠悠蒼天何爲使妾生居人下而遭荼

毒母居江南夫往潮郡今貿貿終身不得悉陳冤狀死難瞑目惟祈
化游魂訴昊天撲殺此賊庶消恨耳馮聞昏倒於地死而復甦遂辭
提學還揭所有珍珠玩好之物盡置容樞下葬於黃岐山巖之右築
室以祀并置田募僧守之題其巖曰竺崗巖名其室曰侶魂菴菴內
有鐘鐫其記於鐘上太史氏曰世人見月容如此莫不爲月容傷我
獨爲月容幸假令月容終於耄耄之年齒危髮白台背駝形將前日
之月貌花容變爲皮枯骨立馮亦何至欷歔不置卽後之人聞其風
者亦無事弔古悲愴矣若王昭君虞姬戚姬趙飛燕楊太真潘夫人
之流往往以芳年早歿故千載之下披故蹟以流連恨佳人之不再
長言短什一往情深良非無故而然也故曰紅顏多薄命不薄命不
足成其紅顏也

飛泉嶺

宋朱子

婺源進士
贈徽國公

梯雲石磴羊腸遶轉壑飛泉碧玉斜一路風烟春淡泊數聲雞犬野人家

鳳棲樓

陳希伋

邑進士知
梅州軍事

千載傳聞孰是非高梧修竹晚風微欲知古寺曾棲鳳樓殿今無燕雀飛

榕城書舍九月梅花

梁克家

晉江狀元
宰相少師

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將先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放南枝特地香九鼎燮調端有待百花羞澀敢言芳看來冰玉渾相映好取龍吟播樂章

聞吳子野出家

蘇軾

眉山進士
崇贈太師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一

子昔少年日氣蓋閭里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嘆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眞敝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塵衣冠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了如何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趣舍志匪石當爲獅子吼佛法無南北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

蘇軾

要見

聊爲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知半夜老蠶不食已三眠憐君解此人間夢許我時逃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次子由贈吳子野二首

蘇軾

三見

馬跡車輪滿四方苦爲閑暑小茆堂仙心欲捉左元放癡疾還同顧

長康

江令蒼苔園故宅謝家語燕入華堂先生笑說江南事祇有青山繞建康

浦口村居詩五首

知州軍彭延年廬陵人大理寺卿

浦口村居好先思創業難如雲架樓閣依水植琅玕澤氣三冬潤松聲五月寒子孫懷舊德爭忍不盤桓

浦口村居好清貧勝富華堆書爲伴侶種藥是生涯吟苦詩成癖心閒道長芽匣中時自瑩蟠蟄有龍蛇

浦口村居好柴門鎖不扃晴嵐深染翠寒笋嫩抽青酒筆驅吟倦林風引睡醒東堂清且泚待創碧蓮亭

浦口村居好盤飧動輒成蘇肥眞水寶鯪滑是泥精午困蝦堪膾朝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詩

二

醒蛺可羹終年無一費貧活足安生

浦口村居好憑高望處賒稻田千萬頃農舍兩三家樵路通雲磴溪船簇蓼花太平無事日處處盡桑麻

瘦牛嶺

黃公度

莆田狀元考功郎中

自嘆年來爲食謀扶携百指過南州時平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見瘦牛

又

楊萬里

吉水進士寶謨學士

行盡天涯意未休循州過了又梅州平生不慣乘肥馬老去須教躡瘦牛

茂林

元楊宗瑞

邑進士翰林學士

野水舟橫行人稀溪雲斷續樹參差南來北去年年事歸鳥巢林只

一枝

秋遊靈山寺

明林仕猷邑儒士本府教授

一洞烟霞紫翠深上方台殿鎖秋陰懸崖老樹鳴天籟落澗飛泉響
石琴往事祇今成感慨浮生何幸得登臨留衣亭上三更月照徹昌
黎萬古心

上指揮俞良輔引

郭真順邑人潮陽周瑞妻

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
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洒向江
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
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前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轡踏地
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聖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
揭陽縣志卷之八藝文下詩三

揭陽縣志

卷之八

三

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黃犢
春耕萬隴雲蒼彪夜臥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
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為將軍紀勲績天家自有麒麟
筆願屬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

聯句贈貞烈全民

御史全生孫女

知縣陳爵南靖進士高州知府

身任綱常重名爭日月明令儀堪世範縣丞彭冲淑德自天成趙鄭應

連璧主簿劉綱蕭蘇乃抗衡居常夫內助教諭鄧琳遇變女中英時難間關苦

訓導周冲躬危慷慨增矢心生不辱完節死非輕羣醜驚心潰冲三軍

怒氣騰精靈孚帝祐網讐恨洗霜清野老哀同淚琳詞人嘆共聲郡

侯章照耀本邑史傳丹青風教須聞疏前天書尙早旌閭閻誇故事

冲瀕海挹餘馨輿論千年在網民彝一念生聯詩敦薄俗琳忠信詎

無稱岑

玉窖橋

署縣 車份會稽進士本府同知

北窖通南窖前溪接後溪暗隨潮上下分繞縣東西

送倫殿撰叙文使安南便道還鄉

鄭一初邑進士監察御史

載筆螭頭遠綏和萬里行舟居南海便衣袖錦袍輕銅柱將軍約沙堤宰相名何時重混合法從在蓬瀛

送薛行人侃持詔便歸嶺外

區大相高明進士翰林編修

邊事勞行役秋冬兩戒輶方回遼左使復作楚南游雲樹江關驛烟帆海國樓仍聞下詔日父老共銷憂

京邸送海陽邱司教掌教臨武

鄭一初再見

瑟瑟黃蘆滿岸秋人從天際下輕舟風霜萬里須珍重桃李千株屬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四

庇床學制可從明道得師模無重子雲酋都門此日殷勤意只爲吾鄉舊魯鄒

海門東望

葉進邑舉人武定同知

路入洋灣接海門寒風破曉震乾坤雲歸暫補山頭缺潮落空存石上痕一簇人烟彭澤縣數聲雞犬小姑村親闈在望歸心切便擬征

帆到故園

榕水流聲

劉漢邑舉人安化知縣

古榕潮汐地百折繞平田吞吐涵明月盈虛漾碧天養源宗楚令知味契伊川賦罷臨流興曲肱一枕眠

題半徑二首

薛侃邑進士行人司正

水石成芳島雲林靄暮晴波光涵萬景不必問蓬瀛

郊遠峯環寂林深逕遶幽池亭千翠簇巖洞一虛收獨坐時方煖重遊色已秋百年塵外夢湖海寄扁舟

有懷薛中離二首

翁萬達

邑進士兵部尙書

年來雙劍別南州躍馬相逢非舊遊周道秦川皆歷險鴈關高閣又經秋鹿門爾放青山鶴龍塞予登明月樓異地可憐迷出處思君一倍長離憂

幽棲今有薛夫子時與白雲相往來春載羅浮歸藥笥山依玉簡起書台海仙侶常應聚夢裏宗溪知幾回烟水故林吾不負拂衣他日共徘徊

玉堂對菊

鄭一統

邑進士翰林編修

簇簇金叢向彩欄二林偏喜壯奇觀新枝却帶三秋露晚節那驚九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五

月寒盈把任從陶令醉落英何但楚人餐托根還是清華地畢竟芬芳到玉鑾

京邸中秋翫月

鄭一統

再見

楚天爽氣滿神州今夕人間半度秋玉露幾團初欲滴冰輪一點向空流浮烟掃去星河靜素影飛來几榻幽共醉清華眠碧落此身不覺在瀛洲

題茂林

鄭一統

三見

洪波撼石響琳琅細雨淒林色鬱蒼林密有溪穿水洞石平隨意作魚梁桐江竟繫炎光鼎清渭全甦頰尾魴心跡未須論出處一簑風月想餘芳

石城山訪陳碧洋主事

吳繼喬

邑舉人江華知縣

海國風濤壯巍然見石城苔痕侵地綠嶺氣接天青路鎖朝霞靄江橫夜月明悲風驚樹杪龍臥渴蒼生

見山亭卽事

張一言邑舉人永明知縣

土膏一動卽分秧鵲鵲催人忙又忙忙了閒來亭下睡太平風景見義皇

南溪精舍

林逢春海陽舉人新田知縣

曾記當時醉此齋此齋初闢菊初栽今朝携酒重來賞醉插黃花笑口開

廷杖矢志

薛宗鎧邑進士戶科給事中

大奸在位流毒縉紳爰及三年憤積神人乃披忠愍乃籲帝宸惟帝時嘉俟時而行惟彼奸讒捏搆誣蠅惟帝赫然迸茲佞人爰逮小臣揭陽縣志卷之八藝文下詩六

父寧

南溪精舍

郭鳳舉邑歲貢生

誰把南溪作勝遊未須此外覓瀛洲山含曉氣明如洗樹映波光翠欲浮碧水有天開洞府白雲無夢遶王侯我來漫作滄浪咏一曲歌殘古渡頭

詠揭陽景

時邑令爲

邱齊雲麻城進士本府知府

登高不盡翠微懸海色真堪睥睨前桑浦關門來急峽藍田削壁掛飛泉城中竹樹多依水市上人家半繫船可是河陽潘令在于今五嶺淨烽烟

中離山十八景

邑主季本會稽進士監察御史

覽遍離山好洞天杖藜到處盡雲烟中離此日藏修地應作人間勝迹傳

九華三島客來頻洞口雲氎作主人論藥談元酬酢處薜痕苔色共車巾

迎仙橋

上上雲階步步平雲階百尺接壺天登雲且作栖雲客入洞還爲出洞仙

登雲階

二實中涵一太虛乾坤萬古自如如取將各洞緣天造謂有真人向裏居

中離洞

一石兩石聳雲烟千山萬山匝洞天風月半簾懸太古圖書滿榻對先賢

石壁巖

白雲堆裏一楹存兩竇虛明日月奔萬壑千峰渾脚底考槃獨寤世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七

稀倫

雲中屋

萬古乾坤此月明人間何許夜迷人窩中終日蟾光照誰識窩中不夜春

偃月窩

滛渺連天自有津日知多少往來人在山亭子當潮立直看滄溟欲變塵

觀海亭

中離洞裏中離老仰離臺上仰離人瞻依已遂依歸願攜瑟應同舍瑟春

仰離臺

泗水涓涓一脉流向來閑塞幾經秋如今濬出源頭活任派乾坤萬古流

活水亭

一泓疑是古蟠溪水色天光浸石磯月作鉤兒蘿作線垂竿意不在夫魚

釣魚磯

龍臥離山睡欲吟石牀天巧跨松陰他年若際風雲會起作蒼生四海霖

龍睡巖

井石峯頭入面飛擎天石下見柴扉書籤藥裏披霜磴碧草瓊葩映翠微

後巖

疊石東巒敞石研琴書一榻自仙家鶴翻老幹窺晴曙花放幽香簇曉霞

東巖

丹崖翠壁聳巖扉荒草疎楓映夕暉久住高人忘水石相將鹿豕日同歸

西巖

白雲飛我北元天中有談元不世人住久渾忘寒與暑四時風月四時春

北元巖

一徑千峰透白雲往來都是臥雲人野夫亦欲穿雲去一掬收回六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八

合春

連雲徑

三石分明品字函上奇下偶自天緘中開玉洞迎仙侶此是離山第一巖

疊石巖

咏中離山

王

袍

山陰進士本府知府

乘興登山訪藥欄杖藜隨處不辭難雪封烟鎖洞天古月小山高風籟寒世上紅塵飛不到圖中太極靜常觀漫思如此藏修地應似莘犁與渭竿

又

劉秉鑑

安福人本府同知

中離勝跡已前陳今日中離說舊因坐破蟾光千嶂曉閑看花草四時春

兩三童冠忘形地十八洞天不世情我亦結茅來往此靈修肯自負

平生

登黃岐山

知縣 薛炳 長泰舉人

撥霧排雲訪翠微山靈應笑我來遲羣峯環抱天開畫二水分流地
偃旗步緩掃苔同坐石興高登塔漫傳卮耕鋤飽識農家事遙望濛
濛雨滿池

又 和前韻

黃一道 邑進士興化知府

步入層巒翠徑微爲梯苔磴轉紆遲懸崖風細雲猶甲古木春深葉
作旗牛首誰憐當日淚鶯花莫負此時卮興餘却苦三農旱龍臥何
緣吸墨池

又

曾邁 原名思道邑舉人

南越之南揭陽嶺延袤擁出黃岐山從秦歷漢峯最古流雲飛霞不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九

可攀上有浮屠插天起石湖千載抱泉水懸崖風雨古木疎春色秋
容翠微裏磊石玲瓏谿谷中洞門雙矗竹與松槃桓宛轉多迂怪疊
巘連巒度晚風俯臨玉窖之雙溪岸容江月映沙堤山高水清雨不
極渡水登山無盡期昔人獨有陳夫子幽棲選勝風流美古今地靈
應相託山中仙客能有幾

靈芝 有序

曾敬 邑舉人東鄉知縣

城北古榕一株扶疎數畝予構亭讀書其下樹穴忽生靈芝其膚
玉其旋金其莖紫初發似獸形時有氣結若明珠邑人咸往觀之
因賦以排律

喬木風霜飽擎天雨露新台隍高藉枕廬舍舊爲隣夜夜祥光閃朝
朝瑞氣屯北窗薰可臥秋水樂相親忽爾中元屆休哉四皓臻暗移

蓬島甲陰植閬園辛穴破芝敷玉庭空樹剖珍朱柯扶碧蕊紫筍託
元筠初諦猶龍虎徐看已鳳麟明珠分海錯湛露落河銀五色抽蘇
秀九莖傳謝薪甘泉曾詠邕函德復歌湮和氣通三界貞符叶五倫
堯冀能數日屈軼可知人仙質誰儔侶幽馨自主賓彈冠今有漢採
藥久辭秦華物錫天寶奇人降嶽申念渠開聖瑞愧我塞慈仁眉宇
能勾當庭階免蹙頻精華無葦筏明德實梁津馬應羲河負龜從禹
維陳思爲若有翼臨履更存身九萬程爲徙入千歲作春祝釐祈報
響對果敢忘因

九月登黃岐山絕頂

曾邁再見

獨有登高興欣逢九日緣維舟分二水着屐擬諸天潦倒悲秋客清
狂作賦年悠然饒古意寶塔拂雲烟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十

仙橋山懷鄭碧河太史

曾邁三見

登山聊一夢谷口舊邱亭人豈仙橋重地因太史靈文章空有託松
栢忍爲聽長醉歌鳧舄秋風若解醒

鰲橋釣浪

曾敬邑舉人東鄉知縣

誰築鯨鯢金背高跨天雙螭鎖波濤臨流若問絲綸手不釣凡魚只
釣鰲

宿萬里橋

余國璽邑舉人如皋知縣

秋高霞彩類蓬瀛天外涼蟾一暈生野牧長歌驅犢返蒼蒼萬里暮
江平

下瀘清

許國佐邑進士義知縣

從宦無能漫笑今水波歷亂是予心舊園欲我栽荒竹觀變何人早

入林他日山山應有約此中汎汎故難尋夢同一拂橫舟劍寒色空濛夜正深

過榕城

謝宗鎰

澄海縣元

蕭條兵火後井邑數家存海氣兼秋濶潮聲向晚翻腥風牡蠣市細雨木棉村入夜多淒警猶聞鈴柝喧

雙峯寺懷石山禪師

郭之奇

邑進士詹事

三百年來舊佛宮依稀猶記石山翁預爲法界傳燈鉢故入塵寰試色空四壁人烟天早暮一灣流水日西東鏡台菩樹今何在錫杖遙遙覩紫峯

子野遠遊庵

吳仕訓

潮陽舉人福州同知

侍講傳聲重遊仙逸氣多石能移北海庵不到東坡古道餘殘碣秋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十一

山滿薜蘿此中最清勝無奈歲寒何

過舊園亭

黃奇遇

邑進士左中允

夙昔烟花地於茲杖履遊揭山猶歷歷榕水自悠悠爽氣侵江月清風入古樓欒槍今掃淨景物自清幽

黃岐山夜宿僧舍

羅萬傑

邑進士吏部員外

臥對纔茲夕深心冥見聞禪燈一室靜月影半山分夾樹迷青靄疎鐘咽白雲蕭蕭窗外竹幽夢易紛紜

桃山驛署

知縣

溶溶淡日映窗紗小署幽深遠市譁蕉□□□□□菊猶如茜艷霜花官閒便可神仙令興□□□□□身在粵山心在皖柳坪松社思何涯

夜渡榕江 二首

十年成畏路今稍號安瀾帆影連星動□□□□□□□□虛如幻寄入
夜覺多端野戍三更火青□□□□□□□□

舟發憑潮信蟾光照水程積氛方漸洗□□□□□□□□靜溪無語鷗
眠棹不驚鐘聲何處動飛□□□□□□□□

黃岐曉翠

危峰獨峙枕金墉淵穆尊嚴衆所宗入□□□□□□□□雙崑印蘚石
函封鍾靈有異陰偏遼帶□□□□□□□□更濃勝事年來添幾許奚囊携
酒任扶筇

紫陌春晴

春光早向紫峯生漸出峰容與世迎□□□□□□□□曉新苔轉日久

揭陽縣志 藝文下 詩

十二

曛晴啼鶯城北銜花至舞燕溪南逐翠行傳語東風無造次時留烟
景作山情

兩溪明月

知縣 陳鼎新 海寧進士

秀絕雙溪紫氣迎三陽江上月三更採珠人遠練光淨搗藥聲高蟾
影清鳳嶺松杉浮碧白玉川芹藻浸空明懷人正切元裳思獨鶴橫
空一水盈

又

郭之奇 再見

雙溪垂帶曳榕城最愛潮光湧晚生半落市埃分皓白平開天鏡下
孤清遙山助色烟雲掃近野浮空藻荇迎長憶元暉如練語更添月
意作江情

雙洞疎烟

宋兆禴 再見

雙巖原自出黃岐別以靈栖著景宜北去松雲隨意懶南來竹靄倩
風移林間客話氤氲裏雨後僧歸澹漠時每叩洞門驚踏破身居烟
上不曾知

又

郭之奇 三見

烟霞有意日相求雙洞林光競遠投青靄春來如迸發白雲秋去尙
羣遊鬱紆遙結山靈祕冥漠中開佛象幽試看今朝松竹影方知千
載色空留

一爲松岡巖
一爲竹岡巖

玉窖棉陰

陳鼎新 再見

環城奇樹傲羣峯栽入清溪翠影重夜月陰高招舞鶴雪濤秋捲吼
吟龍居然漢史稱千植不向秦時羨五封我倩橐駝移越土明湖一
爲躡仙蹤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十三

金城榕色

郭之奇 四見

喬木森森望鬱蒼相傳嶺國古榕鄉四時霜蓋煙疎密一片雲叢綠
混茫道左何年歌杖杜召南此日誦甘棠天爲炎土垂休息故使餘
陰百里涼

鰲橋釣浪

郭之奇 五見

溪城如島水環之西駕東流此一絲萬里海風浮漢彩百重山色壓
虹眉於秋倍覺潮聲壯有月常窺釣影垂龍伯何人休袖手南溟咫
尺是天池

元塔登高

宋兆禴 三見

人文地氣翕然升雁塔方高豈計層便待參雲惟此級何曾插漢不
容登平疇拔地明孤起遠嶂臨江欲共凭若問題名元字在海天空

闊賦鯤鵬

遊中離山石頭井

國朝 楊鍾岳 邑進士 按察僉事

爲慕中離踏勝遊當時藜火幾經秋玉橋雲鎖蒼苔古石壁峯迴曲水流海外問津何處是磯頭坐釣起人愁樓台夜月還相照龍臥高巖意自悠

湯水

知縣 鄭 濂 餘姚舉人

久厭塵市喧山行愜心目蒼崖透孤嶠長林翳深綠溪迴徑自轉徐入小橋曲何處白雲起離離布前麓父老向我言有泉在茲谷鬱若霞霧蒸非炊烟自轟其下若濺珠其外堪盥浴其中若沸湯大寒莫敢觸予聞爲驚疑疾趨戒僮僕憩息此泉下徘徊數往復天下多名泉無如此利俗聞有甘若醴冬月不堪掬亦有香若麝貧者非所欲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十四

方謠

郭天楨 邑歲貢生

北方有猛虎幡然翼以角羊狼而狼貪爪牙莫之較麒麟借與皮食人恆不覺肆齧一何饒豈論清與濁吾聞異方物有獸名曰駁食虎如食人饕餮恣拏捉虎不慎所之行將於汝剝

落漢鳴泉

余志貞 澄海進士 侍讀學士

藍田削壁見飛泉隱隱晴虹百丈懸朱子石函留洞字秦皇古戍淨烽煙無邊珠玉因風灑不盡琴箏鎖日傳最喜源頭多勝概於今流水滿前川

甘霖歌

知縣 劉錫珽 揚州監生

赤帝騎龍日良煤鬱蒸炎炎何由開飛鳥苦熱翅欲斂池魚涸泥同
徘徊彼蒼何爲乃如此安得甘霖天際來水汲鉛華轉轡轆香汗漬
漬沾寶粟手持紈扇不停揮白眼欲穿入空緣西北油然雲脚奔山
雨欲來天意昏雷蟠電掣舒陰氣萬派千絲勢倒盆九峯指點如潑
墨入荒四海同渾渾桔槔聲絕不復續水飛泉決迷孤村禾苗半死
今更蘇農夫田婦樂如如共道雨金並雨穀喜雨亭前相歡呼須臾
霧散日復瞰庭槐斜照陰陰見清風徐起幕漩波涼意直透水紋簟
薄袖飄飄秋意凝何須赤足踏層冰卽此已無煩毒苦坦腹南軒枕
曲肱

別揭陽雙榕

右營洪

份

漳浦人揭陽參將

何年同託根初在石坦上歲久侵土膏盤結類柱礎株似跨鶴形枝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十五

如連理想對余署後窗晨夕共偃仰炎威借蓋張狂飈驚濤響月影
與雨聲陰晴非一象觀汝八年間新枝高及丈笑余慕長生鬢毛多
鶴鬢聚散無定期未能免快快汝材非棟樑汝蔭誠寬廣匠石雖見
嗤幽人會欣賞異時倘攀條尊爲櫟社長

初授官入直書懷

鄭其崇

邑舉人內閣中書

造物安排亦太奇閒官恰與懶相宜追陪愧我非鷓侶疎散隨人入
鳳池俸薄尙能供貰酒公餘還不碍吟詩獨憐萬里勞歸夢辜却羅
浮熟荔枝

九月偕同人遊依綠園

林景拔

邑進士翰林庶吉士

何事登高倩杖扶閒臨水石一歌呼蔬生小圃人初擷酒熟前村日
再沽古廟香烟交翠竹碧潭秋水映水壺白頭牽率從吹帽併與龍

山人畫圖

潮鷄三首

知縣

陳樹芝

湘潭廩生
平越知府

客子中宵百慮煎生涯惆悵祖生鞭忽聞海上天鷄唱如送春潮到
耳邊

潮去潮來有定期花冠叫徹夢回時憑君看破盈虛理玉兔金烏兩
不知

星海氣機方鼓盪膠膠已傍枕邊來寄言王母瑤池宴不用金壺玉
漏催

北門外芙蓉

陳樹芝

再知

冒雨尋芳事杳然一枝江上吐鮮妍恰臨秋水欺朝日不爲東風怨
暮烟粉黛羞生波潋灩雲鬟愁共月嬋娟他年闕下千官會猶記淒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十六

清白露天

飛泉嶺訪朱子遺蹟

黎偉光

順德舉人
邑教諭

五嶺東南障飛泉號揭陽輿形通粵險戍壘入秦荒路恍天台似仙
疑鶴嶠藏捫蘿緣鳥道杖策遶羊腸古木盤千曲幽巖漱百芳我來
尋篆跡磨石認靈光

邑侯陳瓊田假歸湘潭

許登庸

邑進士太
原知縣

片帆歸路楚雲餘仙鳥遙飛到舊廬蘭杜香生殘雨後鷓鴣啼罷落
花初功名世美神明頌忠孝家傳手澤書此去行旌聊暫駐嶺頭秋
色盼回車

過張陸渡宋帝井懷古

邱玖華

嘉應進士
監察御史

誰使神州坐陸沉空餘荒井尚深深石泉幽咽忠臣淚野露寒沾帝

子襟萬里山河萍破碎百年家國雨零淋西湖蟋蟀人何在洋水渾流直到今

署中新柳

署縣 張學舉 如舉舉人福州知府

深院新楊柳垂條底許長倚風春婀娜帶月夜微茫鴉靜全藏葉鶯嬌半隔牆牽情有長緒攀折惜年光

出郭示農

知縣 王 璧 休寧副榜

春光三月日遲遲秀隴新看宿麥滋首種嘉生彌碧野細抽纖穎遍芳畦清風輕拂明如鏡甘雨微沾密似絲河畔草連同一色城邊榕繞映低枝祈年禮肅邀神貺藉畝儀虔迓歲禧率育同誠歌帝命來牟是處荷仁慈

紫陌春晴

鄭 濂 再見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十七

春郊晴望日遲遲立馬褰帷問俗宜初綠小橋楊葉短新紅古院杏花垂幾村雞犬疎籬隔十畝原田薄霧滋處處枝頭啼布穀但教深耨起瘡痍

岐嶺鐘聲

史 晟 邑舉人夏縣知縣

寺隱深林鎖暮烟寒鐘初動月娟娟乍疑潮岸敲金石欲譜梵音入管絃青嶂望中聞鳥噪白雲堆裏有僧傳焚香坐久渾無寐一百八聲霜滿天

雙洞疎烟

余元起 邑舉人蒲城知縣

石洞幽奇兩擅名嵐烟初放覺潮平千崖競靄浮空出萬壑羣霏入望清僧傍諸天施法雨山迴初地擁金城行行似上天台路爲採雲芝學養生

元塔登高

羅國珍

邑舉人昆
明知縣

千尋拔地兀龜峯煉補成功瑞氣鍾分派潮流寒淼淼合圍山色碧
重重筆題閭闔千牛斗影倒江波撼蟄龍踏破青雲天路近此身疑
是躡仙蹤

鰲橋釣浪

羅萬善

邑舉人

淡蕩雙江一線通波光隱隱臥長虹飛花點岸時翻錦拍雨驚濤驟
接空到此誰人傳躍劍於今何處夢非熊等閒橋畔垂綸望鰲背崔
嵬好御風

榕江春泛

蔡同高

海陽
拔貢

園林一帶遶江鄉曲港迴汀出野航風到春深迎客暖烟開雨後對
山蒼澧沅有意思公子書畫何人認米郎唯有白鷗沙磧外忘機先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十八

已識行藏

元塔登高

陳蕃華

遂溪歲貢
邑訓導

儼如椽筆卓城東四面溪山眺望同遠近嵐光峯臥地東南潮色海
浮空梯雲直欲臨霄漢挹秀應先到頻宮元氣渾涵堪砥柱迢迢天
路更無窮

黃岐曉翠

何超文

南海舉人

榕城四面遠峯連北望黃岐景色妍向曙危巒青似染含風嵐彩碧
如烟雲間時露山尖塔松下常流石罅泉最是花明遊覽會奚囊詩
草滿前川

又

楊聯長

邑舉人順
德教諭

蜿蜒沿江下如屏繞北城一般朝氣爽別有曙光呈地迴秋初霽天

空雨後清雷潭沉月淡石塔宿雲輕烟罩美人墓鐘傳夫子聲玉蓉
餘滴露金谷亂催鶯僧每披星出人方破曉行會須臨絕頂看日海
中生

榕城八景

李岳英

邑貢生候選知州

樓臺相望綠陰披百里風光畫裏詩勝選雙溪兼兩洞幽尋紫陌更
黃岐金城元塔連蒼靄玉窖鰲橋漾碧漪五嶺由來尊揭嶺天南雄
峙奠坤維

咏揭城景四首

卓伯先

邑庠生孝子

參差樹色覆城根上下潮聲辨水痕夏日涼風生窖口孤舟停處綠
陰繁

玉窖棉陰

獨乘烟艇過前溪一片春陂路不迷芳草未銷詞客夢乳鶯初傍酒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十九

人啼

紫陌春晴

南溪水接北溪流影落銀蟾縞夜秋我欲弄潮吹玉笛徘徊如汎海

中洲

雨後明月

矗立平岡控海潮西風鈴語切雲霄故人曾約登高去目極東溟萬
里遙

元塔登高

黃岐山挹翠亭落成二首

署縣事

黃大鶴

如皋附貢惠州通判

小築山椒上風煙一望收城臨平野濶路入遠邨幽松竹雙岡合桑
麻萬井稠還忻成不日拄笏樂清遊
古洞吞山腹危亭俯翠岑眼分滄海白寺隱碧雲深仙梵沉疎磬樵
歌起夕陰公餘舒嘯咏半晌浣塵襟

夢藍田

李仕學

邑貢新會順德教諭

寂寂藍田墟青青松栢樹遙遙千里心昔昔北山路山木日以高遊
子日以暮端歸未有期夢裡頻趨赴覺夢知何日春航鮮來渡蕭蕭
鳴櫓下驚是戀棧誤不及山中人年年上邱墓積此一寸心老病常
交互

榕江書院落成劉紫峯明府招同諸公譙集漫成四律以紀勝

遊

魯慶南城進士
南澳同知

廣廈成功日扃門校士秋使君真好學佳客藉尋幽水近潛通郭雲
低欲護樓鶯遷消息早借寇惜難留紫峯積資已
滿應得遷秩

當年空草創此日更栽培曲沼雙亭峙層巒一逕開山靈消舊恨人
意出新裁桃李誰多種劉郎今又來紫峯先宰揭建後
樓再任乃續成之

陰陰看雨霽亭午醉芳筵冰饌分藿粥諸生悉
授餐書聲當管絃水天才子

揭陽縣志卷之八藝文下詩二十

句謂孝廉
王于廉山谷盛時賢謂明經
黃述園爲問燕台客經遊紀幾篇大興安星門夏
開先我來遊此

日以事
未與席

回首何堪憶重遊有故人予與紫峯
舊好也飲和冬亦暖交澹味逾醇鐵幹憐

松老銀鉤灑壁新紫峯工書聯
扁皆其親筆韓山如得似鄉夢未須頻時余爲韓山
書院山長

榕江書院八景

凌魚番禺進士
桂陽知縣

危樓雲氣接蓬萊曲檻譙門次第開拔地奇峯當海立拍天銀浪抱
城來共舒遠目窮千里應有鴻章燭上台好是文翁宏樂育泮林別

養棟梁材奎樓攬勝

洑流瀾瀾洞中鳴寫入方塘一鑑青危石喧豗龍起蟄沓潮洶湧雨
新晴迴風浪作靴紋皺試茗香隨蟹眼生何用別尋方外去此間幽

韻卽蓬瀛蓬島勝景

江城曉角曙光徐多士吟聲切太虛挾策自應爭蚤暮讀書難值好
居諸琅琅肄雅隨昕鼓了了譚經似石渠我亦晨興懷董子幾時文
史足三餘

贈院書聲

課餘游藝學穿揚射圃脩脩夏亦涼已闢泮林栽棫樸更開平野長
簞蓄桃枝弄影梢雲葉桂箭含風引鳳吭共愛此君能破俗幾人移
簞聽新篁

射亭竹韻

何須持釣向江頭鱗甲方池養已稠荷動盡疑珠出浦萍開爭訝月
爲鉤夜涼逐隊乘潮起日午揚鱗暖雨浮相羨箇中燒尾者等閑飛
上禹門遊

方池鱗躍

無邊芳氣入書帷種得新荷滿曲池傍樹風搖香柄柄迎潮波蕩綠
差差丹頰映日光逾潔翠蓋擎天暑不知相對移時花欲語可無高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二十一

會繼南皮

曲沼荷香

天然物色靄芳庭坐挹岐峯未了青綺石瓏鬆連海岱崇蘭高介汜
風馨鳥窺人靜行書采蜂趁花香入畫櫺最喜地偏塵鞅絕主翁無
事問惺惺

芳庭掩翠

榕江水木本清華亭館幽深樹倍嘉鶯轉枝頭時引鶴雲栖林表間
成霞從龍待作甘霖去觸石先將烈日遮會得卷舒同澹蕩奇文芳
意望來奢

嘉樹停雲

又

陳子承

邑舉人永
年縣知縣

陡然傑構矗城西眼底風光趁曲耕北湧岐峯橫地軸東浮榕水接
天涯潮平撥棹青歸浦徑仄崩流綠染畦安得仲宣詞賦手相于倚
檻一攀躋

奎樓攬勝

絕頂崆峒拔地開飛泉澎湃破烟來小欲何自浮三島鬼匠從教市
九垓自昔仇池綿逸藻祇今寶晉委殘灰誰歟流水牙琴外取次清

微韻石臺

蓬島聽泉

劉公銳意振頽波吟閣凌晨競刮磨乍訝囊螢公夜火翻驚懸鼓曙
天河鯨鐘大小鳴如許鹿洞三千韻儘多爲問清齋賡逸響肯教蛾
子任蹉跎

贈院書聲

繹堂碧檻翠烟籠檻外聲聲戛玉中寧識將軍誇射虎肯裁羌笛奏
吟龍林簫搖演天吹籟矢箠低昂月作弓最是蒲苴纖緜動滿園韻

叶綠篁風

射亭竹韻

秋風張翰憶蓴鱸瞥眼迴瀾入畫圖圓折璿源誰共與方流玉水得
曾無氣吞沙汭堆雲錦光射鯨濤撼碧虛却笑濠梁莊惠老非魚非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二十二

我樂誰輸

方池鱗躍

觴飛曲渚氣氤氲不盡蓮歌月下聞寫色曾看傾皓腕含芳那許襲
緇裙南皮人去朱華冷西嶽雲移碧玉分剩取池塘薌咲吟可能無

意挈蘭薰

曲沼荷香

獨憐芳芷鎖圓扉迢遞晴空帶夕暉綺棟烟開平野濶珠簾霧捲遠
峰微脩嵐明滅雲拖練古洞蒼茫樹作衣傳語青山留黛色幾時拂

拭寄將歸

芳庭挹翠

芳林菱葑鬱蓂蓂素練縈紆澹遠嵐觸石岱宗差可擬垂天鵬翮會
須叅空憐若木鞭義馭何處椿杉寫露甘雲樹絲來頻附麗更移台

榭補書龕

嘉樹停雲

過張陸渡宋帝井有感

鄧大業

東莞舉人
邑教諭

此地舊傳張陸渡忠魂猶見起漩渦荆舒誤國緣新法繆醜愚君在
議和二聖蒙塵無返旆舉家浮海有隨波何須更涉匡門去井畔停
舟慨已多

讀薛行人中離集

陳嵩長樂舉人
邑訓導

揭陽士首中離子宗尚文成的派傳頓悟詎淪庭柏樹良知終異野
孤禪預陳儲貳緣深愛養出端倪去舊詮不引桂洲甘受杖平生風
義此爲先

黃岐山小有天巖

陳步青邑舉人
山知縣

山骨何年鑿秦時昔斲巖地連雙峽鎖天關半龕鑱逕仄雲橫磴谿
彎壁作嵌是誰開橐鑰於此啓包緘一隙斜通漢千盤遠起崑泉聲
疎洞月書韻暮煙杉古老龍長護花深雀偶銜苔痕縹笠屐石蘚綴
揭陽縣志卷之人藝文下 詩二十三
衣衫容膝原非小離塵總不凡雨濃真蹟現草壓懶僧芟拓便千人
坐空將少室函□申儘藏有臨下正儀監瘞玉寧關勝探奇信足饒
朝光松鬱鬱晚翠竹影影籟靜鐘初覺詩成卷任欵仙靈終古在世
事問巫咸

榕江書院落成校士和魯餘村司馬元韻四首

知縣劉業勤桂平
拔貢

憶昔緣艱去於今歷幾秋重來驚若夢逸興喜偏幽點綴開新院光
芒簇舊樓遭逢誇盛事千載意常留

勝地羣賢集陰陰正待培瓊筵當日宴絳帳卽今開揮麈承清論成
章仗雅裁榕城花滿處應是箇中來

相對論文下芳亭酌小筵賓多崔顥句吏乏武城絃校士慚眞賞儲

材慶得賢尊餘聊掇管未敢附名篇

鄒魯海濱地文章代有人當年稱俗悍今日已風醇桃李花爭艷山泉景聿新英才都入座顧此樂頻頻

榕江書院入景

文芒作作動星樓景物無邊一望收隔浦綠雲排岫起來溪明月湧江流盡誇桃綬栽潘岳那似牛刀奏子游公暇偶來弦誦地夜深燈火出城頭

奎樓攬勝

榕西精舍接江潯石咽流泉瑟好音浼浼暗諧孫楚耳淵淵疑鼓伯牙琴養蒙且自沿山下有本終當到海深領取寒潭秋水淨蓬壺仙路在平林

蓬島聽泉

曉起譙樓鼓未鳴好風先送讀書聲勞形久歎無奇字矻耳今如聽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二十四

早鶯難息屋墉穿鼠雀尙憑風雅壯江城斷斷髣髴成鄒魯不負韓

公舊日情

曜院書聲

炎天何處弄聲寒射圃林於玉作竿巨黍分曹欣中鵠細風當座恍聞鸞濤生繡蕩流冰潭響出雲梢掃藥欄安得湖州饒太守拂箋爲

寫畫圖看

射亭竹韻

鑿得方池一水激修鱗時躍出香菱傾淮別駕新來滕都講先生自此升文鮪豈徒堪作饌靈鯢行見化爲鵬尙虞野外留頰尾未敢時來曲檻凭

方池鱗躍

公餘爲過橫經地喜見朱華冒綠池正是一簾疎雨後恰逢長夏細風時亭亭漸覺睚眦轉冉冉潛將鼻觀移何用涉江勞畫槳此間幽意勝湘蘿

曲沼荷香

不須携榼探奇芳青送岐峯過女墻無數珍禽啼灌木幾多名卉護
迴廊閒來始識詩書貴靜去方知日月長爲語諸生頻努力外間容
易有斯堂

芳庭挹翠

蓊蔥佳樹蔚西亭接葉交柯一院青漫說出門流水住且看如蓋碧
雲停扶疎得地蟠根厚霰黼垂天作雨靈最是息深求道處好隨鳴

鶴養豐翎

嘉樹停雲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詩

二十五

東壁賦

明知縣 曾應瑞 臨川進士

壁在天之青位圖書是司其文炳也揭治東有尊經閣峙明倫堂北剏起久遠成毀迭更從未有壞頃者海颶變作城郭內外曠然蕩析閣乃盡圯夫風母於火文明在中故妬之剝實泰之亨數逢其會而土木興焉既落成因爲賦之

緊揭嶺之廣衍卜玉窖之清虛控雙溪以設險背岐山而止居紆巍巍兮維垣碧澄澄兮作裾引大海而注之東南兮涵泐泐泐以無極跨危峯於西北兮莫測其嶙峋巖嶓之所如天吳罔象屏跡於靜江之涘山魃魑魅化形于平原之腴花封爰逮春風載噓陰陽迴薄萬物亨舒橋記太平廕宅無虞河流入市闢岸連衢沙淖迭盪晦朔冥符則有橫街周道水陸叢胸吳絲楚綺照耀紛殊異室同隣無猜與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賦

一

俱息轂擊之貴客歸肩摩之羈夫訪邯鄲于醵麴問洛陽於銛鏐則有穿隍窖水趁往輕舫飛鳥南來飄若雲鳧周遭汎汎恂恂北狙趙李不索交遊之綺秦晉休豁間關之輶或載星以鼓楫時問月以提壺爾乃兩岸寥濶出不同途烟水浮積朝日似晡方詫江山之漠漠俄驚人舍之都都別有雕牆粉閣臨映間渠闌珍窗而彤貫窠金鋪以錦舒迎朝暉於馴鳥帶晚霞于飛鳧固安瀾之水國豈善教而不圖圖之云何天牖其靈乃構高閣號曰尊經前人作之如跂斯薺雲雷有象黼黻吐英豪傑奮躍溟鯢北征旣踏槐而薦鶚復視草以遷鶯旬宣之命如綸如綍樞要之職如杓如衡勒鼎鐘於廊廟流竹帛於功名代駸駸其有人光弈弈乎彌羽豈堪輿之濬發抑文治之崢嶸歷邇斯閣遞敗遞成或瑣尾兮敝萎鮮決裂乎倒碎颺號海沸波

蕩城傾庀兮庸戾乎平蓋彼蒼厭其朽蠹以故電掃於塵蠹力役三
時之暇鳩工不日之程忽率魏而盤鬱儼嶠厥而崖崢羨竹苞于玄
固更松茂于序擎偶步閣而縱眺恍登仙以怡情觀其宥宸廓落撤
籓去縈蕩平太虛朗耀璣衡鬩雞走馬寂寂無偵吹萬不同鳶飛垂
鳴朝烟夜雨杳靄鐘聲遽焉有覺天君不搜何怪乎曾皙洒志於沂
水樊遲索教于雩楹孟氏觀瀾而化達孔子登山而道宏機有撥而
必發韻以扣而始鏗此其大較也若夫遠覽流景于宿之隅高闢眼
界于寔之撐則有崇山屹嶺岫岌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峒
于霧障飛翠幢于雲英呀嵒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
以長征又若旂旄之捷出聆麾指之屯營高且美矣山靈之呵護博
而厚也天宇之廓清若乃晴光乍曠幽峽出雲昭回練白絢亂繽紛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賦

二

則乃周垣之巨浸騰龍氣以成雲瞻變化於蒼莽識盈虛之氤氲爾
乃庖廚轉瞬紬繹近聞則有螭螭樛結錯列芸芸人煙凌亂斯榕之
濱梓櫟周蔭佳氣籠煮挺青標于映日罩元蓋于垂雲依蕭森之大
觀睹清芬之絕羣爾時小橋僻洫落漲橫奔支解節合泝洄風礪機
淮陰陽之消息駁洩天地之屈伸何必測星辰於璇玉覘水火于珠
珍乃有瑰璋之士卓犖之倫表玉尺於波靡披瑤樹於風塵旣穿壁
以勵學復嚙膽以助勤儲五兵之武庫窺乙藜之老人筆扛鼎而出
世文繡虎以入神忽陟步之所到自會心之所陳當必濯腸洗胃志
滿意新蟠海氣於胸次吐風霜於靈鈞琳瑯璀璨渙汗絲綸標桂林
之良材撐大廈于要津直作王朝之柱石匪梓匠之輿輪洵求志之
是講豈明經之是云辭曰庀矩繩兮構室窗垂庀庀分窾穹窿廡有

宇兮崇且宏宜登臨兮扣鴻濛神悚悚兮閣蓬東披襟嶼屹拂寵從
漱納六藝凌騷風手摘星辰駕長虹層巖峭壁世所宗哀然長劍天
外空

曲脚松閱武賦

知縣 陳鼎新 海寧進士

揭本淳邑俗恬民禔邁陽九之蹇運鯨鯢翻浪而豺虎橫蹊吁士女
之屠戮慘家室之化儵於是鳩集義勇講武詰戎扞擷疆場敵愾戰
攻予初蒞茲土山谷傳烽豈曰隣戒爲畏抑亦震兢在躬方練習於
兵事期奏績於膚功爰有曲脚松山北鎮墉城環嶙峋之峰嶂歷綺
紛之溝塍闢作閱武之地據形勝之迂閱予乃先期飭事勒部晨征
驟馳弭節樹表授鉦橫雲置陣張雁開營旌旄渥彩矛戟霜稜魚麗
肅習抱鼓鉦騰武士奉勇駟介飄輕步伐進止按律縱橫旣而置較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賦

三

分伍各挾長技而前爭奇角藝不相後先矢必的破勁可札穿鉛丸
彈鳥落若應弦焱拉雷厲矯比猱猿旣而百長之子年方齠齔戎束
橐鞬諸藝嫻習精悍輕儇星椎月戟槩舞挺挺予顧而樂之曰兵事
之倣甚矣按尺籍則有兵而備戰攻則無應也朝入簡蒐之列執戟
而聽堂上之呼夕則列市井而操生計漫不知職守之在戎伍也呼
庚癸則悍焉囂逞而臨敵則棄戈風走惟恐奔北之不前也今揭不
踰數百人而精銳可使將無白徒虛寄其中而盡皆聞敵不驚者乎
且今之爲揭守曷若戍遼之卒乎傷心暮笳墮指層冰長河有路野
宿無程萬竈烟空黃雲暮興更千里裹糧二黼未登神氣已槁焉而
濱死復何能狙擊而奮兢且強敵勁勇勢若山摧兩軍決絕力盡鼓
衰血衍爲川骨聚成堆橫骸沙草猶夢金闔空劍衣而悲秋晚何時

還袂而及春暉今揭所禦者不過亡命嘯聚豕突獸奔非有飛仙激
電鐵騎雲屯之勢也又攫掠無時每至饑疲非有峙糗供資若敖庾
海陵之可憑藉也揭兵不離土著猶然父兄子弟之相保非若枕戈
臥鐵寒沙刺骨之悲也閒暇雍容投石超距猝聞寇至而受節制以
行摧鋒陷陣不必有死亡之虞也倘其志之不堅力之不武而挫衄
于么麼小醜不亦羞乎旣而營師張筵邀予登崇光菴而觴焉伏湍
幽韻一泓澄涵石室開雲遠岫飛嵐爵方巡而予復愀然有思也曰
亦知予志之未寧乎南顧而海艘揚帆之卒突吾揭也右顧而號澤
者之鼾睡吾側也以調習之師當振落之勢奚難制勝而顧目怍于
小敵議姑息而不議芟薙令其志驕氣揚養青青以尋斧柯而貽斯
民之戚也不亦守土者責乎且今柘林之創豈乏屯守而竟令村舍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賦

四

七夕賦

郭之奇

邑進士詹
事府詹事

少皞司帝鷄尾躔日西郊旣迎昏建日畢維時露白行天風涼起室
已坐驚心悅若有失哀四時之過中忽秋初之又七爾乃郝腹徒便
阮褲自褶蹠足昏階天河微出側念茲宵几筵陳吉綵縷多端拜祈
相帥因俯而嘆仰而嘖曰此漢志所稱天孫嬪河鼓之夕而荆俗盛
傳爲兒女乞巧之辰者也書而志之僞如可眞俗而風焉怪亦疑神
故簡文穿針實躬導於諸嬋柳子去拙遂偃僂而稱臣望奕奕之光

容人孰見五色於天中佇淒淒之肅漢天自合雙星於夜半且夫辰之所司非南箕之翕舌非北斗之柄揭彼瓜李紛羅亦何取於薦哉而蛛網絲鍼亦何由以下結故女牛而無巧也女牛而有巧則所命于帝者曰耕曰織所司於民者維衣維食旅客而無乞也旅客而有乞則東南之杼柚與西北之將輸亦可以仰蒼而訴疾聲而呼矣以及櫓槍列幟招搖耀符奔鯨搏乎罔蠓鱗狼並乎樞榆枵夫剩骨凍子無襦幽燐熠塞腥膏浹漠渺天垠之澄寂曷下土之淫淪思繫羣兇之頸獨仰帝子之繻再假神天之積一起溝瘠之瘡於是屏思獨立瞬目層蒼聽蛩蟬之啁屋覲烏鵲之旣梁霓旌駢爍虹軟森芒輝霧蕩薄爛景高驤彩祛懸素金烏遺光參差容與輕鮮若霜猗猗煜煜如合如翔倚輪微息聳氣聞芳爰乃進而有陳祈而不乞有告于

心弗勤于物歌大中之卒章誦七夕之初什感流火而問衣切履霜而心冽念伯勞之田鳴思莎雞之野習天子嘗新農夫孔急鴻鴈嗷嗷共此餘粒又如萬里征衣深更夜摺杵響幽閨砧鳴落葉邊月隨君雙星照妾擁髻長噓微聞驚骨是以祈呵嗽之光霽是以祈霽黷之祥雲緄五穀之垂穎綴桑麻之鋪采竊惟專巧于天天孫獨聞願璣璇之組紕散流黃之紛紃願霞霧之繒縠遍窮閭之衣裙至其大者綱時紀候罔或絲棼制蓐收之紈素籠夷則于絀紋驅以濺溽或令收焚毋使陰勝冬行而敗穀來軍毋使陽還春夏而旱火寒熱之交薰庶幾網民物于廣幕綸天地之大經綺七襄之炯曜纂靈匹之慧精豈若詞人之所稱說而指容者遐川阻絕驚轡相從假筏渡于元翼逐愁心于奔龍垢傾梁之填北悲玉兔之蹶東悵離秋之已兩

嘆今夕之無雙弄杼機而屢失竭歸去而有忬於是天孫領首進河鼓而飛絳釋勞執手歌勸維同問黼黻于觀象者幾彰施于帝躬問服力于南畝者幾登豐于帝供暫休劬而歡洽共覽觀于下封使下女莫敢淫心舍力而棄績使下民莫不震動恪恭而務農欲輕風之搖曳似天語之來空既乃次其所聞歌以告之人曰循欄除兮曬銀津邛西照兮步星明風淒淒兮露瀼零樂莫樂兮姣服之修靈悲莫悲兮薄寒之中人時亦猶兮去舊而就新彼天孫兮曷其離多而少親蹇卒歲兮宵征勤沃若兮河清天垂象兮示諸形凡我民兮思其名蠶月及兮斂餘贏多聚積兮菽葵烹飾元黃兮及霜輕毋眎彼兮牽牛之服箱又孰能跂茲兮織女之服章

慶雲賦

并序

國朝 黎偉光 順德舉人 邑教諭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賦

六

雍正七年己酉十二月立春之五日恭遇祥雲現於榕水遠近觀瞻競爲詩歌以彰瑞景自慚蚓啞蛩呻未足爲休明鼓吹然蕝蕝之獻良楷雜陳敢忘固陋用賦長篇

歲在作噩嘉平壬戌東方兆啓曦光濯濯陽谷初升卿霽交作始焉氣漲蔚藍旣而光延碧落映若木於千尋燦龍文于百斛罩金母之鳳旌擁玉皇之寶扇驚青牛之西度兮閶闔香飄怪黃姑之隔渚兮虹橋彩現維時野叟凝眸花村爭暱方謂七襄未織何忽錦綯雲端且訝火樹未燃何漫蠟移天上予乃握衣出戶杖藜降階梯層樓而注盼歷重閣以徘徊彷彿乎綺羅雲布依稀乎經緯天開旣非若砲車之遞起又不比出岫之去來實乃蒸霞蔚蔚大非劈絮皚皚於是念慮清衣冠肅列几案陳金玉向碧宵而忬舞仰紫閣而稱祝擬趙

魯之如牛如馬兮何璀璨而輝煌較宋周之如車如輪兮奚綵列而
繡張如赤繒白鵠之互見兮何或元而或黃如白衣蒼狗之變幻兮
胡於昭而維章獨不見黃帝涿鹿戰蚩尤金枝玉葉常翺翔又不見
姚墟亳土運崇隆黃白升堂更入房我朝德化洽重熙秀麥嘉禾
各呈異日月五星驚合璧河清海晏不勝紀矧今祥麟神雀貢殊方
澤馬器車出海涖去年焜耀在滇邦此日昭回應揭陽旬宣到處春
爲脚

聖德如天莫與疆畢雨箕風從所願八紘四極總垂眷用教蒼昊孕
靈奇金光翔布無已時醴泉湧出甘露垂聖人在位多奇祉龍負龜
呈蓂莢生鳳舞麟遊偕福履并聚五星國祚綿奎文煥亘千秋歷薄
將得鼎漫紀元更訝降書天中節須知實政被遐方感召天和非偶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賦 七
值試看華蓋捧紅輪洵爲升平徵輦極

榕江書院賦

并序

陳子承

邑舉人聚
年知縣

城西榕江書院創於中州張侯薤草營基甚盛舉也歲久漸卽頽
圯雖歷數令宰補葺顧形制狹隘不足以示壯麗而詫巨觀大令
劉公以粵西碩彥先後兩莅茲土因舊址而式廓之飛檐修梁曲
沼小坡詭制殊觀兼苞博落更闢射圃俾擁百城者擅三鑱八法
之伎伎也進於道矣陳子覩茲而貽遂抽毫而賦曰

伊揭嶺之雄鎮實秦戍之舊墟環雙溪之玉帶浸孤城之菰蘆炎精
干斗牛而上蜩螻挾明珠而趨美盡東南地軸綿於桑浦風高鄒魯
潮海溯自韓蘇弋乎道德之圃側乎比耦之徒妙機張于省括神虛
發于蒲且蓋自吳錫興而孝廉首闢二千石之舉思仲作而廣南獨

冠三百六之儒儲梗楠之嘉植課洞主于居諸緬石鼓之賜額起山
長而秘書造舍博延聿昭鉅典經義治事胡弗究圖爰有劉侯南車
是指乃廊書院西城之隅昔斯宇之肇基也相方揆日審曲面勢櫨
橫楯櫓汔可小惕物窮則變工倖指攬蒼颯竄瓦是用佗僚陰陽剝
蝕天地委蛻空憶文椀無復設切腐黑撓折懸肱附贅脫有款門而
謀甚亦惟操鎔而牽制孰是綿蠻黠霽隨雲融泄峨峨嶸嶸規四院
而濟厥美于世世洪惟我

皇崇化右文宗胡瑗禮鄭虔拓槐市優寒氎萃六材之奇採七略之
編籠烏兔而高狩陋雉場之應弦于茲乎觀禮觀射而並肅金鐸木
鐸而俱震寧假進學之解以畢兀兀之年爾乃登登馮馮載輿百堵
奎樓鬱其上躋儼擎天之八柱凌倒景而墮羲鞭攢壁宿以帀圖書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賦

八

之府燾昇桔桀轉縣疇樓杈枒黝糾翔鸛却顧焚楣偃虹夸峯嶺而
紛駐重雷影漢眇矻矻於一縷排飛闥而悠兢魂怳怳于水擊三千
之羽若乃啓南端之重闈豐伯起之鱣堂睽眾庠豁鏐鏐皇皇三間
四表雲萼翼張櫟櫨各落以撐挂駕蹁跹而騰驤綺棟揭孽而宏敷
乞鵬眈以徜徉皎月暖乎懸黎微風動乎瑯璫隱宿霧則燼熒燼閭
象迷譎幻激朝曦則班問賦白光燭微茫朱明而沍寒恍入冰室穿
窅而弭張轉拂洞房窰木蘭而解珮啓輪軒以迴翔茫茫墜緒咀華
含英斷斷多士刮垢磨光孰云施絳幃而愕眙可曰擁臯比而謹驚
步陞道以縈紆循圓扉而跳踉宛樛流之瑋構羌邈靡而彌望其東
則有觀瀾之亭植荷之沼緬彼美而波遙愴贈誰而思攬集裳乍挹
孤芳初日還誇筆妙朱華賦罷祗延賞于夜遊白露歌殘謾含愁于

秋杪田田之戲偶浹潑機亭亭之植寧夸蔓草綠房窈窕曾濡毫于藻茹碧玉舒霞聊絜芬于井湫伊達人之大觀嘆逸微之是紹前面南榮盤石倚傾仰攀陬互俯眺靖嶸背穴偃蹠唯意所丁瘦骨冰鑑奇峯雲蒸望舒秋碧沮洳春青新晴則螺黛橫空宿雨則蝸涎鑲形鑄鴻鈞于卷石圍五嶽于一庭昔巨靈之鼎屢坼太華而營腴泊夸娥之刊定拔二山而互走何小欲之磐礴嗟化工之在手鬱爾而紆凸兮其岫穩于累棋工于曾構崕岬瀕洞脉絡通透哈女媧之鍛鍊愍精衛之恂愁如射麋之麗龜如中使之間遣乍駭天竺之飛來得非羅浮之雲逗或嵒嶙而纏聯或截嶢而成巖或如奔虎蹲踞或如神螭蜿蜒或如魚頡鳥跂駢羅而傑僂或如劍鐔玉筍刻峭而瑤璘研山頻揖顛米仇池如慳髯蘇會圖千幅之絹素恍瞥十洲於蓬壺

于西則飛閣修除複道詰曲築方廣之陂塘宛巉巖之溝瀆感盈虛于宇宙遲消長于潮汐澄法齋滌氣吞洮渴鑿渾沌之坤寶亡機械于魚躍因方止鑑應候起伏準渾儀之樞轉符晷度于圭測碧臺突湧于中流朱欄却倚而遙覲澄八極于無垠澹孤懷而誰告雲栴搖曳于素波露萍交併于瑤席錦鱗噉喁游菰婉孌聽寒風之蕭蕭鳴循途之漣漣玉簪滙而成沔鸕鷀宛以棲杓浮四面之波光渾一灣之潛激寫活水于源頭亦焉往而不適爾乃攷射義于禮經稽夏官于周典用是以觀德示節俾持滿審固而罔眊挺古者通經必期射策故春絃毋廢秋獮男子縣弧而典綦重夸牟作矢而事始歲以己爲鵠胥繹厥志名澤以宮用登乃選比於禮與於祭共并夾偉橐鞬伊振古而若茲吁舍是而有覲迺樹繹堂迺擊射場迺張紆侯矢簞

低昂劉侯戾止旌旆飛揚序點揚觶伎懷蒼黃發彼有的雷鼓齊鳴
侯曰善哉拔幟登良斯時也氣軼天寶力翬鳴陽赤羽沒石星弧隱
芒鳥號夏服驥駟聿皇寧止由基與飛衛獨詡貫虱而穿楊曠覽九
垓下黷上塲弗常厥德入于坎窞搜叢薄乘磨颺繳厝窟駕崖广岷
嶂隗其相嬰吾將逝乎廩廩忽振衣而濯足抒豪啗于東廂幽石白
雲逖矣謝公之別墅名園淶水儼乎莊生之濠梁奚必揖伯昏之分
悵孤踪之落落觀呂梁之險似無依而洋洋哉是其衙官般爾斧鑿
鬼工巧者曷能役其朔梓人究難相厥終振河汾之逸響步矍相之
高風千間大廡六藝昭融嵩陽無以尙嶽麓可許同澤紫陌之繡壤
叩黃岐之鯨鐘懿夫千村之化雨展也百里之令公

靈芝賦

并序

陳子承

再見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賦

十

戊戌之秋余以志事寓榕西精舍劉侯招視官署靈芝茁生平地
一莖九華紫色芬葢交光耀日有燕胎龍質之奇余曰此瑞徵也
邑人觀者甚衆咸稱異焉爰爲之賦

稽雍梁之朱草懿文山之瓊枝肇嘉名于易林超衆芳而含滋匪夫
植根鞏固愷澤旁施孰克呈異荇之蘆蘋覲蔥鬱之奇花天錫劉侯
人歌杜母雉馴乘中鸞翔榕水蘊台嶽之菁英挺盤槎于瑤圯採芳
于楚大夫鏤形于抱朴子仙李漫許絜其床夢蘭那堪婉厥美欣值
懸弧之晨用譜靈芝之紀于時蓐收秉律少皞司靈銀漢昭回碧落
聳梧岡之秀金風淡蕩瑤臺飄桂子之馨渥藍田之玉液胎老蚌之
珠形鬱彼菌蠢感焉而生儀新莖之乍抽等厥草之油油根雖托于
繡壤種若斲于神邱胡勃然而夢藹趁霜氣以夸猶卽而視之飛幄

分房擎朵雲于仙掌遠而望之交柯橫幹走坳堂之蝸繆斯實奇葩之神于默應迴非凡卉之可以形求爾其偃蓋扶藁錯綜參伍屈鐵權奇宛虹撐拄駭者木之赤烏衝游絲于翠羽膏敷而氣自飛揚肌理而紋如簋組形紕縵以陸離中縈紆而若吐葩鮮于紫翻紅砌而弗韜厥光色思其柔倚雕欄而若承其附雜珊瑚于草堂亂琪花于元圃懸碧幹則掩映斜暉舒錦圍則飄蕭亭午如火如輪如拳如股伏如翼雖仰如哺乳方間紫以流丹修風迴而蝶舞盼玉樹于堦除羌疇克而僕數于是載考靈祥博參紀籍階何遲于落萼著何神于一扨惟冥漠之潛孚衡休咎而垂則彼腐敗之朽枿蒸神奇之婉孌燕胎夜光蓊鬱句曲餐茂英于馮衍齊仙錄于姑射奚琴案之風清感庭樹之蕭摵欬鳳攫而龍蟠邁金蘭而倚撫擷秀櫚于洞房肸薌

襲于瑤席漢一莖之九華揆初度于三索允綿綿以延延嗟煌煌而奕奕夫其人懷秋浦花滿河陽月印雙溪濯冰壺于素練烟消兩洞飛棠蔭于岐陽固已巢白鳥于申錄空訟庭于薛鄉若乃擢紫莖于仙吏符芳芷于蘭蓀葩翹遙而含碧枝拳曲以披芬小雛聲清于老鳳三秀瑞溢于秋旻微英蕤之璀璨曷繫我以思存是宜男之嘉植而不禁載歌于神君也歌曰石芝老兮烹肉芝採山間兮療予飢玉質金相將貽誰叢生廳事嗟異之彼芝之實子離離子離離兮秋以爲期儲五嶺之松脂蕃三秋之江蘼九莖之莖何瑰奇食報劉侯允若茲侯之德兮麥兩歧宜爾多男兮休然疑鬱佳氣兮甘露滋吾焉知浸神菌于重涯

戶口田賦考附

邑令 陳樹芝 再見

自漢文帝時丁男三歲而一事賦錢四十則成丁者歲賦不過十三錢有奇魏晉而後戶口差重然受田有差戶賦皆有田之人非如漢之稅人無分貧富至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年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十之七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歲輸絹綾絕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絲麻三觔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二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則戶之外又有丁矣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按天下丁產等級戶無主客以現居爲籍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是庸調并入於租也五季又有身

揭陽縣志

卷之人

藝文下

考

一

丁錢宋遞減之彼蓋以兩稅爲租身丁爲庸調而不知爲重出之賦使當日者庸調之名不去何有身丁錢乎元定人戶爲十等立科差法有絲料包銀夫役三項皆視丁力輸料之法視此明初令民以戶口自實戶目凡七曰軍曰民曰鹽曰匠曰弓兵曰鋪兵曰醫令其各以本等名色占籍十年覈老幼生死而更造之曰大造丁多者開拆立戶民父母存若亡或兄弟分居贅壻乞養子歸宗另爨之類皆得別籍惟軍匠戶不許蓋慮其借分異爲規避也凡歲辦物料差役每十年一次男子年十六以上成丁丁視米一石事貴者老者廢疾不成人者復之餘悉如例當差正德間御史沈灼行八分法每丁石歲徵物料銀八分充歲辦惟差役仍舊十年一事隆慶間奏勘合每丁石派物料銀六分續奉加派七分丁之有料似即戶調之流弊然所

貴非地所產改而徵銀非任地作貢意也又每丁計口授鹽并女口而徵之不論士民一例同科於是丁之外復有口料之外又有鹽矣乃丁有料有鹽又有綱徭機站共爲六項名色者何則所謂四差也明法并入丁田派之然料綱徭機站五者田之所同鹽則丁之所獨也夫庸調并入兩稅明則兩稅如故而丁復徵銀且一丁而徵之者六是庸調之外復有庸調也至兩稅既并有庸調矣而明則物料與綱徭機站之四差復於田徵之是兩稅之外復有兩稅也萬歷變而爲一條鞭不如前十年一輪差徭以一年者勻作十年約人徵額不別立四差名目當時無不稱便久之漸忘其故竟視差徭徵銀爲正賦而力役之徵又行編戶不免重累焉又全書有優免之丁無優免之丁者明時紳衿吏承例有優免順治十四年因中多冒免累民之揭陽縣志

民米秋糧之由名也所謂夏稅者折收木綿布絹之屬元元貞間定者也夫古之賦米粟秬秸而已自楊炎以戶口之賦并歸田土於是布帛之折錢者與穀米相亂後世遂有錢糧之稱而不知錢之非田賦也矣

徭役考

陳樹芝 三見

役法莫詳於周伍兩軍師之法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人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鄉役也漢法十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有游徼檄循禁司姦盜皆有祿秩又有孝弟力田俱食祿晉魏以降互有變更爲書史里史里正保長者長衙前鄉戶各名色而徵斂雜徭俱責之承辦自是教民之役爲厲民之役矣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考

三

戶長鄉書以課督賦稅耆老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縣曹司州曹司下至雜職虞候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充相沿日久衙前鄉戶每至破家王安石變法令民出錢僱役得以一意田畝實解一時困弊乃不正用僱直爲役而展數二分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當時已不勝其害紹聖以來耆戶長保長復不給食直僱之外又有差矣至南渡而後保正副戶長事無巨細一責辦追擾賠備無所不至而役錢羨餘展數封椿之科斂百出未曾減也僱役之弊於此極矣元役法不可考明初役法大率與宋相似若今所設四差者里甲均徭機兵驛傳也里甲之役謂之綱有里長老人里長者明制城中曰坊在鄉曰里通稱爲里甲每十一戶爲甲十甲爲里以一戶丁力相應者爲長歲輪一甲見役專掌催徵錢

糧勾攝公事及出辦上供物料皆得稱爲里長後而里之於甲奴隸視之有里甲不爲婚之語 國朝康熙年間許令拆甲歸宗而甲斯不受虐老人者凡在坊在鄉每里各推年高有德一人坐申明亭爲小民平戶婚田土鬪毆賭盜一切小事均徭之役謂之徭有銀差力差十甲輸差十年一次正役歇後五年一着役應出銀者謂之銀差應出力者謂之力差民壯之役謂之機簡武勇編爲隊伍遇警調遣官給行糧而工食則給於里甲丁糧正德間法廢乃取之民田賦役者僱直官歲給之雍正六年改爲團練者是也驛傳之役謂之站通紐一縣民米編充本縣各驛馬驢夫防夫廩給之數且以應使者有關符應予者予之迨萬歷七年行一條鞭法不論四差通計縣所應起存支用俱於丁米內均派徵銀在官凡事悉官爲給不與於民有

倉廩考

陳樹芝

四見

際留倉者洪武二十二年所創也每歲存留秋糧量地計石給官吏月奉供使客續食兼贍養孤貧是倉雖不專爲民然食官吏亦爲民也况養孤恤貧於其中乎而以備荒歉戒不虞洪武中又詔天下郡邑置預備倉若義倉而加以察院則萬歷間巡按御史劉曾所創也勸捐輸積贖緩沽直以儲之以濟荒恤貧惠民之政也歷於今倉與穀雖非故而劉公之德父老猶嘖嘖焉儒學之倉以贍士也他邑鮮

有而揭獨有亦可知文章節義風有自來矣 國朝康熙二十年合州縣設立義倉社倉二十一年又令設立常平倉夫倉之以常平名也始於耿壽昌也昌於漢宣帝時奏令邊郡皆築倉於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周急人皆便之唐師其意元宗用彭果之策行和糴之法關中蓄儲遂足後庶司競爲纖嗇不時歛藏奸猾乘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伺公私之乏致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數則億萬有餘考實則百十不足陸宣公所以太息於蓄斂乖宜也隋之初年長孫平請令民間每秋家出穀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此社倉所由昉也而胡氏曰要乎近民不便置倉州郡也蓋乏食之時民難須臾待必文移往覆委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考

五

(舊志原文缺一頁)

烏二年初建蕪湖城隍史載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又不獨唐矣又按魏書明帝熙平二年詔州鎮城隍令各嚴固齋會聚集糾執妖喧則北魏亦薰灼矣乃元王惲汴梁城隍記謂秦馮尙見夢於漢高帝曰天帝令爲城隍其神實肇於西漢是尤近於荒也惟南陽王鴻儒以爲周禮八蜡之祭有水庸庸城也水隍也此祀城隍之始也其說爲有要焉明洪武初於祭山川之明日祭之禮同社稷至十四年合祭於山川之壇此禮遂廢關帝廟者祀關壯繆侯也元英宗封義勇武安王明嘉靖十年太常卿黃芳始奏改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志也漢壽本封邑亭侯爵爲第五等在國侯邑侯關內侯鄉侯之下以仕漢而壽亭侯爲封爵者非

也諡曰壯繆傷武功之不成也爲神諱而不書諡亦非也萬歷甲寅內侍李恩始齋九旒冠玉帶封爲帝而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啓元年太常少卿李宗延有修明祀典疏以侯廟有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之標太常職掌無憑按此則帝號非朝議矣况天尊者老氏之稱尤非志在春秋者願居也及天啓四年七月部覆得旨祭始稱帝是時政出魏闥識猶李恩然越禮僭擬豈侯之心哉雍正三年追封三代爵皆上公春秋二仲祀以太牢時有謂於侯舊里穿井得磚鐫其三代名字然書傳莫攷惟隆其號而佚其名不以傳訛于後人其慎重周詳誠遠軼千古云祿山之亂張許二公守睢陽以爲江淮保障廟食于豫宜也迄宋而靈於潮陽郡邑志載軍校鍾英事甚詳蘇子曰神在天下如水在地中其是之謂乎揭與潮陽隣

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

考

六

封於是有祀之者忠義不磨自與壯繆侯後先輝映也揭有三山雄峻聳峙隋而降神唐韓昌黎有祭界石之文宋太宗封以王爵潮之里社多祀之况揭尤爲嶽降地乎劉希孟明貺廟記詳哉言之矣天妃生于宋元祐間一云太平興國四年世居莆田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愿第六女也能布席渡海雍熙四年昇化宣和中路允迪使高麗入舟七溺獨迪舟見神降於檣而免還奏賜順濟廟號明永樂間內官甘泉鄭和有暹羅西洋之役各上靈蹟封宏仁普濟天妃奔流逐波者皆慈母依之揭多駕一輦而杭吳越者是以祀焉若夫遺愛之祠前之君子皆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也或功在社稷或秀毓山川或風雲卜其從或雷雨殊其用或忠勤著於王家或利澤施於百世載在宦蹟班班可考俎豆馨香宜其神明奉之也爰舉

而並著之

褒善編跋

陳樹芝

六見

揭產米粟恆資濟鄰封若雍正午未之貴昂父老實驚創見顆粒珠珍蔬果糖鹽直高十倍加以疾疫道殣相望監門之圖難繪丙午春夏間署令柴君瑋拯救神瘁矣余來涖茲土甫下車相其疆域地廣道修戚然曰賑於邑固已顧東西相距百十里老弱能來延殘喘乎况僵仆者且萬計也欲徧行殄恤乎其何術而點金幸哉邑多君子既出所儲以助柴君於前復殫力慕義與余共濟於後分設三廠日食萬餘人西則明經楊有禔倡設粥於棉湖因之好善者相繼而起藍霖二都賴焉更波及於潮陽普寧東則明經鄭大瑜兄弟設廠鄒堂惠沾地美桃山而海陽澄海之鮑江龍溪亦分餘瀝孝廉陳元才揭陽縣志

卷之八

藝文下考跋

七

明經羅孟震則施櫟掩骼之丕靳遂使溝壑之民登之衽席於今年豐人壽同受太平之福功良偉矣夫余竭貲傾囊涓滴相潤風日腥穢奔走不避者父母斯民之責也若諸君子之任卹爲懷惠此桑梓則激於義而非好名也豈知余有事志乘特立一編表而予之也哉信夫子與氏曰仁義未嘗不利也

榕城書院

今改榕江書院

在城西魁元坊

乾隆八年知縣張薰買貢生許之翰別業地六畝九分屋一十八間爲學舍後以肄業日多不敷棲止隨添建門樓三間後座五間并繚以周垣除動支充公銀二百一十兩暨之翰義讓銀五十兩外自捐銀三百三十五兩此榕城書院所由昉也後以經費無出不足久遠隨詳請動支充公銀三百兩交在城永盛當商生息爲膏火

乾隆十四年知縣顧彝撥充公銀五十五兩交在城永盛當商生息爲膏火

乾隆二十五年知縣王堅撥充公銀四十一兩交在城裕興當商生息爲膏火

揭陽縣志

卷之八

附錄

一

乾隆三十四年知縣劉業勤於院後空坪創建奎光樓一座上下廳房一十四間并建從屋六間共銀六百兩有奇

乾隆四十年知縣劉業勤再任因院宇棟樑壁瓦漸就頽唐隨捐廉二千兩召匠估價重修并選公愼紳士鄭大達鄭新喬劉慶傳等三人董其事比前增多四進兩廡肄業所凡三十四楹游息亭二座甬道及捲篷三座於院之東偏後建漱芳亭一座荷花池一口方石臺一座兩旁翼以巡簷匝以鬆楹前建蓬島觀瀾廳一座樂此亭一座方池一口下闢泐流一道前後兩池皆穴城濠導潮水壘石爲山栽樹爲林庖湍都養所皆備通院計房舍九十四間紳士各有捐題共費銀七千兩有奇

榕江新院 在書院之右

乾隆四十一年知縣劉業勤用銀四百八十九兩六錢買書院西偏民屋三十間創建廳堂頭門三進爲武生童肄業之所東西房舍三十楹北築停雲亭一座又築飛躍靈機亭一座外鑿方池數畝四面環以迴廊中架石橋二道池畔雜蒔桃柳花卉又於西畔購買民園地闢置射圃建觀德亭一座亭後壘假山引清流圃之左右蔭以修竹通院房舍六十一間共費銀六千兩有奇

已上兩院基址周遭直三十七丈七尺橫二十八丈六尺乾隆四十二年知縣劉業勤因書院膏火不敷捐銀一千四百四十兩共計花邊銀二千員詳明交在城當商生息每月息銀一分五釐永爲師生薪水費有記載藝文

乾隆四十四年知縣劉業勤因新院窄狹不敷居住用銀一千三百兩買射圃西偏民房七十間拆去改造

知縣劉業勤前後捐銀創建總數

榕江書院

乾隆三十四年創建奎光樓一座上下廳房一十四間從屋六間
四十一年再任重修添建四進兩廡房舍三十四間游息亭二
所院東建漱芳亭蓬島觀瀾廳樂此亭左右翼以迴廊中鑿池
沼二口前後俱壘石爲山植以樹木通計房舍九十四間用銀
七千餘兩

榕江新院

乾隆四十一年買民屋三十間又買許氏地創建院宇三進東西
房舍三十楹建停雲亭飛躍靈機亭闢射圃建觀德亭一座方
池一口通計房舍六十一間用銀六千餘兩

揭陽縣志

卷之八

附錄

三

乾隆四十四年買民屋七十間拆造添建房舍用銀一千三百

兩

此項銀兩提同當商膏火花錢給發

二院捐買屋地銀兩開後

一買貢生許之翰園地銀一百四十三兩二錢

一買盧明貴屋三間銀五十四兩

一買林文興屋三間銀四十四兩八錢八分

一買許永合屋三間銀四十四兩八錢八分

一買黃子家屋二間銀三十二兩四錢

一買黃文和屋二間銀三十二兩四錢

一買黃和賀屋二間銀三十四兩零八分

一買方姚氏屋一間銀十四兩四錢

一買許明高屋二間銀三十一兩四錢六分
一買蔡名顯屋三間銀四十六兩八錢
一買張朝信屋二間銀三十二兩四銀
一買黃拔倫屋三間銀五十七兩六錢
一買陳遜謙屋一間銀二十兩六錢四分
一買陳世茂屋二間銀三十四兩零八分
一買黃拔倫小屋一間銀六兩二錢六分
一捐置膏火銀一千四百四十兩交在城當商生息每月息銀一分五釐乾隆四十四年提回買院西民屋七十間拆造添建房舍並置椅桌等物

一捐開馬道建射亭及創馬王廟銀四百五十兩

揭陽縣志

卷之八

附錄

四

關帝廟 乾隆四十三年重建用銀二千零二十六兩捐買民屋價銀開後

一買廟前陳發老鋪一間銀一百兩
一買廟前劉利鋪一間銀一百兩
一買廟前黃老老鋪二間銀二百兩
一買廟前陳鉄老鋪一間銀一百兩
一買廟東楊家老鋪地銀一十五兩八錢
一贖廟東孫顯相鋪一間銀二兩八錢八分
一贖廟東黃詔穆鋪一間銀七兩二錢
一買廟東楊輝璣鋪子間銀二十三兩零四分
一贖廟東吳光烈鋪子間銀二兩八錢八分

一買廟西李利鋪二間割七尺爲巷銀二十一兩六錢

一買廟西陳玉昇鋪二間割七尺爲巷銀二十五兩九錢

一買廟西陳玉昇瓦屋二間銀六十二兩六錢四分

一買廟前李元直鋪面四尺爲照牆銀一十八兩

一買廟西陳達道屋一間銀三十三兩一錢二分

一買廟後鄭正蒙鋪一間銀五十兩零四錢

一買廟西黃日浩屋一間半銀四十四兩六錢四分

一買廟西王逢江屋一間半銀四十四兩六錢四分

關帝廟鋪租開後

一廟東存地一片給吳光烈作鋪年納廟租銀六錢

一廟東存地一片給黃紹穆作鋪年納廟租銀六錢

揭陽縣志

卷之八

附錄

五

一勘出廟前東邊河墘填砌池一片給黃老老蓋鋪一間年納廟

租銀一兩

一廟後存鋪一間地一片給劉文泰年納廟租銀一兩

一廟東鋪地二間給劉文熙作鋪年納廟租銀八錢

天后廟 乾隆三十四年及四十一年重建用銀一千三百兩

風神廟 乾隆四十一年捐建用銀五百五十兩

火神廟 乾隆四十一年捐建用銀五百五十兩

右三廟向無致祭之項乾隆四十三年捐廉銀二百兩詳明交
當商生息每月息銀一分五釐每年息銀三十六兩爲三廟

春秋祀費

天后廟鋪租開後

一買陳國盛五鋪尾菓子池角鋪一間架樓十二椽給國盛納租錢二千文爲廟燈油

一勘出五鋪街水溝一條給鄭盛陳國盛納租錢六千文爲廟燈油

一廟前馬頭左畔造鋪一間十二椽給鄭盛納租錢二百八十文爲廟燈油

一廟前右畔河墘買鋪地十間給陳維明陳維攀邱洪高林學坤納租錢二千八百文爲廟燈油

城隍廟 乾隆四十三四兩年捐廉重修用銀三百兩有奇

北帝廟在黃岐山竺岡巖 乾隆四十三年捐廉重建用銀一百五十兩

揭陽縣志

卷之八

附錄

六

文廟 乾隆四十四年捐廉重修用銀七百五十兩

雷神廟 乾隆四十四年捐廉重建用銀一千三百兩有奇

源頭活水 乾隆四十四年築土堤引活水入泮池用銀五十五兩

登岡公館 乾隆四十二年買黃姓糧田創建三棟並置牀鋪椅桌什物共用銀一千兩四十四年詳明道府自本年正月起至五
十三年十二月止每年每任扣捐養廉銀一百兩歸款

義塚二處

一在西關外楊厝菴前 乾隆三十四年捐築水墻九十丈以禦水衝用銀一百五十兩

一在黃岐山石鼓嶺 乾隆四十一年勘出南北兩處共一百五十五畝係無糧官埔詳明撥爲漏澤園聽民安葬不許私墾釘

立石碑爲界

渡船四處

一在北門外拱北樓 乾隆四十二年捐銀三十兩造官渡一隻
渡夫二名每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凡有棺赴葬黃岐山義塚者
不用渡費

一在東門 乾隆四十二年捐銀五十兩造官渡一隻渡夫三名
每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凡過往者不用渡費

一在仙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銀三十兩造官渡一隻渡夫二名
每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凡過往者不用渡費

一在鸞坡 乾隆四十二年捐銀五十兩造官渡一隻渡夫三名
每名月給工食銀五錢凡過往者不用渡費

揭陽縣志

卷之八

附錄

七

以上工食銀皆捐廉支給

堂院三處

一養濟院 乾隆四十二年捐廉五十兩改建二座正從房十八
間

一東關外癩民院三十二間 乾隆四十三年捐廉二百四十兩
重修並添買邢姓屋七間連田地共添建十間

一新亭埠癩民院二十間 乾隆四十三年捐廉三十兩重修
灰路石橋自東門渡起官都至普寧交界屯埔止計程二十里灰路
二千文北自進賢門起漁桃兩都至海陽交界萬里橋止計程
六十里灰路六千丈二共用銀五千兩捐修列後

一官溪都渡頭灰路內石橋一道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六

兩

一東門渡北面溪馬頭兩畔 乾隆四十二年捐椿灰墻高於田
塍中央填沙椿灰爲路用銀一百三十兩

一官溪都土名蛟湖大坑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石橋一路用銀
三十兩

一官溪都土名徐厝嶺坑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十兩
一官溪都土名屯埔大陂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二十

五兩

一進賢門外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二十兩

一漁湖都土名打鐵鋪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十兩

一漁湖都土名菴前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三十兩

揭陽縣志

卷之八

附錄

八

一桃山都土名院前大陂溝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三
十兩

一桃山都土名木瓢山脚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十兩

一桃山都土名太僕寺碑下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八

兩

一桃山都土名蔡坑小坑二處石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

八兩

一桃山都土名小官橋 乾隆四十二年捐造用銀五十兩

